

版出局書會協華

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張仕章譯



種九十四第書叢年青

想思教宗的萊克辛

所

版

種九十四第書叢年青

想思教宗的萊克辛

有

權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再版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二號

翻譯者
張仕章

原著者
辛克萊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YOUTH LIBRARY NO. 49

Upton Sinclair's

WHAT GOD MEANS TO ME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st Ed., Aug., 1937

2nd Ed., Aug., 1949

譯者序

烏布東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在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日生於美國馬里蘭 (Maryland) 省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市。他是當代一位最著名的社會主義的創作文學家，也是近世一位最難得的觀念主義的社會革命家。(關於他詳細的生平和著作，可參閱孫席珍編譯而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辛克萊評傳)。所以他的宗教思想是值得我們介紹給現在中國的青年的。

講到辛克萊的宗教思想，他已經在他所著的宗教的利潤 (一九一七年初版) 他們稱我為木匠 (一九二二年初版) 與我的上帝觀 (What God Means to Me) (一九三五年初版) 三部書裏完全表示出來了。但宗教的利潤是他二十年前的作品。那時他完全用經濟史觀的眼光來批判各種基督教的教會。他把教會分為：(一) 征服者的教會；(二) 上流社會的教會；(三) 婢女的教會；(四) 奴隸販賣者的教會；(五) 商人的教會；(六) 庸醫的教會；(七) 社會革命的教會。他把基督教科學派 (Christian Science) 列入『庸醫的教會』，却看耶穌是社會革命的煽動者。該書的中心思想就是：

『從真正的意義上說來，宗教就是心靈衝動的最大基礎，愛護人生的熱情，尊重人生的感覺，以及增進人生的願望。從那種意義上說來，每個有思想的人必然是信宗教的。從那種意義上說來，宗教是一種永久的自新力，也是出於人類的本性。從那種意義上說來，我決沒有攻擊宗教的思想，却寧願保持宗教，使它

不致受別人的攻擊。

「但是別人不許我們自由引用這種正直的意義來解釋『宗教』這個名詞，因為已經有人對於宗教作了另一種的解釋。在平常的人看來，宗教不是心靈成長的志願，追求正義的渴望，却是饑餓的衝動在歷史上表現出來的某種形式，而現在已經流行全地了。那就是說，這些制度具有固定的教義，啓示，信條，儀式以及那種自稱得了超自然的准許而有管理權的特殊階級。藉着這樣的制度人類在道德上的努力，兒童的愛護，青年的志願都可變爲教會政治的資產和特權。從這種意義上說來，宗教就成爲社會寄生者一種進款的來源並和各種壓迫榨取的形式結爲自然的同盟。」（見美國先鋒書局 Vanguard Press 出版的宗教的利潤一七頁。）

前幾年我的契友林任望君曾經把宗教的利潤譯好了大半部，可惜他後來因故擱筆了！我仍然盼望他不久會把這譯事完成的！

他們稱我爲木匠却是一部小說，其目的要暗示耶穌若生在今日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他會如何煽動無產階級的革命，又會如何受人冷待與侮辱。將來如有機會，我也想把它翻譯過來，以激勵這班從事社會革命的青年。

本書就是我的上帝觀的全譯本。它可以代表辛克萊最近成熟的宗教思想，所以和他二十年前的宗教信仰比較起來，已有不少改進修正的地方了。我如今不妨把他在本書裏所提供的宗教觀念約略分述

於下：

(一)宗教觀 他說：『宗教是一種能力，也就是切能力中最具有創造性與革命性的』(見七四頁)。他又說：『我決意等到我知道更多的時候，就拿人類的同胞主義作為我的信仰。我們不管上帝的品性和他的目的是什麼，祇要我們猜想他願意他的兒女停止互相搶劫，剝削，奴役，毒殺，一定是不會錯的。那種信仰已經成為我四十年來宗教的要素』(見四七頁)。

(二)人生觀 他說：『在我看來，悲觀的哲學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凡是令人失望而減弱意志力和創造力的人生態度都是不健全的態度。這祇要拿它們對於人生的影響來作試驗便可斷定了。我們藉着積極的努力纔能達到我們現在的地位，所以我們也祇有藉着更積極的努力纔能超越現在的地位。那種發展材力的衝動纔是我們生命的憑藉，也就是我們固有的本性』(見五頁)。他以為人是『一種道德的動作者，一種創作的力量，並且能在物質的世界中自由活動』(見一八頁)。

(三)宇宙觀 他說：『各種比方都可使我們盼望宇宙間充滿着心智和它的種種的表象』(見一〇三頁)。他又以為『宇宙間必定有一種計劃』(見一二四頁)。

(四)祈禱觀 他說：『祈禱就是決意。祈禱就是留心』(見二一九頁)。他以為祈禱也就是一種『自暗示』(見六七頁)。他又說：『至於禱告，並不是請求憐恤，也不是懇賜禮物，却是我用以控制我思想，意志和情感等等心靈生活的方法』(見一一七頁)。

(五)神蹟觀 他說：「我對於「神蹟」是沒有興趣的……在我看來，真正的神蹟却是我會在母親的子宮裏成胎，我出世以後會生活，我的細胞組織會生長，我會學得思想，我又會在此寫這本書來幫助別人思想」（見七〇頁）。

(六)心靈觀 他說：「我覺得在我裏面有一個心靈的太陽。它能發光，生熱，它能放射能力。「心靈」這個名詞在唯物論者看來，似乎是不好聽的。我也贊成用他們喜歡的名詞替代它，譬如說「意識」、「生命」、「能力」等等，祇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說思想，欲念，意志，責任心，創造的衝動，自己的主體等等的總匯……我們大家爲什麼不肯拋棄一切神學上的含義而採用盎格羅薩克森人的「靈魂」這個名詞呢？我的靈魂就是我自己。這是泉水的源頭，意識的極端或是內心活動的中心」（見二六至二七頁）。他是相信靈魂不滅論的，所以他說：「現在正在寫這些字句的「我」可以在別種生存的方式中永遠不死的」（見一〇四頁）。

(七)基督觀 他說：「基督的宗教充滿了無產階級的意識；至於這位民衆的煽動者耶穌，無論我們在什麼時候請求他，他總肯服務我們的」（見七三頁）。他又承認說：「耶穌仍然是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無產階級的英雄」（見五三頁）。

(八)上帝觀 他說：「我要信仰上帝。我要信仰一位有人格的上帝。他是一種在宇宙中心活動的能力。他能創造，維護，並了解我的人格以及其他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格。這一種能力創造了我的生命，

否則我就沒有生命了；它保持了我的生命，否則我就不能生存了；它明白了我的生命，否則我就不全依照我的型模，却要變成混亂狀態了」（見七頁。）他又說：「我所宣傳的這位上帝是在人類的心中，並在教會的內外為正義奮鬥——甚至在許多拒絕他名字的反叛團體中也是如此」（見一二八頁。）他最後說：「我的上帝是一個自由的上帝……一個慈悲的上帝……一個公義的上帝……一個博愛的上帝……一個實驗的上帝。他說：『我已經創造一個世界，並且還是在創造它。』他對世人說：『我還是在創造你，你也還是在創造我。』」（見一三〇頁。）

以上八點可說是辛克萊的宗教思想的大綱。全書的精華也就在此。但是我們要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還須注意下列三點：

(1) 他不是懷疑論者 (Skeptic)，却是不可知論者 (Agnostic)。辛克萊既已批評「猛烈的」無神論者，又曾反對懷疑論者，他當然是一個勇敢的有神論者；但他還是一個謙虛的不可知論者。所以他說：「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我既然不知道我人格的本質或它的界限是什麼；那麼我怎能說什麼東西是屬於它的？什麼東西是在它之外的？我不得不預先警告你，這本書中大半都是這樣承認自己無知的話」（見二頁。）他又說：「我的信仰是在於我自己的心靈泉源中所湧出來的各種創造的衝動。我根本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猜想我永遠不會知道它們的」（見五頁。）他也說：「我不知道上帝是什麼。我只知道他活動中的幾種表象。我比較牡蠣多知道一些，但並不算怎麼多。我甚至對於我自己意識界

中的事件，除了運用幾個不很適切的寬泛比喻以外，也是不能描寫的」（見六頁）。他曾經自己承認說：「我願意能夠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實在不知道。我和唯物論者中間的區別就是在於我「不知」說「不知」，可是他「不知」却說「知之」」（見二二頁）。他末了說：「我不知道上帝的計劃，並且我也承認我的無知」（見一二四頁）。

（二）他不是個人主義的觀念論者，却是社會主義的觀念論者。辛克萊確是一個觀念論者；因為他自己說：「我變成了世界上所說的觀念論者」（見二一頁）。但他決不是一位個人主義的觀念論者；所以他說：「我決意不要為我自己而生活，也不要為我的家庭與特殊的社團而生活；但要為了人類，就是我在概念中一種更良善，更自由，和更聰明的民族而生活」（見二一頁）。他實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他也寧死不放棄社會主義的。因此，他曾說：「如果我落在國社黨的手中，並且有人警告我，若不放棄我的社會主義的信仰而變成希特勒的信徒，我的性命就不保了；那麼我寧願告訴他們，快把他們的斷頭機拿出來就是了」（見四四頁）。

（三）他並不宜傳迷信，却要用科學研究迷信。辛克萊在本書中述及許多關於迷信的問題——如同巫術，預言，算命，惡鬼附身，人鬼交通等等。但他並非贊助迷信，却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各種的迷信。所以他說：「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忽略或拋棄科學，以贊助迷信；我却相反的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迷信」（見三六頁）。他又說：「我並非要維護任何迷信，却要指出人類如何在心理上 and 道德上的訓練是一種永久

的需要，又在世界的各地人們如何在自我控制的技術上摸索各種的門路」（見六三頁。）他後來還要申明說：『我似乎又在替迷信辯護了；所以我又要申明：我是信仰科學的。我要追求確切的知識。我要知道關於先見與預言的真正事實。我要把這些先見者和算命者帶到實驗室裏去，看守他們的工作』（見一〇八頁。）

本書的讀者對於辛克萊的宗教思想也許還要發生下面的兩個疑問：

(一) 辛克萊對於宗教所抱的觀點爲什麼會由唯物論或經濟決定論 (economic determinism) 轉變到觀念論或精靈論 (Spiritualism) 呢？我的解答是：辛克萊在宗教思想上的轉變是由於環境的刺戟與生活的經驗造成的。他在家庭生活方面所受的影響，投資事業方面所遭的破產，政治鬥爭方面所遇的失敗，與身體疾病方面所得的痛苦都可使他走向觀念論或精靈論的道路。我們知道他和第一個妻子因爲信仰不同而分離了（見五五頁）；他却因爲第二個妻子而信從了基督教科學派（見五七頁與七一頁）。他因爲加入影片事業而負了重債（見七〇頁）。他因爲參與政治運動而感到疲乏（見六七頁）。總之，他因爲思慮過度，體力疲憊，以致得了頭痛，失眠，呃逆等病；又因爲要克服這些病魔，他就相信祈禱治病的種種方式了（參看第七章。）

(二) 我們對於辛克萊所辨護的傳心術，天眼通，與基督教科學派究竟可以相信麼？我的答案是：我們可以相信傳心術和天眼通都是心理學上的事實——無論是心靈的現象或是潛意識的作用——但是

我們不得不謹防靈媒們所施的種種欺詐的黑幕（參看麥揆勃的精靈論根據於欺詐麼 Joseph McCabe's "Is Spiritualism Based on Fraud?" 與坎柏爾的靈媒詐術的暴露 O. S. Campbell's "An Exposure of Mediums' Tricks and Rackets"）講到基督教科學派，他不過是心理治療術的一種，實在是不配稱為『科學』的。這派的教義是和現在教會中的『屬靈派』與使徒信心會相髣髴的，因為他們都相信『祈禱』比藥石更為奏效，『信心』比手術更為重要！我也承認祈禱或信心有時可以治病的，但我並不相信人類一切的疾病都可用祈禱或信心醫好的。我以為基督教科學派醫病的效力至多不過和催眠術的暗示力一樣（參看本書五九至六〇頁又七二頁）。至於該派所宗奉的唯一聖典——就是埃提夫人所著的科學與健康——我曾在舊書鋪中購得一本，經過翻閱以後，覺得其中除了玄之又玄的學說與難以置信的證書以外，也沒有什麼特別高明的地方；而著者在思想上的偏狹，立論上的武斷，經文上的曲解却是到處可被發見的。總之，我們也不必在這裏深究基督教科學派的是非，因為已經有人對他作過很嚴格的批評（參看麥揆勃的基督教科學派的荒謬 "Absurdities of Christian Science" 與伍德的基督教科學派的真相 Clement Wood's "The Truth About Christian Science"）。我個人對它所取的態度却正如辛克萊拒絕非洲巫術的理由一樣，因為他說：『如果它確是在許多地方發生效用，那麼近代醫學決不會發明，人類也自然要應用非洲巫術了。它遭拒絕的理由乃是因為有人發見別的法比它更有效用些』（見三八頁）。

論到辛克萊寫作本書的目的和原因，我們當然可以從他這篇短短的序文中看出來了。但他在正文中所說明的二段話，我們也不可忽略的：

『本書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唯物主義的朋友——有幾個醫生也包括在內——我從精神治療方面得到了幫助，並看見別人也得到了幫助。在那裏也有各種的定律，正如外科醫生割肉接骨時所用的定律一樣真切。那些定律是可以研究的，而這種知識也可以應用的。我們不單是身體，也不單是心靈，却是心身的聯合體，而且它們在生活中每時每刻都發生相互作用，不能分開。如果我們明白了雙方面的道理，那麼我們所能做的事情斷非偏信單方面的人所想像得到的』（見四一頁）。

『這種確定的事實就是在於我們心中的下意識界很容易受暗示的。這種事實太簡單了，所以我們怕敢相信它，並以應用我們的知識為恥。因此，我要寫成這書，雖受別人譏笑，我亦不顧了』（見三五頁）。

不錯，譏笑辛克萊的人確是有的。這位由修道士而轉變為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麥揆勃看到了這書就特地寫成一本書，名為『辛克萊尋着了上帝』（Upton Sinclair Finds God）（美國哈得門朱理亞圖書公司 Haldeman-Julius Company 出版），以攻擊辛克萊的上帝觀。麥氏一方面當然要替唯物論與無神論辯護，他方面却還要批駁辛氏所稱道的傳心術、天眼通、基督教科學派等等的學說。我們在這裏不必判斷誰是誰非，因為這個物心問題還是哲學上一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問題。但麥氏在該書中對辛氏所下的一句評語是我們所當特別注意的。他說：『辛克萊先生在還二十多年中向美國所灌

翰的高尙的社會理想主義已經比一切教會合併起來還要多，並且他對整百整千的讀者已經顯示一種近乎嚴肅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性格。所以他的信不信上帝是很重要的」（見第一頁）。

我想我對於本書應說的話已經太多了！不過我最後還要聲明一句：這篇序文是在第二次滬戰開幕時寫成的。本來飛機的軋軋聲，大礮的隆隆聲，炸彈的轟轟聲機鎗的拍拍聲早已把我的文思擾亂了；幸喜我每天聽到了我軍抗戰勝利的消息，心中覺得非常興奮，纔能把本文勉強完篇。可惜印刷工作却因戰事停頓，而本書出版的日期也只好延遲了！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張仕章於上海。

著者序

在不久以前，我是一個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而在加利福尼亞省裏却有人請這樣的候選人答覆這樣的問題：『你信上帝麼？』我回答說，我信的。這就使我急進的朋友感覺不快，因為他們對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條公式是很滿意的。

現在競選運動已經過去了，我是一個有些空閒的人了，所以我打算把這許多年來蘊蓄在我心中的思想寫成一本書，以敘述我所創造出來，以適應我自己每日需要的這種實用的宗教。這本書在我的書目中已經是第五十四種了；我已經使上帝等候好久了！

目次

譯者序

著者序

第一章	創造的人生	(1)
第二章	自由的意志	(9)
第三章	信仰的權利	(21)
第四章	心智的功能	(31)
第五章	上帝的暗示	(43)
第六章	上帝的用處	(53)
第七章	上帝與人生	(65)
第八章	上帝與疾病	(77)
第九章	空間與心靈	(85)
第十章	上帝與將來	(99)
第十一章	宇宙與心智	(111)
第十二章	上帝與義務	(121)

第一章 創造的人生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母親在每個星期日帶我到聖公會的禮拜堂去，加入主日學校。她是一個賢慧的母親，但我想她的往教堂去做禮拜大半是一種社會的禮式；所以在她的晚年，這種舉動就停止了。免除煩惱和維持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却變成了我母親的宗教信仰。至於我的父親呢，他是我的母親帶他去做禮拜的；我不能記得從他的口中有沒有聽到過一句關於上帝的話。我猜想在美國的上流與中流階級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對於這些事情的態度是和我的父母相彷彿的。

大約在十三歲的時候，我深深的受了一位教士的影響。他是一個富有情感的神秘主義者。他的知識雖很淺薄，但爲人非常熱心誠實。這樣的人到處散佈在基督教會裏，使它得到蓬蓬勃勃的生氣，並可說明我在『宗教的利潤』(The Profits of Religion)裏所寫的那句話：『我相信教會能供應人類的一種基本需要。』

我受了這位教士的影響以後就在十五歲的那年擔任主日學教員並在四旬節(Lent)期內每天下午去參加禮拜的。我把英文和其他文字的新約聖經已經讀過好幾遍。我對於公禱書的有幾部分也能背誦的。這又是使我養成一位作家的一種原因。『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我們懇求你把地土的仁善果子留給我們，使我們在適當的時期享用它們！』——一個作家常常在心裏存着這樣的尾音，就有了批

判他自己作風的基礎了。

我開始對於這些教條發生疑問了，但是我仍然和這位教士交友而遵守他的道德規律。所以綠巖村（Greenwich Village）的過激分子就稱呼我爲『清淨教徒』（Puritan）。我向他們宣傳個人道德，他們也就此討厭我了。

我在少年時代常常受情感的衝動而陷入一種不能形容的狂喜狀態。它並不替代了我的意識，却把我的意識擴大了。我不斷的感覺到它不是完全屬於我自己的，我當然知道我是在那裏的，我也知道我所遭遇的是什麼；但似乎我已經樂意把我自己屈伏於那種比我自己能力更大的東西之下了。

在討論這種觀念的時候，又因爲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就使這種嘗試更加繁難了。我既然不知道我人格的本質或它的界限是什麼；那麼我怎能說什麼東西是屬於它的，什麼東西是在它之外的？我不得不預先警告你，這本書中大半都是這樣承認自己無知的話。

你自己不妨想像一種從山麓流出來的泉水。這是一切神秘主義者敘述他們的經驗時所常用的比喻。他們說到『快樂的泉源』、『生命的泉源』或『能力的泉源』。一種物質上的泉源就是從地下水道中湧出來的雨水。我們知道那樣的情形，因爲我們曾經看見過雨水，並且掘入地下，截斷地下的水流，所以我們就知道了泉源構成的歷程。但若雨水是出於我們感覺以外的東西，又假如地土是我們所不能通入的；那麼我們對於一種泉源怎樣講呢？有的哲學家也許猜想說：在地底下有一個工廠能把養氣與輕氣併

合起來，然後把它驅逐到地面上，給我們取用。這種猜想當然和其他的任何說法是同樣可以適用的。

所以關於心靈的泉源，或是意識的泉源種種名稱，也是如此。這種泉源是有的。我們僅知道它似乎是怎樣，但我們不知道它實在是什麼，或是它從何處來的，又是如何構成的。有一種聰明的方法就是要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而不要用很長的希臘和拉丁字來欺騙自己。

我們朋友中的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雖然和我走同樣的思路，可是他們另外還要加上這樣的話：『讓我們把它忘却罷！這是無益的空想，徒然白費光陰。我們不如把有限的能力專心對付我們所能確實知道的东西。形而上學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宗教乃是人民的鴉片。』

但請再回過來考慮山中的泉源。它湧流出來，我們注視它，思索它，然後離開它，而把它忘却了；可是它還是不斷的湧流出來，依然如故。我們對它寫了一本書，可是它仍然繼續湧流出來。我們斷定它是雨水構成的，或是斷定它是地底下的鬼怪所設立的一種化學製造廠中的出品，那都沒有什麼關係的。這種泉水總是不斷的向前湧流，完全沒有受着我們思想的影響。

但在心靈的泉源中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麼？顯然是不一樣的。這一種泉源包含各種情感，決意，希望，恐懼，預想，刺激等等。這一種泉水有時流得遲緩，有時却變成激流了；它有時是非常冷淡的，有時却是非常熱烈的；它有時會產生殘酷的結果——如同失望，仇恨，瘋狂等等。這裏有一種重要的事實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相信這種泉源是什麼，可以促成它湧流出來的是什麼！我們若對它抱一種希望的觀念，它

就會產生出希望來一種恐怖的觀念就會產生出恐怖來。在全部的世界歷史中，人們對於那種泉源的本質和來歷所作的種種猜想已經決定了他們一生的將來以及國家民族的命運。

①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康德哲學。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學在河濱路（Riverside Drive）散步，他是一個感覺靈敏的猶太青年。他的父親乃是一位富庶的商人。我那時非常窮困，以賣文爲生。我看我的朋友在生活上一無所缺；但是他並不快樂。他讀過些悲觀哲學家的書籍，使他獲得了厭世的思想，而幾乎要自殺。他把他的懷疑與失望都向我訴說。如果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而僅是各種原子的偶然集合，經過簡短的時間，再要離散；那麼他是什麼，他有什麼責任，又怎樣負責呢？若使各樣東西是要化爲烏有的，那麼任何東西又有什麼用呢？

我不曉得那位青年後來究竟怎麼樣了。他也許依照他的哲學，已經跳入哈得孫河（Hudson River）了。他也許加入了他父親的商業，頗感興趣，而對他青年時代所抱的懷疑與失望反覺好笑了。他也許仍然活在人間，但已體力衰弱，腦想中又爲懷疑與失望所蒙蔽了。我知道在學生中間這種事情是都會發生的。我在這本錢著作（Money Writes）裏曾經說起我的一位最親愛的朋友喬治司特令（George Sterling）。他爲了熱力學的第二條定律就自殺了。一種爲物理學家互相爭論，今日接納而明日拋棄的推想却使這位感覺靈敏而心靈純潔的詩人充滿了這樣的思想——這個宇宙正如時辰鐘那樣的漸漸衰落，經過一兆年以後，一切東西都要死去，或化成無量數的原子。

在我看來，悲觀的哲學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凡是令人失望而減弱意志力和創造力的人生態度都是不健全的態度。這祇要拿它們對於人生的影響來作試驗便可斷定了。我們藉着積極的努力纔能達到我們現在的地位，所以我們也祇有藉着更積極的努力纔能超越現在的地位。那種發展材力的衝動纔是我們生命的憑藉，也就是我們固有的本性。我以為這是公理。凡對它發生了懷疑，便減弱了生命的衝動。這樣的懷疑實在是由於一個人的病態心理，也就是這個病態時代中的一種產物。

宗教的信仰在過去時代乃是說對於這些或那些教條的信奉；如今教條失却了信用，而信仰就此崩潰了。但是我要對於『信仰』這個名詞找出一種更廣大的意義，那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我的信仰是在於我自己對心靈泉源中所湧出來的各種創造的衝動。我根本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猜想我永遠不會知道它們的；但是我盡力學習，要想多知道些，而且在這種追求中也能獲得快樂。我覺得這樣努力是很值得的。我對於這種創造我與養育我的程序是非常信賴的。

我稱那種程序為上帝。如果我的唯物主義的朋友們喜歡說它是『自然』或『宇宙』還有那些富有哲學思想的朋友們贊同柏格森所說的『活動力』(Elan Vital)，蕭伯納所說的『生命力』(Life Force)，巴克(Bucke)所說的『宇宙意識』(Cosmic Consciousness)，愛默生所說的『大靈』(Over-soul)，柏拉圖所說的『第一因』(First Cause)或康德所說的『本體』(Noumenon)那都可以的。若使你要問我上帝究竟含有什麼意思，我的答案還是和我近來在政治活動期內容覆這位

基要派牧師給我的問題一樣他問我「你信上帝麼？若說是的，請你說明你的意思。」我的答案是「無限的是不能說明的。」

我還有什麼別的可說呢？我不知道上帝是什麼。我只知道他活動中的幾種表象。我比較牡蠣多知道一些，但並不算怎麼多。我甚至對於我自己意識界中的事件，除了運用幾個不很適切的寬泛比喻以外，也是不能描寫的。我不得不說到源泉和流水——在那裏我雖很知道並沒有所謂往上或就下，向前或退後；它似乎是超出空間之外的，但我祇能從空間上着想的。我也談及光，熱，能力，活動等等——但這一切名詞都是從物理學上借用到我的心理生活上的，其實它的性質是很不同的。

然而我在此地此時，不得不依據此地此時所知道的生活着，決不能等待明日也許可以發見的立身處世之本。我不得不猜想上帝的本性是什麼，並且他要吩咐我做什麼。我所有的唯一線索乃是我這種時時刻刻活躍着的心靈泉源。有些事情能使它流動得很自由很快樂；於是上帝似乎也很喜歡我。但是忽然發生了變故，上帝就似乎要向我發怒，於是在我心靈的天空便發出閃電，使我驚懼，而想找出我做了什麼事纔冒犯了這位全能者。

這是我們的種族在幼稚時代的說法。這些事實依然存在，正如我們祖宗的時代一樣。上帝是助進人的生命的。我們的改觀足可表示我們努力的探索更好的方法以明瞭這一個迷惑的宇宙。我們在能得到正確知識的地方——如同在物質的科學方面——當然要盡力去求。但在我們不能得到知識的地方，我

以爲我們理應接受這種助成我們進步的觀點。

因此，我要信仰上帝。我要信仰一位有人格的上帝。他是一種在宇宙中心活動的能力。他能創造，維護並了解我的人格以及其他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格。這一種能力創造了我的生命，否則我就沒有生命了；它保持了我的生命，否則我就不能生存了；它明白了我的生命，否則我就不全依照我的型模，却要變成混亂狀態了。

「我還要更進一步的說，這些話的真理是可以從經驗上決定的。我說，在你裏面維護你的上帝是活的，並且他會指證給你看；他要和你一同工作，你也能和他一同工作。我說，無論在什麼時候，我作了試驗，我把那句話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證實了。我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你若有工夫試驗，你也能把它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證實了。我說，這並不是出於神秘或迷信的想像，却是一種心理學的事實，所以也可用科學的名詞敘述出來而使科學家接受的。它也能被敘述出來而使一般人接受，如同一種常識；因此你就要說，『如果照你那樣說法，當然是可以的。』」

我希望你就會決意說，我剛纔所講的話都是老生常談；例如，善德是佳美的；希望是有靈感的；你祇要能幫助自己，上帝總能幫助你的；你祇要向他請求正當的東西，他總會賜給你的。你也許當這些話是可笑的，但後來經過我們一番深切的研究，你也許就要斷定，它們是心理的與道德的生活中奧妙的真理了。

喀萊爾 (Carlyle) 說：『你要謹慎選擇；你的選擇雖是簡單，但是無止境的。』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

保羅也曾經討論到這種選擇的方法如何可以建設我們的心智他說「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見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八節）在他以前好幾世紀，又有一位年老的猶太人說：「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爲人就是怎樣。」（見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節）在本書中，我們常要從現代論到古代，然後再說回來，以表示這些先賢所發見的心理上的基本真理是相同的，並且他們所說的話也可以互相交換的。

第二章 自由的意志

在最近的政治競選中，我們的一位朋友勸我們在家裏養一隻警犬；所以如今當我坐後花園裏寫這幾段文章的時候，就有一隻美麗的狗在我身旁作伴了。我對牠的舉動很是留心觀察。牠的名字叫做『蘭刻細姆公爵夫人』（Duchess of Lankershim），令人聽了似乎很詫異；但這不過是說牠生在南加利福尼亞（Southern California）鄰近的一個市鎮上，那些象養牠的人也與影片公司常相接觸，而就得到了這種貴族主義的思想。講到這位『公爵夫人』，牠對於這個時髦的世界茫無所知。牠在生活中的主要興趣是要我拿一個網球向遠處拋去，因此牠就可以發瘋似的跑去把它捉住。牠把球銜在口中，坐在那邊等待着。牠已經習知我每天早晨打字的工作是佔據很長的時間，但是牠從不放棄牠的期望。有時我浸沉在工作中，偶然不知不覺的有所舉動，如同舉起我的食指向着本書想像中的讀者，這位『公爵夫人』立刻就站立起來，以為這是牠所應當注意的事了。

在這位『公爵夫人』看來，上帝的問題是很簡單的。我就是牠的上帝。我管理牠吃飯的時間，食物的質量，這扇鎖閉着的前門的秘密，並且在下午散步的時候，牠就有機會遇到別種的狗，又把牠的鼻子插入囊額獸的穴中。牠坐着，並對我的臉觀望着。有時我回顧牠一下，牠就搖頭擺尾的表示快樂的樣子。我就觀察牠的動作並且推想牠的智力。在那些等待的長時期中，能不能在牠的心中對於牠的上帝要發生一種

模糊不清的驚奇觀念，如同上帝是什麼，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坐着好幾個鐘頭，很敏捷的把手指捺着打字機的鍵子究竟是在做什麼？

在長時間的進化過程中，產生了一種動物，便開始對於生命的起源與意義發生了驚異之心。自從那時起，心智的能力漸漸發長，直到現在，一個人可以坐在花園裏在樹木上刻些記號，並且把這些記號用別種方法翻印出來，使全世界的人可以在他們的心裏產生新的思想。我並不是說這些特別的思想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但不過要表明知識的界限是擴大了，各種新的東西在世界上出現了——什麼無線電啊，飛行機啊，相對論啊——種種很長的名目。人們甚至可以干涉自然，製造新的植物，無刺仙人掌，杏梅，油桃。蘭刻細姆的公爵夫人完全是一隻阿爾塞喜阿種 (Alsatian) 或日耳曼種的警犬。牠也是一種為近代人所改造的動物。

這樣看來，似乎自然已經產生了一種超自然的東西，可以管理生命，並且用新的方法使生命達到新的目標。蘭開斯忒教授 (Prof. Lankester) 稱人爲『自然的逆子』。他督促我們實現我們的權力與改善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做，那就不行了。

生物學家的觀點是這樣的。如今我們要考慮這種觀點的宗教含義。自然是沒有心智的——那就是說，沒有理解的能力，道德的目標，經濟的意識。有一類動物的心智可算是高等的。但在這類所包含的十五億動物中，大多數的智力是很小的，所以實在祇有幾百萬動物是有高等智力的。知識的生活是被這些動

物創造出來的，在別地方並沒有這樣的生活存在着。進化產生了頭腦，頭腦產生出思想；所以唯物論者以爲他們是在一種黑暗盲目的宇宙中小小的一隅上的奇異發展。

生物學家並不都是抱這種見解的；但是他們基本的假設似乎是這樣的。我最近讀完了韋爾斯（G. Wells）等所編的生命的科學（*The Science of Life*）我發見這本書一共差不多有一千五百頁，其中有一千三百多頁都是講到人體的進化，祇有一百多頁是論及意識和心智的。當然，韋爾斯原是一位生物學家，所以他對於那方面更是熟悉。但是在他的自傳中他曾講述他心智上發展的故事。他說，他如何寫些關於教會，主教，以及上帝爲無形的君王（*God the Invisible King*）等書；但到後來，他把這一切著作都拋棄了。他說：『我的措詞漸漸回復到青年時代猛烈的無神主義。』那就可說明一位科學家在起初的時候對於上帝的感覺是怎樣，而到了末了，他的感覺又是怎樣了。

我注意我現在已經到了韋爾斯引用宗教詞句的年齡了。所以我如今若把我的猶豫不決之詞說出來，想他一定會原諒我的。照我看來，無神主義並不是『猛烈的』却是很『容易的』；因爲對於這個無限複雜的宇宙作一種猜想是太容易了。

有人說，頭腦是思想的所在地。行爲主義的心理學家窩宗博士（*Dr. Watson*）告訴我們說，我們不必再講論『心智』了，這不過是一套有條件的反應動作，也就是化學變化的結果與腦細胞中電子的放射作用。所以這些唯物論者向我們解釋道，物質經過進化就產生有機體，然後再產生意識。這是一種副

產物，正如同由那些旋轉很快的輪子所發放出來的煙氣一樣。當這些機輪停止旋轉的時候，煙氣就消滅。因此宇宙中就沒有所謂『心智』了。從一方面看來，這是太糟了；因為當它存在的時候，是很耐人尋味的。但是它總不會失去的，因為沒有心思可以把它失去了。

這樣看來，各種存在的東西是一種偶然的事情。物質是不能設計的。如果在你的思想中開始給物質自然而然的或不知不覺的設計能力，你就開始把它變成心智了。那麼你就可以得到一種上帝的概念。但假定我們是真正一致的機械論者與宿命論者，並且以為各樣遭遇的事情都是以前事情的結果，而這個宇宙也不過是一大套自動的事件。時間却是無限止的，所以在將來的時間中，凡能遇到的各樣事情都會遇到的。

舉一個例來說罷！瓦格涅（Wagner）的一種歌劇包含八百萬單獨的音符，而這些音符又可區別為五百多類；但每種音符都能排在適當的次序中。有一位算學家告訴我，這些音符在排列上錯誤的機會是等於一數下加上一千萬個零數。如果把這些零數印在紙上，就可使你在一个星期中所閱的日報都滿載着這些數目了。如果再把藝術發明以來所有的一切歌劇和五千年來所有的一切書籍加進去，計算字母的總數以及這一切字母都能偶然排成適當的次序，其結果也必須建造一個圖書館來收藏這許多以零數寫成的書籍。但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你有無限的時間，所以你把這一套事件完成以後，就開始進行別的事件，直到永遠。

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在這宇宙間一切或許是真實的事情中最難認爲一種確實的事情就是原子的偶然集合說。在我看來，創世記中的創造故事比較是合理的正宗科學。印度人想像地球寄託在龜背上面一條蛇的身上實在比較上也是一種有識見的宇宙論。一切妖僧術士對於宇宙所發的言論中沒有一句會比下面這種觀念更爲狂妄，因爲這種觀念當我現在所有的意識——識別力，道德力，快樂，希望，決心等等——都是由於各種原子與分子在盲目偶然的活動中所產生的結果。至於這些原子與分子同樣的構成了我打字檯的死木料。

第一，我們要問這種在實驗室裏的工作者認爲很真實的物質究竟是什麼？當我在大學裏的時候，我記得有一位同班的學生曾經發問說：『但是，教授，設使有一天他們把原子分裂開了，將怎麼樣呢？』我總能聽見這位黑鬚的老科學家很謹嚴的回答說：『哼，他們永不能那樣做的。』如果這位學生不接受這種確定的說法，那麼他未免太鹵莽了。但如今原子已經過去了。所謂伊洪，陰性電子，中性電子，陽性電子等等許多名稱真是我所不能想得到的。這個很堅實的地球已經鎔化爲無數的體系，而每種體系是由很微小的電子組織而成。它們在空間每秒鐘要轉動好幾百萬萬次，正如我們的太陽系一樣。但是這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並沒有心智在那裏指導。這種體系中任何分子的運動也沒有計劃規定輕氣或養氣的成分。我希望在這本書中所說的話也許對於世界恐慌時期中的男女有些用處。但在我們能夠決定我們有信仰什麼的權利之前，我們必須把思想途徑上的某種廢物掃除。如果我們覺得近代的科學已經表明

這個宇宙是一種機械作用；那麼我們儘管說有一種信仰我們道德上自治的權利也是無用的。如果我們的思想不過是腦細胞間所起的化學變化，而且這些變化是出於我們控制之外的；那麼我們儘管說我們的思想可以指導我們的生活也是無用的。

請以這樣的基本問題問你自己：我們對於這個宇宙實在知道了些什麼？唯物論者將回答說，我們知道這是一種正在運動的物質，此外並無什麼。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們只知道各種意識的狀態。我們說，我們『看見』光，我們『聽見』聲音，我們『感覺』一塊木頭等等，但是我們實在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知覺，其他都是推論。當約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踢着了一塊石頭，就此說，他知道這塊石頭是在那裏。這樣的說法僅告訴我們這位老先生是一個獨斷論者。他實在不曉得這塊石頭是在那裏，他祇曉得他有某種感覺，而因此作一種推論。

爲了明辯的緣故，請設想這個宇宙是由一種心智構成的，而這種心智時常把感覺指示我們；那麼，我們應該知道那種心智要我們知道些什麼，不必去追求別的事情了。我很容易把我的蘭刻細姆公爵夫人關在一間暗室中，而在幕布上映出別一種狗的影子；同時發出狗的聲音，並應用化學作用製造出狗的氣味。如果我的技能還不十分完全，那麼這位公爵夫人就要發生懷疑了。但如果我把這件事做得很精巧，那麼我一定能夠使牠永遠受騙。

爲了那個緣故，我要在本章裏提及這一隻狗，使牠坐在我們旁邊，叫我們常常記得我們在知識上的

限度。在牠看來，今天早晨和其他一切的早晨是一樣的。牠毫不知道我把牠放在這本書中使許多人讀到牠的事情，並且我也無法使牠心中了解這件事。在本書的討論中，我希望能暗示我們實在和這位公爵夫人站在同一的地位。在我們的四周也許有許多宇宙，而我們對於它們的存在也祇有暗淡的想像。

簡而言之，我們正在開始從事求知的工作，而我們最大的德行就是謙虛與謹慎。我可和你約定，如果你和我一同進行，我總是謙虛謹慎的，我不會使你承認你沒有確實知道物質的真體，然後使你對於心智或靈魂的真體作武斷的意見。最顯明的事實就是我們不曉得真體是什麼，也不曉得因果是什麼。我們唯一的工作就是要使我們在求得更多知識的時候，我們的身心更會發生功用。

我自從在大學的時代起，就有許多自稱為「唯物論者」的朋友。我常常對他們說：「你們和德衛士（回教苦行僧）同樣的武斷。」在四十年以後的今日，我還是抱着那種態度。我們根本上不知道物質是什麼，我們也根本上不知道心靈是什麼。我們沒有事實可以使我们判斷它們是否二而一的，或是何者在先，何者在後，或是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我們從未看見心靈變為物質；我們也從未看見物質變為心靈。我們曾經看見二者都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們實在不明白因果的關係。我們只知道跟着發生的事件，我們也尋出什麼事件是跟着什麼事件發生的。因為我們所能知道的僅是物質與心靈也許根本上和它們的外表完全不同的。它們二者也許都是另一種本質或真體的產物。至於這種原始的具體却是完全和它們不同的，並且完全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讓我指示給你看這些定命論者在我們生活中最簡單的事情上所遇到的困難。讀者們，不妨舉起你的手指來。請你現在就舉起來，所以我可以說你已經這樣做了。好，你已經舉起了你的手指。那麼，你為什麼這樣做呢？你說，因為我請求你的。換而言之，我把這種請求排印出來，你讀了以後就得到這個觀念，而答應照辦。請你注意：你已經得到了這個觀念。我喚起了某種意識的狀態，就使你把你的手指舉起來了。

但是讓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你的指頭所以被舉起來乃是因為你的肌肉拉動了它。這些肌肉是受了神經中所起的化學或電氣變化，而那些變化又是由於腦細胞中所起的一種變化。那是依據機械學的原理，也是定命論者所下的結論。但使腦細胞中發生變化的是什麼？定命論者就要說這是由於腦細胞從視神經得來的一種印像，因為視神經能把一頁書上所印的字母報告出來。然後某種形狀的記號有使腦細胞發生一種影響的能力，而別種形狀的記號會引起別一種的影響。假定我把 Lift（舉起）這個字的符號印成 Shift（移動）這個字的符號，那麼你的動作就有些不同了。這些符號的本身是有能力呢，還是這些符號在你心中所喚起的觀念有使你發生動作的能力呢？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問題。

這裏就隱藏着一種深切的真理。我在人生鑑（The Book of Life）裏所講述的一個故事也可以表明這一點。至於這個故事是作曲家馬克道埃爾（MacDowell）在四十年前說給我聽的。他的幾個學生在他的生日送他一些花兒，裏面放着一張紙片，上面寫着一句從萊因金樓曲（Das Rheingold）中引證來的話。這些德國字就是“O, Singe fort”——意思是說，「啊，唱下去。」——這是對於音樂家所

說的一句很好聽的話但當馬克道挨爾看到這張紙片的時候他心裏想這不是德文却是法文——意思是說，「啊，有力的猴子」——這在一個音樂家看來，是不好意思的！於是馬克道挨爾就皺眉蹙額，却不像他的學生所預料的那樣笑逐顏開。

這段故事的要點就在這幾個字的符號是一樣的。所以唯物論者以為這種符號會引起腦細胞同樣運動的主張就被打破了。你可以看出這種顯明的事實乃是馬克道挨爾心中的觀念惹起了不同的反應。他不過在心裏想這是法文，並不是德文罷了。他看見了這些符號就引起一種法文的觀念，却不是一種德文的觀念。

但現在請看機械論者處於何種的地位。有一種觀念插入了他因果關係的聯想中，就把它們永遠推翻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將來的宇宙總是不同的，因為馬克道挨爾表示皺眉而不露笑容，又因為他講述這個故事，就有一位作家對於這種觀念感受興趣，把它拿來寫入書中，印在紙上，使幾百萬人都讀到它，改變了他們對於宇宙的觀念，從此發生不同的行為——却不顧一切定命論的影響！你就知道你若承認一個自由的動作者，或是一種心智上的事件加入了一種機械主義的制度中，就要發生什麼事情了。你就把這種制度打得粉碎而證明它完全沒有意義了。

請再注意片刻。你和我是在討論這個自由意志與定命論的問題，我們大家發怒了，我就在你的鼻子上打了一下。那麼，你現在怎麼辦呢？你豈不是說：『那是一種機械打擊了我，它當然和它過去的行動有關

係的，並且在一個預先決定的宇宙中它不得不這樣做的。」你真那樣說麼？如果你那樣說，你真是最先相信了我生活中所常常對抗的定命論了。我的猜想以為你要證明你所說的機械主義的解釋和你真正的信仰沒有關係的。你實在知道我是一個自由負責的動作者，因為我要打你，我就打你了，並且這可證明我是一個下流的惡人。你或許要打還我，或許跑開了，從此不願和我說話——你對付我，正如同你對付一塊空中飛過來的石頭，樹上掉下來的樹枝，或是別的真正的身體毫無意識的打着了你。

我要想從我們對於這個宇宙所真正知道的方面去研究各樣的事物。這是和以前曾經一度時髦，而後變為明日黃花的學說是不同的。我在確定的事實中認為第一重要的就是我為一種道德的動作者，一種創造的能力，並且能在物質的世界中自由活动。我不知道從原始的意義上說來，我究竟是什麼，或是什麼使我在這裏，或是要往那裏去。但是我確實知道，在現在這一刻時候中，我坐在打字機的旁邊，決定要寫些什麼。我坐着沉思，於是在我裏面有一種東西——就是我所謂「自我」——決定了我要在這紙上寫些什麼。

我在這裏所寫的東西將要決定這個宇宙間許多別的東西。我所寫出來的思想也許是很愚蠢或很下流，所以沒有人肯把它們出版——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己把它們出版，使別人受着種種的害處。我也許會激起一個人去暗殺美國的總統——如果我能那樣做，我必定使美國民族的將來受着極大的影響。我也許會惹得警察來把我關在監裏，那也可以引起不同的情形。

在我一切的著作生活中，我相信我是在幫助別人決定他們的生活，並且在我看來，那是我工作的要素。我知道有些作家會激起青年人沉湎於酒，爲所欲爲；我卻堅決的主張節制主義，所以就被人稱爲一個『清淨教徒』而減少了我的勢力。其中的要點就是在於我的整個生活是根據於道德的責任觀念，而一種機械主義的學說卻使我覺得平淡無味。它使你變成平淡無味，也使各人變爲平淡無味。所以我們所取的態度應當看它如同一種毫無意義的東西，儘管勇往直前把它置之腦後就是了。從絕對的和原始的意義上講來，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究竟是什麼東西；但從普通的意義和實際的事情上看來，我們知道我們是自由的動作者。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利用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權與我們所發展的理解力，爲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謀和平，幸福，與進步。

第三章 信仰的權利

我已經把我的見解提供出來了。我以為各人所知道的基本事實就是他或她乃為創造活動的一個中心。各人在有意識的生活中時時刻刻都在選擇我們的行動，並且要照某種觀念選擇它們的。這些觀念自然要因人格的發展而改變的。我在八歲的時候，決意要長大起來，駕駛一輛救火車。那救火車庫正在我們附近的街角，我聽見警鐘一響，就決意跑往那邊去了。後來我却決意進入亞那波里（Annapolis）追隨我祖宗的踪跡。我讀了許多關於海戰的紀事，並且對於得開忒（Deatur）所說的『不論是非，我總愛我的國家』這句話非常感奮。

如今我却是一個厭惡戰爭的人，並且看得開忒的話是反社會的。我已經改變了。在我的社會主義的朋友中，有些稱他們自己為經濟定命論者的却辯說，這是因為我窮乏而嘗着了工人的苦痛。但我比他們更明白些，所以我告訴他們說，經濟的環境雖然和我的改變有些關係，可是我的觀念也占據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已勉力的效法耶穌的生活；我又研究哈姆雷特（Hamlet），雪萊（Shelley），密爾頓（Milton），貝多芬（Beethoven），開荷泰（Don Quixote）等等歷史人物以及想像中的偉大人物——他們對於一個青年的心理同樣發生真切的影響。我變成了世界上所說的觀念論者（Idealist）。我決意不要為我自己而生活，也不要為我的家庭與特殊的社團而生活；但要為了人類，就是我概念中一種更良善，更

自由，和更聰慧的民族而生活。

別的人已經構成了『觀念』或『理想』，並用藝術的方式來記載它們，而把它們傳遞給我。我認定這是一種正大光明的服務事業，所以我也想對於將來的建設能盡一分的力量。有一次我在倫敦參觀一個博物院，看見雪萊親手所寫的一篇詩稿，就寫成一首追思的詩，說明我希望將來也許有青年人站在我的手稿前可以知道我對於他的影響正如雪萊對於我的影響一樣。這些都是我的領導的思想。

一切的人多少已經確定了他們的領導的思想。有些人要想發財；別的人要想受鄰人的尊敬；還有些人以為這兩種觀念是一樣的。各個人無論抱什麼理想，他總要依據它建設他的事業。不但著作家與藝術家是有創造思想的，就是一個製造紙鳶的孩子，組織足球隊的青年，建立家庭與事業的成人，也都有創造思想的。各人都必須建立些事業。凡是受環境阻礙的人就變成了反抗社會的神經病者或犯罪者。

唯物論者對於這一點就會向前發問說：『你曾經注意到我若對你自由的創造的人格放一陣猜氣（Yanogan），你的一切理想的活動豈不都要立刻消滅麼？』我的答覆是：我承認自然似乎對於我們的尊嚴觀念是漠不關心的，並且使我們受着許多的危險和恥辱。我們的心思和人格似乎是連同身體生長的，並且祇和身體有聯繫時發生功能，又和它一同消滅。我願意能夠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實在不知道。我和唯物論者中間的區別就是在於我『不知』說『不知』可是他『不知』却說『知之』。

我能夠作三種的猜想。第一，身體是真實的東西，而意識是它活動中的一種副產物；所以身體死了，意識也死了。第二，意識是真實的東西，所以它能驅使身體，正如一個車夫驅使一輛汽車一樣。第三，意識與身體是另一種更基本的真實的兩方面，所以時間與空間似乎不是主要的東西，只不過是我們思想的方式。

但有一件事却不是猜想，那就是說，我這個人乃是創造活動的一個中心。這一種事實祇要我靜止一想，在我的意識生活中隨時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我在大學裏的時候，他們教我研究世界上主要哲學家的學說，我對這位強壯有趣的教授說：『爲什麼沒有人創立一種根據常識的哲學？』他却說：『你所謂常識含有什麼意思呢？』我回答說：『凡我們都確實知道的東西是真的。』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這些所謂『實效主義者』（Pragmatists）的哲學家已經在活動了，但似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已在紐約大學（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裏，後來也不知道他們已在哥倫比亞大學裏了。

我站在一個自由創造的動作者的地位觀察這個世界而選擇那些能引動我心思的東西。我決定把什麼觀念放在這一章書裏；我也決定如何造成這種詞句。我決定在早上哲學研究得夠了，就想出去散步了。我決定要在圖書館停留一下，尋找什麼有價值的雜誌，閱讀這一篇或那一篇文章。我決定要不要帶一本書回家。我走回家的時候，聽見了汽車的喇叭聲就決定停住在人行道上。在危急的時候，我也許不加思索，就會發出這樣動作了；但那是一部分因爲我預先已經『打定主意』了。我已經知道汽車是危險的，並且我已經決定要生活下去的。

我藉着一個身體生活，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相當範圍內，我能控制那身體並使它成爲合意的東西。我也許決定我應當變成更有肌肉的，便去買了一對啞鈴；或許我留意飲食的方法，就使我自己變成瘦削。聰明的人要想使身體變成他的奴隸；愚蠢的人却使他自已變成身體的奴隸，而不能再控制它了。無怪他就採取一種宿命論的哲學，而斷定沒有人能控制任何東西的。

我的理由就是在選擇這些領導我們思想的觀念時；我們可不必勉強接受那些損害我們的觀念。我反以爲我們的常識總是教我們採取那些更有益身心的觀念。我說，這是我們的「真理」也是人類對於真理的最後試驗。凡限制自由人格和阻礙創造衝動的觀念——就是無能與奴隸的觀念——都不是真理，却是幻想。它們立刻會變成衰落的原因和產物；所以我們在知識上的責任乃是要從我們自己的心理中排斥它們，又在社會的心理中攻擊它們。

當你提出這樣的言論時，你的敵手會責你倡導知識上的放縱主義。別的自認爲你的信從者的人斷定你已經准許他們隨心所欲，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鐵血主義者就得到新的信徒了。我立刻要申明：我們思想家的責任是要搜集各種關於這個宇宙的事實，運用各種識別的能力，不可信仰理性所否認的事情。那是適用於心身兩方的整個現象。但是我們到了研究絕對與原始的問題時，我們的理解力似乎是無用了；所以我們就可以接受一種適合我們需求的觀點。

那被稱爲近代哲學之祖的康德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已討論到這些問題了。他提出了四種關於事物

原始性質的論題並且說明我們先可證實每個論題的正面再可證實它的反面至於兩方面的理由都是不能反駁的。我曾經研究他所說的這些二律背反問題(Antinomies)，却無法打破他這種邏輯思想的聯繫性。據我所知道的，從來沒有人打破它過。其中有一種二律背反問題是關於我們所要討論的意志自由問題。你能夠很滿意的證明宇宙間各樣事物都是由於因果的關係，又能夠證明你是一個自由的動作者。常識豈不告訴我應該觀察我自己的內心而決定那一種見解能適合我的實際需要麼？

總之，我豈不是這個宇宙的一分子麼？我的發展豈不是它的目標或程序中的一部分麼？在我的天賦才能中有一種良知。那為什麼不是生命的一種證據呢？例如機械論者要用打彈子的歷程來說明因果的關係。他雖解釋了彈子碰撞的道理，但完全沒有說到良知的作用。他的見解為什麼比那贊成良知而讓彈子在宇宙中毫無原因的亂滾的人更為高明呢？我能把彈子暫時忘懷，但不能一刻忘記我的責任心。誰知道我也許會像康拉德(Conrad)所描寫的『吉姆爵士』(Lord Jim)必須要下一個決心，以決定我將來整個的命運呢？所以你們要做醒禱，因為你們不知道人子甚麼時候來到。』

我在這本研究上帝的書中開始就討論到自由意志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對於那種特殊的二律背反問題最容易判斷的。如果我們斷定我們是機器或是因果的關係，那麼我們對上帝無論取什麼態度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看不出他於我們有什麼益處，或是我們於他又有什麼益處。你對於因果所造成的不變結局祇能聽其自然而已。

但若你準備接受這種猜想，就是說，我們是宇宙間活動能力的中心，那麼我們就可以自由的推論到宇宙的整個觀念，並且也可以考慮到宇宙間或許有一個創造的人格活動着。我們就是它的一部分；它能影響我們，也能受我們影響。它知道我們有什麼活動，也把它的活動方法暗示我們。

我的唯物主義的朋友們讀了這幾段話恐怕就要不耐煩了——除非他們不願閱讀它們，而即批評我的觀念。這些朋友們都在等着我對上帝發表些意見而加以說明，因此他們就可以抓住它們，扯破它們，同時也把我撕碎了。所以我在開始討論的時候便要聲明我對上帝並沒有直接的知識；我祇曉得某種事情似乎是由上帝主動的。我髻髻是一個野蠻人，睜開眼睛，看見了早晨的太陽，便猜想它是什麼並且是怎樣的。野蠻人知道它是溫暖的，並且覺得暖氣是很好的。那豈不是說太陽很愛他而成為他的朋友麼？這種意思當然就是說他應該到太陽裏去享受它。但後來到了晌午的時候，太陽很熱，把他燒痛了，那豈不是說太陽發怒了麼？這個野蠻人就想調和這些矛盾的感覺，學得太陽在什麼時候變好，什麼時候變壞，並且怎能使他自己適應它的法則。

我覺得在我裏面有一個心靈的太陽。它能發光，生熱，他能放射能力。「心靈」這個名詞在唯物論者看來，似乎是不好聽的。我也贊成用他們喜歡的名詞替代它；譬如說「意識」、「生命」、「能力」等等，祇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說思想，欲念，意志，責任心，創造的衝動，自己的主體等等的總匯。弗洛伊德(Freud)稱它為「自我」(Ego)，別的心理學家叫它做「精神」(Psyche)，馬克杜加爾(McDougal)名它為

一種『單元的體統』(Hierarchy of monads)——但這些名詞都是適用於高深的學者；我却要爲平常的讀者着想的。我們大家爲什麼不肯拋棄一切神學上的含義，而採用盎格羅薩克森人的『靈魂』(Soul) 這個名詞呢？我的靈魂就是我自己。這是泉水的源頭，意識的極端或是內心活動的中心——請你注意我如何必須運用那些有關空間的比喻語，其實我在開始的時候就承認我不能形容這種東西，也不能很正確的推想它。

但那並不改變這種東西還是存在的事實，而且據我看來，這是宇宙間最真實的東西。它是追求一切其他知識的起點，又是我批判一切其他事件的標準。我把那些攝入我靈魂中的印象歸納一下，並且斷定外界還有別的靈魂。我看你如同一個靈魂，並且要寫一本書，以說明凡是關於我的靈魂的真理多少是你的靈魂相同的，而且又能使你感到興趣的。我要更進一步的主張一切靈魂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並且它們都是浮在同一海面上的水泡。

我要請問我的唯物主義的朋友們：你們究竟相信人類麼？你們相信我們是由淡氣，炭氣，輕氣等等化學原子創造出來的身體；一切身體具有同樣的物質，並且隨時具有同樣的分子。當我們死了，這些分子仍歸於土，再被取用，以建造新的活體。所以『灰塵仍歸灰塵。』

復次，你又相信你我的身體是爲同一一定律所管理，我們是繫在同一的因果之網中。所以我們不妨說同是一位自然母親的兒女。那麼在我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這不過因爲你喜歡談論身體和它的物質分

子與機械動作；同時我却喜歡談論意識、道德觀念、創造活動——這些東西就是我們所謂靈魂。靈魂比身體更是活動有趣，所以我能引用美麗的比喻，例如光彩鮮明的水泡；可是物質機器都很單調乏味的，如果你要去徹底研究它們。

你總記得韋爾斯說他如何回復到他青年時代的「猛烈的無神主義」那種感覺在我的唯物主義的朋友中也是很普遍的，其實這是他們因為失去了詩意和其他善事而取得賠償的方法。他們說一個人不肯相信那種使你安適快樂的道理是比較更勇敢，更誠實，而更有丈夫氣的。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我們所討論的東西是不真實的。但設使它是真實的——那便怎樣呢？你若把自己有權享受而曾被邀請參加的筵席放棄，這豈可算是猛烈勇敢麼？

設使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又是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的問題之一。我們既能用不可非難的論據來證明上帝是沒有的，同時却能用別種相等的不可非難的論據來證明上帝必然是有的——那便怎樣呢？我們的心智還祇是在幼稚時期。這個宇宙如今還是在神祕和矛盾的紛亂情形中。但同時我不得不求生。如果我的心智要得到發展，我就不得不工作，研究和思想。所以我目前的問題乃是要找出一種促進生命的基礎。我不能用理性來對你證明上帝的存在，並且我也不能向你說明他的法則——就是關於這個宇宙間一切殘酷的事實和盲目的耗費。但我能確切的這樣說：快樂總比憂愁好，活動總比無能好。我決意要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實驗我的假設，就是說，在這個宇宙中有一種能力可以分擔我的生活，

了解我的需要，並助進我的努力。我決意要照這樣的情形生活。有時我對它並不熱心，有時我却對它非常重視，而得到一種很重要的發見。這種觀念確有效果。我對於宇宙所取的態度實在是大有出入的。我若說它是活的，它就活了；我若說它是善的，它就善了。

所以我漸漸的回復到我青年時代所充滿的觀念。那時我想已經嘗到了所謂『天才家』的風味。我覺得我在自身以外另有一種東西參與我靈魂的活動。這種東西住在我裏面，藉着我活動，並從新鮮的衝動、思想、感覺、欲念、希望中表顯出它的品性。我開始多多思考這些表象；我又把我對它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比較；我更在心理學與宗教的書籍中研究這種能力的功用。

唯物論者或猛烈的無神論者，你總承認一個物質與能力的宇宙是存在的。我們的身體是由它而來，又仍歸於它。現在請你暫時把心思變通一些，試考慮一個心智的宇宙也有存在的可能。我們的靈魂是由這一種宇宙的意識而來，又仍歸於它。你古雅的回答就是說，你『無需那樣的假設。』你也許是無需的。我從未進入你的靈魂，所以我不能說你所有的什麼東西是需要解釋的。但若你有真正科學的好奇心，你就當喜歡聽我靈魂中所發生的事情，以及我所作的試驗與所得的結果。

有一個故事，講到伽利略（Galileo）在三百年以前曾經邀請那時的科學家去參觀他把重物從比薩（Pisa）塔投下來的試驗。他們並不感受興趣，而輕視他的舉動，因此他們在歷史上就成為愚蠢頑固的符號。在今日同樣的人物中我也可以舉出他們的名字來。例如，我有一個唯物主義的朋友。他是一位充

當律師的作家。他拒絕我的妻子把她心裏所發生的事告訴他。他說他不願意聽了這樣的話而侵犯他的智能！如果這些唯物論者在本書中的任何地方似乎對你發生厭煩，那麼你就可拿此作為解釋了。

第四章 心智的功能

如今我們要研究我們對於我們的心智知道些什麼，它們怎樣工作，而我們又怎能使它們做更好的工作。

我們的心智，正如我們的身體一樣，似乎是經過一個長時期進化的產物。生物學家告訴我們說，它們早先是單細胞動物的心智，後來又是魚類、爬蟲類、鳥類、與哺乳類動物的心智；所以它們也許保留着從古代遺傳下來的幾種特性。我們這部分的心智能控制身體上的各種活動而且它的作用似乎是出於自動的，並非受制於我們的意識或意志。我們的心要跳動，我們的肺要吸入空氣，而呼出碳酸氣，我們的血液要從消化物中選取它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的組織要從血液中選取它們所需要的東西。這一切作用無論在我們醒時或睡時都在進行，然而這種過程真是有智慧的，它也知道一切所應知道的方法。

舉個例來說吧！設使你割開了你的手指，你不願你的指頭上終身有一個孔隙。於是在你裏面有一種東西能使肌肉的地方從新生出肌肉來，神經的地方從新生出神經來，又使二者為皮膚所包裹。這種東西究竟從什麼地方得到知識呢？這當然不是從你有意識的心智中得來的，因為你如果必須有意的做這種工作，你就不知道怎樣開始。然而這是真實的知識；因為一種組織不會自動的從別的組織中把自己揀選出來。其中必定有一種東西能認識這兩種組織，而把適配的一種放在適配的地方。

我在學生的時代會因用功過度，發生種種的小毛病。當我去請教醫生的時候，他總告訴我很長的病名。例如，我得了濾胞扁桃腺炎（Follicular tonsillitis）——這就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動。但是我後來漸漸的知道這位醫生祇要告訴我，我的扁桃腺上生了白點，而且這些白點是我在鏡子中已經看到的。他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白點是怎樣發生的，也沒有教我怎樣使它們消除。後來我對於這些代替知識的冗長名辭就毫不受感動了。

有人說身體的機構是由我們的『潛意識的心智』（Subconscious mind）推動的，那麼『潛意識的心智』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答案是：這是我們給那些時常發生而不能解釋的東西的一個名稱。我們要運用這種名稱——但祇當它是一種名稱，切勿誤認它是一種解釋。我全然不能想到一種潛意識的心智怎能活動，也實在不知道它是什麼；因為在我們看來，心智的要素就是意識，所以一種無意識的心智是在言詞上發生矛盾的。若使我們不知道我們正在用思想，那麼這一種思想是什麼呢？如果有種東西不知道它在做什麼，那麼怎能使人體上整千整萬的細胞各得其所而互相發生正當關係呢？若說我們明白了這樣的事情，這正是愚弄自己了。

然而『這種東西』確是存在。我們能試驗它，也能發見它的定律。我們發見它在一切人類中根本上是相同的，但也因各個人而有差別的。它的基本原則可用幾句話概括的。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像摩爾吞普林斯（Morton Prince）這樣的心理學家能夠把一種潛意識的心智寫成一大本書——因為他在

波士頓的一個青年女子身上尋出了五種不同的心智，而這位青年女子在經過普林斯博士檢查以前，却一無所知。

在我們潛意識的心智中有一部分似乎是從我們的獸性和種族的童年時代得來的。它已經幾百萬歲了，然而還很年青。它的智慧有時會超出最有學問的科學家想像之外；然而它同時也是容易受欺的，天真爛漫的，想入非非的，憤激興奮的。這一切性情都可以在兒童的心智中發見的。

最普通的試驗就是你在鄉村中有得看到的這些遊行催眠術家在歌劇場裏的表演。他邀請一個鄉村的少年經他試驗而受催眠。我們不知道催眠術是什麼，但它似乎是一種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而因此構成了心理上的分解；或者這就改變了血液流入頭腦的途徑，使意識的心智進入睡眠狀態而准許潛意識的心智從底層向上面活躍了。無論如何，這位少年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但是他不能自制了——他似乎失去了他自己的心智，只聽信催眠術家所說的話。這位催眠術家喊着說：『你跌落在水裏了！』這個少年就開始作潑水狀，用力掙扎，好像要達到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岸邊。觀衆看了這種情形，不禁歡呼起來了。

不但如此，這位催眠術家還可以給那青年人一種催眠後的暗示 (Post-hypnotic Suggestion)。他告訴他說，在他出了催眠狀態以後，還要做這樣或那樣可笑的舉動；例如，他也許會跪在一個青年男子的面前，相信他是一位美麗的姑娘。當然這位被催眠的青年人完全醒悟了，他就四顧驚異，躊躇退縮，但他終

究要去做這種令觀衆更爲發噓的行動。他也不知道爲什麼要跪在那青年男子面前。後來他的朋友問他，他祇能說他似乎覺得非如此做不可。

在一百五十年以前，維也納有一位名叫美斯麥 (Mesmer) 的醫生偶然發見了這些奇異的現象。他有一種『威力治病』 (Magnetic healing) 的天才，就想利用它，以尋求它的本性究竟是什麼。他是一位真實高豪的科學家。他請求法國的科學會與醫學會研究他的治療方法，而它們的報告却是說沒有這樣的能力。這種決議經過了九十八年，使法國的心理學落後了很長的時間。科學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唯物主義的時代。它關心那些可以稱量的東西，而懷疑各種關於內心生活的東西。它不看見或不覺得美斯麥的磁性流動體，所以關於調查潛意識及其能力的工作都讓給魁姆俾 (Phineas P. Quimby)，馬利挨提 (Mary Baker Eddy) 與愛彌爾庫 (Emile Coue) 等等非正式的醫生去研究了。縱然像洛治 (Lodge)，札內 (Janet) 與利舍 (Richet) 等等大科學家也從事這樣的研究工作，正式的科學却不注意他們的著作。最近像馬克杜加爾 (William McDougall) 這樣的大心理學家曾經向我訴說，凡爲研究物質科學而設的實驗室要比探討心智而設的實驗室多一百倍。如今他在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裏得到了一筆基金，我從他所主持的十萬次試驗中可以證明了傳心術 (telepathy) 與天眼通 (clairvoyance) 的真實性。但報章上對於這種試驗的記載要比飛行術的表演更爲稀少呢。

自從美斯麥蒙了『庸醫』的污名，一般醫生仍還怕催眠術而一般科學家也不懂此術。然而這裏有

一個無可非難的重要知識庫。我們藉着各種研究潛意識的方法，就可達到新宇宙的境界，而這些宇宙的神妙正如我們可用望遠鏡和分光鏡觀察的天體一樣。普通的醫生並不知道用各種暗示來治療病人，同時普通的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也不曉得在這方面已經發見並證實了什麼東西。

這種確定的事實就是在於我們心中的下意识界很容易受暗示的。這種事實太簡單了，所以我們怕敢相信它，並以應用我們的知識為恥。因此，我要寫成這書；雖受別人譏笑，我也不顧了。關於這個題目，我自己曾經作了些試驗，讀了些書籍，並且贊同哈姆雷特（Hamlet）的意見說，在下意識界中有更多的東西是法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科學會所夢想不到的。

我不妨開始敘述這位小小的法國製藥家愛彌爾庫，他因奇異的治病法而出了名。在十年以前，庫氏的法術很是流行，但如今他徒有虛名了。我爲了在紐約說了幾句贊助他的話並且表明一個唯物論者是和一個德衛士同樣的武斷，就得罪了那些研究赫克爾（Haeckel）哲學的「知識階級」，他們都嘲笑庫氏，說他是庸醫術士，其實他是一位從來最精明實用的科學家，而他的各種思想是出於他自己在病人方面實驗的結果，並且可以增進心理學上南錫派（Nancy School）所得的知識。

庫氏要努力找到一種方法，好使一個人能用他有意識的心智去給他自己的潛意識的心智受種種的暗示。那顯然是很重要的；因爲若能如此，就可以進入一種從來未知的自制能力了。那使暗示在潛意識中堅持的是什麼？那使它發生效力的又是什麼？庫氏抱着真實的科學家的態度去耐性研究。他對於那些

到他藥店裏來求治的法國農村婦女作了好多的實驗。她們都是病人；她們的時間並不像紐約的知識階級那樣寶貴，而且也不像那些漂亮人物，所以也沒有知道各樣的事情。

庫氏和其他南錫派中的人都確信潛意識界並不為意志或智能所影響，却是受想像力的影響。你那種心智辯論是無用的，因為它是屬於一種更原始的形態。你若命令它，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你也許盡力堅持你的傷處是會治愈的，但終不能使它治愈的。照庫氏這派人說來，那些能影響我們下意識界的東西只是各樣的想像。正如你要影響一個年輕的孩子，決不能命令他去做，也不能和他講理，使他盡他的本分去做；但你祇要用生動的想像力，把他當取的行動途徑，繪形繪聲的描述給他聽就是了。所以你若把將要發生的事情作一種生動的想像，感觸你的潛意識的心智，那麼這種事情就會發生了。耶穌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有時我們失去了健康，當時就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如果我們沒有忘記那時代應做的事情，那麼就算是幸運的了。我們很可以誇稱我們的智能，但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還有一部分保留着原始的狀態。我們不得不靠着那種心智去吸收各種的食料，製造新鮮的血液，修復內部的組織——不錯，就是那腦髓外層的灰色質雖能窺探宇宙間一切的秘密，却不知道怎樣造成自身組織中一個單獨的細胞。

我的妻子是生長在密士失必 (Mission, P.D.) 的，那地方所住的黑人要比白人多九倍；所以她很熟悉原始人的心智。她曾經對我講起一個故事，是她幼年時代常常碰到的。在她的八個兄弟姊妹或親戚鄰

舍的小同伴中常有人在身上長出贅疣來。那麼，贅疣到底是什麼，它又爲什麼忽然會發生，又忽然會消去呢？現在世界上最有學問的科學家還不知道這個緣故。但非洲的黑奴却得到了一種解除贅疣的法術。有一位老看護已經把它教給我的岳母了。她吩咐那生疣的孩子，先要嚴肅的起誓守秘密，然後叫他崇拜非洲所迷信的許多鬼神，同時她唸着咒語，用針刺入贅疣，再吩咐那孩子出去把這一隻針埋在月光底下的地裏，這樣就會使贅疣散去的。到了次日，這些贅疣果然會消除的。如果你不信此法，那麼你就要吃苦，因爲你還是生着贅疣呢！

論到這些危險的題目我不得不小心謹慎的，所以我要特別聲明：我並不相信非洲人的巫術，也不鼓吹它的施用。但非洲的野蠻人確是相信巫術的；所以他若被男巫把符咒放在身上，就會嚇死的。密士失必地方的孩子相信了巫術，所以他們的贅疣就消除了。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贅疣很容易受暗示的影響，常常過了一夜就會消散，正如它們突然起來那樣的神妙莫測。

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它們也許會無限期的長着，令人感覺極度的不適。幾年之前，我的足底下也長着一個贅疣。它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在走路的時候不得不用拐杖。我既然不是一個小孩，就不能受暗示的影響。我不得不把它割去，但計算醫生們檢查它的原因與治療它的時間，已使我跛行了三四個月了。如果我那時是一個非洲巫術的信者，那麼我祇有踏着那些未受充分的醫藥治療者的覆轍了。

有一位反對實效主義哲學的朋友問我拒絕非洲巫術的根據是什麼。照那種哲學說來，如果它有效

用，它必定是真理。我回答他說，如果它確是在許多地方發生效用，那麼近代醫學決不會發明，人類也自然要應用非洲巫術了。它遭拒絕的理由乃是因爲有人發見別的方法比它更有效用些。

但問題是：非洲人的巫術曾經發生效用麼？如果它曾經發生效用，那麼怎樣發生又爲何發生呢？若使它曾經有過效用，那麼其中一定含有一種定律，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它也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條定律，並且是一種秘術，可使近代的醫藥更有效力。如今我們還不能說明，等到將來也許會知道的。

我在開始提出這種困難的論據時，不得不聲明一點。現在有幾萬研究員在實驗室中忙着工作，以發見我們身體上的定律；我和其他一切文明人同樣的享受他們勞力所獲的利益，並且對於他們也非常尊敬感激。我在本書中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是要減弱那種感激仰慕之心。但是我說另外有一種同等的或更重要的知識園地，就是關乎心靈方面的。我以爲在這方面也應當有幾萬科學家做研究的工作，耐性的搜集事實，互相較量，以求得管理這些事件的定律。

你在本書中會找到我所討論的觀念是你素來認爲妄念和迷信的。物質的科學與唯物的哲學已經把它們放棄了。我偶然考察它們，並斷定它們也有一種真實的基礎；所以我就有這樣的說法。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忽略或拋棄科學，以贊助迷信；我却相反的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迷信，世界上真有所謂傳心術，天眼通，預言，算命，信心治病等等能力麼？世界上真有所謂鬼怪，妖魔，女巫等等東西麼？如果沒有，那麼在人類全部歷史中怎麼會引起各種民族信仰這些東西並且在許多受教育的人民中還保存這種信仰，

而不顧一切嘲笑呢？

如今我們不妨再討論這位小小的法國製藥家。他已被稱為庸醫術士，但他實在是一個最誠實可親的人，也是一個最謹慎的科學實驗家。

庫氏的學說可略述如下。我們的心在一個時間內祇能保持一種思想，所以要使一種暗示得以「堅持」，必須使它常常保留在心中。你不必仔細留意你身體上的變化，因潛意識知道一切治病方法。你所當給的，就是這種衝動，所以你可靜坐着重複唸着一種健康的口訣：『我在各方面一天好似一天。』爲了要努力使那種觀念成爲一種注意的目標，庫氏時常勸人作『急口快語』(Gabble)，那就是說，把口訣唸得越快越好，甚至快得使一切材力都幫助說話。

一個有知識的人很難相信這樣的方法是有用處的。所以它更容易幫助法國的農村婦人或孩子。但是在紐約地方庫氏的友人中間，我遇見一位英國的軍官。他是受過教育的紳士，在歐戰中得了礮彈震盪症。有好幾年工夫他的兩腿完全變成麻痺，祇能藉變輪的椅子行動。他遇見了庫氏，現在已可以自由走動了。他曾走到市政廳的講台上，把他的經歷告訴給大眾聽。

醫界中人說，礮彈震盪症不是一種器質病 (Organic disease)。其實在器質病與官能病之間常常很難劃分界線的。克賴爾博士 (Dr. G. W. Crile) 是我們中間一位最偉大的外科醫生。他宣稱有許多甲狀腺腫的毛病先因恐怖而起，後來就變成器質病了。他說這種病的患者常是因爲他們恐怕受麻醉或

手術而死的。他曾發明一種精密的方法，使他們受『假想的麻醉』，所以他們等到被施行手術以前還不知道受了真正麻醉的。『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所以完全的外科手術，似乎也是如此的，克賴爾博士告訴我們說，他用這種技巧已經把死亡率從五人減低至一人了。

我可給你一個關於器質病的例子，那是無可辯難的。靜脈腫的毛病是你所能看得見，摸得到的。這些靜脈顯出青紫色而變為硬性，並且沒有人能懷疑它們的存在。這樣的毛病能用暗示治療麼？

我的妻子剛巧是一個神經過敏而極精細的女子，並且她是不慣於吃苦的。她却深切的參與她丈夫的事業——政治的煽動者與主義的鼓吹者。她要想幫助他；她堅決的從事那些使她心靈中充滿恐怖的工作；還有許多時候，她的身心已達到極度疲憊的地步。她有幾年工夫走動得日夜不息，末了，她在行走的時候感覺非常痛苦。她就去請教一位外科醫生。他的名字叫做馬提孫（Fitch Mattison），生前曾任勞斯安極立司縣醫學會的會長，巴薩提那（Pasadena）醫院的外科主任醫生，歐戰時的軍醫——在加利福尼亞地方他是最有名望的。他說我的妻子得了一種嚴重的靜脈腫。他指示給我們看這些怒張的靜脈並且說明它們的性質以及不能治療的理由。手術是無用的，所以他勸我的妻子穿橡皮襪子，以減少痛苦或用裝輪的椅子，以代步。

那對於一個活動而不耐煩的女子當然不是心中所樂聞的。這時我湊巧看到一本法文書，其中對於庫氏的意見解釋到很詳明。我把這些意思告訴了我的妻子以後，就離開她往東部去搜集著書材料了。我

出門了兩個多月，其間我的妻子因為無法可想，只好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嘗試庫氏的方法。等到我回家的時候，我看見她在照常料理事務，足上的痛苦已經消除了。十年以後，我就能證明這種醫治是永久的。我的妻子又經過另一位有名的循環器病專門醫生診察。他說她的腳踝裏還有一些輕微的靜脈腫的痕跡，但是無關緊要的。在實際上她的血液循環，『照她的年齡而論可算是正常的。』

你當然可以說，她的腳腿終究會痊愈的。你常常能夠說那樣的話，但這使你不能得到任何治病的知識。我能夠說任何醫生所講的話；但我不肯說，因為我不是一個偏執者。我知道醫生們已經發明如何可以治療瘡疾，喉症，梅毒等等的疾病。從另一方面看來，我以為他們對於心靈影響身體的整個問題的無知與漠視實在是現代的一種悲劇。他們因此而把金錢和榮譽作了代價；因為病人時常到醫生那裏去未見效果，他後來就準備試驗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 Science）或新思想派（New Thought）等等治病方法了。如果這些病人從那方面得到了幫助，那麼他們從此不要請教醫生了。

本書的目的是要告訴我的唯物主義的朋友——有幾個醫生也包括在內——我從精神治療方面得到了幫助，並看見別人也得到了幫助。在那裏也有各種的定律，正如外科醫生割肉接骨時所用的定律一樣真切。那些定律是可以研究的，而這種知識也可以應用的。我們不單是身體，也不單是心靈，却是心身的聯合體，而且它們在生活中每時每刻都發生相互作用，不能分開。如果我們明白了雙方面的道理，那麼我們所能做的事情斷非偏信單方面的人所想像得到的。

據我生平和紐約與加利福尼亞地方最好的醫生交往的經驗看來，我可以報告說，他們大概是和誠懇而過分操勞的人。他們對於身體方面已經研究得很詳盡；但對於心靈方面，還知道得很少。我和妻子倆曾經對他們談起此事；他們都感受興趣並承認其中的真理，可是他們說醫務太忙，甚至很難使自己的專門學問得到相當的進步。他們中間有幾個人雖然借了些關於精神治療的書籍並且很膽小的把這題目宣洩給他們的病人聽；但是他們請我們不必談論此事，因為若被他們的同業知道了，這是要損害他們的名譽的。

我的朋友馬克杜加爾（William McDougall）原是一位大心理學家。他讀了我這本書，也表同意；但他以為『庫氏的風頭很快的過去足以表示其中尚有根本的缺點。』這也許是對的。我不願任何人想我是任何學派的信徒。我是一個作試驗的人並且要把觀察所及的報告出來。我終不能用庫氏的方法醫治我的頭痛症。我經過三十年尋求治療此病的方法，纔從一位內分泌學家得到了幫助。但是我想庫氏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他的技能與熱忱也許會產生出那種有治病能力的信心；他的方法也許會繼續有效的，祇要有人用充分的信仰勸導別人信仰它就是了。它和其他許多的精神治療方式一樣的受着阻礙，因為它是很麻煩的，除非人們到了絕路或者有人把它組成教派，他們總不願堅持它的。

第五章 上帝的暗示

我們已經知道潛意識的心智會接受各種的暗示；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如何灌輸它們，並使它們發生效力。

這就引導我們回到宗教的問題。這種道理是很顯明的，如果你要使垂頭喪氣的人得到勇氣和希望，也有一種方法，就是使他們信服宇宙間有一種超自然的能力是在關心他們的命運並要幫助他們。如果你要說服一個人，使他相信能漸漸變好；那麼最有力量的藥品就是使他確信有一位無所不知與無所不愛的天父很關心他的幸福並且在幫助他恢復健康。況且從心理治療術方面看來，在實際上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天父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祇要這個病人信仰他，並且深切恆久的「堅持」這種觀念就是了。

關於上帝當然還有別方面的觀念，而信心也還有別種的意義和用法。但如今我們不妨專門討論醫病的一方面。我們對於病原和療法的知識尚未完備，所以我們對於人類減少苦痛的任何有效方法是不能忽略的。現在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上帝醫病的觀念常常使人的疾病消除。那麼我們利用這種觀念醫病可說是正當的麼？

這是一個特殊的倫理學上的問題：我們應當相信宗教信仰可以使人得到安慰與助力到何種程度？我們又在道德上應當相信那種令人惹厭和痛苦的東西到何種程度？你總還記得韋爾斯所說的一種

『猛烈的無神主義』一個唯物論者已經使自己信服上帝的觀念不過是一種妄念而他知識上的責任就是要拒絕一切的妄念。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以他不能不願染着這樣的習慣。

如今我很容易想像到我在某種局勢中寧願死而不願否認一種真理或僞信一種謬論。如果我落在國社黨的手中，並且有人警告我，若不放棄我的社會主義的信仰而變成希特勒的信徒，我的性命就不保了；那麼我寧願告訴他們，快把他們的斷頭機拿出來就是了。那是因為我所相信的真理乃是法西斯主義爲人類希望的一個叛徒。這種事實很是明顯，所以在我的心思中也沒有別的選擇了。但是我對於這種猛烈的無神主義者向我所提出的證據，也能說同樣的話麼？

我的答覆是：他並沒有提出什麼證據，他祇提出了各種的猜想。我能夠找出他的錯誤來，並且把我的猜想指給他看，而他也能把我的猜想打破。那就是我們所處的光景。換而言之，關於上帝的有無問題沒有人能夠得到什麼物質上的證據。如果你去參閱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論（*Critique of Pure Reason*），你可以知道在他的四種二律背反問題中有一種是關於第一因——上帝的。你可以找到一種辯論思想的連索，以證明第一因是必要的；你又可以找到另一種思想的連索，以證明第一因是不可思議的。你願意爲這證據中的那一種而死呢？

我明白無神論者在信仰中所認爲『猛烈的』是什麼；我也因此尊敬他們。他們使知識上的正義變成一個上帝，並且很熱烈的崇拜那種上帝。最能使無神主義的俄國人發怒的就是說他們已經使共產主

義變成了一種宗教。但是無論何人知道了天主教會傳道的歷史，就不難指出他們在道德上的律例與情感上的態度和這些最熱心的布爾塞維主義者所有的是相似的。

這些虔信無神主義宗教的人常常聽到一種辯論的理由說，人不是單單由智能構成的，並且一種純粹邏輯的信條也不足以成爲立身處世的法則。但是一種平凡的言論未必是不真實的。當我用打字機寫這幾頁文章的時候，我的一位朋友因爲足部的血脈停止流動而得到了一種很痛苦的病症。大家恐怕他染了一種壞蛆症（Gangrene）。我和這些醫生談論到這種病症的時候，就聽見他們作種種悲觀的論調說，他們對於這些病症，有許多地方先要把足趾截去，然後把足截去，最後甚至要把腿截去。我的朋友有好幾個星期睡在床上忍受深切的痛苦。如果他的『猛烈的』信仰却以爲除了那些施用麻醉劑的醫生與看護以外，宇宙間並沒有別人看顧他，或是給他助力；那麼他從這種信仰中能夠得到什麼安慰呢？

然而這些關於血液循環方面的疾病竟因暗示而易於治療。你都知道你受了驚以後，你的心臟和脈膊如何會發生急速的跳動。我的朋友的潛意識也顯然知道如何導引血液到他的足部，以修復破裂的毛細管。如果這位朋友相信宇宙間有一種能力對他發生興趣，並且會幫助他的需要，那麼他也許可以集中他的心力，使他身體上發生必需的變化。但這是不便告訴他的，因爲他的宗教已經把這一切事情否認了。我現在要轉過來論到我的題目：關於第一因以及絕對的和原始的問題方面，我們不必勉強相信什麼的。我們在知識上不必勉強的，我們在道德上也不必勉強的。如果我們採取了那些阻礙我們的觀念，那

麼我們算不得『猛烈的』——我們實在是太愚蠢了

有一種能力使我們生在此地，造成我們現在的光景——任你稱它爲『自然』或叫它做『上帝』，我都不感受興趣的。那種能力顯然要我們得以生存。它當然給我們一種求生的大欲望，並且也許使我們具備必需的能力。如果在事實上它要毀滅我們，那麼它起初怎麼要創造我們呢？如果這個宇宙是恨惡我們的，那麼我們怎麼會得到這種信賴它的觀念呢？如果它對我們是漠不相關的，那麼我們到那裏去找仁愛呢？我們當然有一種權利，可以說明信仰，希望與慈愛，正如同輕氣與淡氣那樣的有真實性。

舊的觀念死去了，新的觀念就產生了。我們的時代只相信那些能夠稱量的東西。我們探究原子與星球以及生物的本性。我們是在改善我們研究的工具，發明各種的機器，使我們在這個物質世界裏得享安樂。我可以再三向讀者聲明，我和任何人一樣，熱烈贊成那種程序，但是我也承認我們是有心智的——不僅是小泡似的意識，却是大洋式的潛意識。至於我們的意識好像浮在潛意識上面的水泡。我說，我們也必須承認這種知識的重要。

我要把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你，因爲這種故事也許是有價值的。我和其他一切的人類一樣，要尋求一種可以作爲我立身處世的信仰。我的生活是時常改變的。在一個時期中使我滿足的東西到別的時候就不能使我滿足了。

在學校裏他們教我希臘與羅馬神話學，那種功課是屬於神學或古典歷史學。在別一個學校裏，他們

教我希伯來神話學，那種功課是被認為神聖的歷史學。在十六歲的時候我就斷定這兩種功課是站同一基礎上的。

我決意等到我知道更多的時候，就拿人類的同胞主義作為我的信仰。我們不管上帝的品性和他的目的是什麼，祇要我們猜想他願意他的兒女停止互相搶劫，剝削，奴役，毒殺，一定是不會錯的。那種信仰已經成為我四十年來宗教的要素。我已經拿社會正義的渴慕心作為我道德的規律。這樣的方式能使人生和宗教變為簡單化。我認為上帝對我所做的工作總是給我助力的。

但是意志薄弱與工作失敗的時期也要臨到。我工作過度了，就為魔所纏。我事情做錯了，就受別人恥辱，而為敵人稱快。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就需要助力了。『人的末路便是神的機會。』但這時代的精神是反對這樣觀念的。祈禱是不時髦的了。一個人在教育界中談論祈禱也覺得有些難為情了。

我看見別人也常和這問題奮鬥。約克倫敦 (Jack London) 在我以前早已成名。他是一個漂亮的人物。正如在我天空中流過的彗星。他和我同樣的相信這種社會正義的宗教，並且要堅持到底。他也接受韋爾斯的『猛烈的無神主義。』那對於他有什麼好處呢？答案是：他在四十歲的時候覺得不能容忍他生活下去了，所以他自願把自己消滅。我以為自殺就是自殺者的宗教不適當的確證。

我已經在拜金藝術 (Mammonart) 裏討論過約克的事件。他已經把這段故事在自己的作品中寫述出來了。在馬丁伊頓 (Martin Eden) 中他曾預言他的死，因為該書的主人翁伊頓是一位天才者，心

中常常引起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交戰，却不能找出理性來控制他自己的驕氣。在約翰·巴黎空（John Barleycorn）中，他敘述酒後的失望，並給它一種古怪的名稱，就是所謂『白色的邏輯』（The White-logic）。一個人既然以為這個宇宙是空無心靈的，人生不過是在原始瀝青中一瞬間的活動罷了；那麼何必生在世上，為這樣無益的事所愚弄呢？我們豈不是要說，飲酒會引起那種觀點麼，或是那種觀點讓人沉湎於酒麼？那種觀點又讓他臨時拿女人取樂麼？那種觀點更使一個社會主義的十字軍人採行時髦的浪費者的生活法則麼？

一個熟識約克倫敦的人，看見了他和時代的勢力掙扎，正如一個游泳家陷入潛逆流的情景，心裏當然是悲傷的。他很驕傲，也很堅定；沒有人能影響他，也沒有人能握住他。但他的虛榮心却把他握住了，而我們的唯物主義時代的理想也把他握住了；所以他有一個時期爲了要維持他鄉間的別墅和賓客的車馬起見，他不得不在每天早餐以前賺得一百多塊錢。

我想到我的朋友司特令（George Sterling）。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大詩人，暫時却被高豪的人所忽視了。他比約克更爲和善而不自私，因此也不如約克那樣成爲有力的戰士。他的宗教觀念差不多和約克的一樣。他生在世上較久，因爲他和我爲友並且從我妻子方面得到許多靈感而發爲『致克累格的短詩』（Sonnets to Craig）。但到末了，他還是跟隨他的老友約克倫敦。

司特令的夫人卡利（Carrie Sterling）和加利福尼亞的女詩人夫楞赤（Nora May French）都

是遭遇同樣的命運。還有俾耳斯（Ambrose Bierce）也遭遇同樣的命運。他雖是一位聰明的作家，但沒有倫敦的社會眼光或司特令的溫和性情。我不必譴責這班男女的宗教；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寫好了判決書而用他們的血封固起來。我祇能對新時代的青年說：『同志們，我們確然有一種權利，可以相信這些保持我們生命的東西！』

新時代的人物已經臨到，我就留意他們。我曾看見俄尼爾（Eugene O'Neil）、留伊斯（Sinclair Lewis）和別人都從那坑中爬出來。我也看見許多人陷入那坑中——我不妨客氣些，等到他們死了，把自己的名字說出來罷！如今這些尋求出路的青年都要想加入共產黨，但那是不夠的。在蘇俄地方有些漂亮的詩人已經變成了酒徒和自殺者。這等人還要增多——直至這些共產黨員發見一種包括整個人格的哲學並讓它在自由中得到相當的發展。

我們的摩登青年，無神論者，唯理論者，辯證法唯物論者所取的立場正如一個因捉瘋子而把房子燒去的人。凡一切被輕視而遭拒絕的東西，種種的迷信，傳奇，神話都應當拿來研究並應用現代心理學重加闡明。不但關於諸神，而且關於聖徒，異跡，狂喜，惡魔附身，鬼怪，巫術，咒語，天堂，地獄，天使，魔鬼等等已被許多人認為毫無意義的，如今却當作在潛意識中有基礎的，並可作為研究心靈秘密的鎖鑰。

在上面所述的一切事情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惡鬼附身。你讀到聖經中『巫鬼』或『污鬼』附着人身，你必以為你是在人類思想的黑暗時代。你讀到這些惡鬼的會被逐出，你必以為這是迷信的極

端。你又能讀到野蠻民族中的巫醫要用舞蹈，敲鼓，焚香，唸咒等等動作來使惡鬼從病人身上逃走。你也可以聽到天主教中的教士曾做戒禳的工作。你總以為這一切都是背理可笑的事。

但如今請你到圖書館去取閱摩爾吞普林斯所著的『人格離解論』(The 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這本書的標題含有拉丁語源的長字，因此抬高了它的身分。它的著者又是在醫學界中赫赫有名的。他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直至最近去世。他通常被人尊稱為『美國心理學的導師』。他在該書中曾把他每天診察一位波士頓青年女子的情形記載下來。這位女子的芳名叫做善盛女士(Miss Beauchamp)——照英國的讀法，可以稱她為『俾查姆』(Becharn)。她犯了記憶失誤症，精神沮喪病和她的神經病。普林斯博士曾用催眠術診治她的病症也經過好幾年的工夫了。

這位青年女子祇有一個身體，並且顯然是健康的。但她至少有五重心思，靈魂，或人格，都在高聲要求。佔據這一個身體。講到這些不同的人格如何被發見出來，它們的行為又如何表現出來——忽然接受這種發見，或又反抗它，忽然幫助這位醫生或又鄙棄他，忽然又會聯合設計以反對他——這一切的事真好像神經小說一樣。這位機巧的心理學家從五個善盛女士的人格中挑選那些最適合現代波士頓生活的性情，然後用緩慢忍耐的暗示方法使它們聯合起來，終於在她身上堅持下去。這個經過心理綜合的青年女子現今在生活上已有相當的成功和永久性了。

其中有一個善盛女士是很刁猜活潑的，她稱她自己為『薩利』(Sally)並且要想盡方法陷害別

人。她輕視這位原有的苦盛女士——因為她是拘謹有禮的，正如波士頓的青年女子一般——並且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本人在普林斯博士和大衆面前受辱。例如，她會附着苦盛的身體，出外作遠地旅行，把所有的錢都用盡，然後她離開了，讓本來的苦盛女士囊中空空，非常窮困。在催眠狀態之下，普林斯博士會問及此事，薩利却笑聲咯咯，並追詢她敵對者所受的困苦。

我們不知道薩利究竟是什麼；但從實際上說來，她是一個「惡鬼」。她正是古代人所說起的鬼，也是我們所謂「一個完全的魔鬼」。苦盛事件是一個「鬼附人身」的好例子，而它的醫治也完全是一種祕禳方法。普林斯博士已把薩利逐出了！他當然是用忍耐的暗示方法醫治她的；但這和蒙古的喇嘛，印度的術士，天主教的教士所嘗試的事是一樣的。有時他們的方法也能奏效，因為他們所用各種的咒語和禮儀，也能感動病人的潛意識。

我和我的妻子熟識普林斯博士已在他的晚年時代。他對於我們所做的試驗很感興趣，也不免向我們提出疑問。他是一個有資產身分的人。在他家裏，我看見許多華麗的古式家具。他和我的妻子曾作長時間的談話。他對於她所作的試驗有些憂慮，並且警告她說，她是在「玩弄危險的勢力」。他在那時式古香的家裏又告訴我的妻子說，他希望能找到一種方法以停止吸煙！他知道香煙是傷害他的，他要停止吸煙，但他的「願望不夠」。在數星期之後，他就去世了，這便成爲美國的心理學導師在臨終時的懺悔語。「他醫治了別人，却不能醫治自己。」

第六章 上帝的用處

美國有一種最成功的宗教治病的方式就是基督教科學派。我曾經試驗它正如試驗許多別的東西一樣，所以我要把我所學得的敘述一下。

這些經驗在三十年前就開始了。這段故事是和我第一個妻子有關係的。我是在二十一歲結婚的。因為我把全副精神灌注在我的工作中，所以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丈夫。我的年青的妻子稱我爲『一部寫作的機器』。我承認這種罪名是判斷得很對的。那時我們非常窮苦，住在鄉間僻靜的地方。我的妻子得了憂鬱症 (Melancholia)，常常要想自殺。我正在寫作屠場 (The Jungle) 這部小說，並且也以此爲生。

我應當說明，我的妻子是強烈的反對宗教的。這不是因爲我的緣故，却是由於他自己對於教會的反感。我保守着我認爲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耶穌仍然是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無產階級的英雄。但是這個題目決不能向我的妻子提出的。他聽見了讚美詩的聲音，心中就覺得鬱鬱不樂了！

但是他有一次到紐約去探望她的父母，差不多經過一個月的工夫，等到回來的時候，她這個人完全改變了。她心中很是快樂，充滿了熱望與自信。他曾經遇見一個基督教科學派的治療者。這位富有靈力的人似乎已經指示她不必沮喪失望，上帝已經答應她的禱告，並且會使她得到健康與快樂。

我當然不要擾亂那種精神的治療方法。照埃提夫人 (Mrs. Eddy) 所講的上帝會留意我的妻子，而

我儘管寫作屠場這部小說。我的妻子得到了一本科學與健康(Science and Health, With Key to the Scriptures),就很勤奮的研究它。但是不幸得很,她堅持的要拿破提夫人這本書中的文句解釋我對於芝加哥屠場的思想。我就說:『好!』但那是不夠的。我的妻子却硬要我討論書中的字句。我真正對它作何思想呢?我不得不承認我不知道它含有什麼意思。後來討論的結果也可以顯出我的妻子也不懂得它的意思。

任何形而上學的論據會使我主持反對的論調。我若和一位宣傳『辯證法唯物論』(Dialectical Materialism)的人談話,我就要引用柏克立主教(Bishop Berkeley)的論點,以證明宇宙間並沒有物質這樣東西。在另一方面,我若遇見了一位『哲學的唯心論者』(Philosophical idealist),我就在談話中帶着我的老友勒布(Jacques Loeb)的口氣,堅持世界上除了物質以外,並無什麼東西。我並非故意作相反的論調,却是因為這樣做纔能使我们明白一切關於絕對與原始的言論都是不過字句而已。各個命題是真實的,而它的反面也同樣是真實的。

那當然不是我的妻子所需要的。她新近在宗教信仰上所建築的空中樓閣却開始動搖了。她就回去把她的困難告訴基督教科學派的治療者。這個婦人對我的青年妻子說,她的丈夫是一種極端破壞的勢力,他的態度是消極的,而他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可恨的學說,所以我們雙方的生活都要受毀壞的。她很有力的勸告我的妻子說,她的健康全在她能否脫離我的惡影響。我會去晤見這位婦人,她是一個大而且富

的教堂裏的主任並且對我說了同樣的話

我後來得知那不是基督教科學派所應當做的；但這個婦人竟如此做了——並且還要收費。我當時付她多少錢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可是在一個每月以三十元養妻育子的青年作家看來，這個數目似乎是很大的。我不管對不對，總是懷着反抗她的心思，並和她爭奪我妻子的將來。我得勝了——那就是說，我把我的妻子帶回家中，但是把她新發見的宗教犧牲了。她的希望和 건강就被損壞了，她也比以前更是有病而更覺悲傷了。

我仔細推敲那個問題。若說一個人的幸福全靠相信難以置信的東西，那似乎是一件殘酷的事情。若說一個人的健康在乎保留一個對於芝加哥屠場中上帝的兒女所受的痛苦還抱漠視態度的女子——不論她對於上帝和靈魂究竟有怎麼多知識，那也似乎是一種可疑的辦法。我不能相信耶穌自從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後，他已經改變了，或是他竟願幫助這班販肉商人壓制他們的工人了。

時間過去了。我的第一個妻子終不能再和一部『寫作機器』過生活，所以我們就此分離了。在我所著的宗教的利潤中討論到基督教科學派的時候，我就不能忘掉我所遇見的那個婦人的短處。但我曾經說明，我相信心理治療術這樣東西是有的，並且希望它的法則有一天會被發見的。

我第二次結了婚；我們又是很窮，而我的妻子也常常生病。但要公然和金錢的貪慾奮鬥斷非一個敏感而精密的女子所能辦到的。克累格原是道德天才家之一，所以她看全世界的苦痛如同自己的苦痛一

樣。她不惜出全力幫助我和別人。在十年之前，她遇到了女人生活中困難的時期，身體覺得疲乏已極，也不知道前途究屬如何。這是要使她身心方面受十年的罪；於是她在這期間到處尋求助力了。

她對於宗教也是反對的。這又與我無關，却由於她在密士失必本鄉地方的宗教圍氛中所引起的反感。我甚至不能說服她去閱讀耶穌在人方面的故事，而了解他真正的教訓。當我在十四年前着手寫作『他們稱我爲木匠』(They Call Me Carpenter)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的妻子覺得很不快樂，因為在她看來，這可表示我這許多年中所隱藏的一種迷信的性情。我偶然在耶穌聖誕日動手寫這本書，但使我的妻子憂愁，因為她想我這樣做，一定有一種神祕意義在內的。

克累格先去請教這些最唯物主義化的外科醫生。她總覺得她的身子好似分割過，而被異樣的配合起來。這些外科醫生都是高尚正直的君子人，所以不願爲她診治。他們却很忍耐和露的向她說明，這是一個女子必經的自然道路，她祇要靜待，就會過去的。但是我的妻子不能靜待；她也不明白『自然』爲什麼要使女人經過變亂而得到閉經期中所發生的奇幻感想。

所以她就請教心理學家。她找到了許多關於心理的頭等書籍，因此她心裏裝滿了各樣心理的知識。她的意見以爲有一種適當的人可以對她施行催眠術，而暗示她說，她並沒有受到她所想像的痛苦。但是她從未找到這樣適當的人。這種知識雖已載在書中，可是尙無實施其人，甚至有些人還不知道她講的是什麼。有幾位精神病學家給她吃丸藥。有一位勸她讀沙士比亞文集！

於是克累格正如別的感受痛苦的婦人一樣，就開始考察宗教的治病方法；因此我第二次和基督教科學派發生接觸了。我如今是一個更聰明而更悲傷的人了，所以要竭力避免我早先的錯誤。有一個老朋友教了我一種適合於這時期中做丈夫的方式：『無論是非，什麼都好。』我就很忍耐的和我妻子到基督教科學派那裏去，正如我以前到外科醫生，癩病專家，心病專家，精神病學家與心理學家那裏去一樣。我很恭敬的諦聽他們所說的話，並且要勉力信從它，好使我成爲一個良善的丈夫。

爲了那個緣故，我對於科學與康健就得到更深切的了解。這本書是一個婦人在飽經憂患而智窮才竭以後所寫的。她的教堂也充滿了那些因爲智窮才竭而來的信徒。她常引用這樣的一句話：『人的末路便是神的機會。』我不知道誰最先說過這句話，但我覺得這是含有深意的。

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就是因爲挨提夫人大概是一個自學而成的人，而她所用的冗長字句也含有杜撰的意義。你儘可嘲笑她——直至你的愛妻覺得智窮才竭。然後你坐下來，耐性的學習她給予字句的特殊意義。其實，弗洛伊德已經做了同樣的事情，並且世界上的知識階級也只好虛心的學習他所用的新字彙。

我以爲挨提夫人已經發明了一種成效卓著的心理技術；而這種技術又是簡單的，經濟的，與科學的。她最初的觀念是從魁姆俾那裏得來的，但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都否認這點。這是一種不好的暗示；所以他們寧願說她的觀念是從上帝那裏得來的。因基督教科學派而得醫治的已有整千整萬的人。如果你想

這一切都是迷妄並這一切用白大理石砌成的教堂都是由於愚昧無知並無別種原因；那麼我就請你去參閱這位曾經考察基督教科學派治病事實的科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歧福德演講（Gifford Lectures）中的報告說：『多年殘廢的病人已經恢復了他們的健康。』波士頓的名醫卡普特博士（Dr. R. C. Cabot）也作了同樣的報告。

人們加入基督教科學派的教會，因為他們在別方面都已失望了。他們已經試驗過醫生，而終於放棄。他們從挨提夫人方面得到了幫助，於是他們就建立教堂，以表示他們感激的意思。如果你說這種助力不過是一種迷妄，那麼我要問你：在心理方面什麼是迷妄的試驗？如果我從悲傷而變為快樂，那是一種迷妄麼？如果我從疾病而變為健康，我豈不知道麼？

我也許得到了器質的疾病，那就使這班熱心精神科學的人得到了一個改進的機會，直等到兩種科學都能夠互相合作。同時我要較量那些外科醫生不能治療的器質病和那些因為吃了精神病學家的丸藥而變為瘋狂的病人究竟那方面多些。

我會經和基督教科學派中的人談話。他們都把同樣的故事告訴我：『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見了。』他們的肉體已經改變了，同時他們在道德上與心理上的機構也改變了。他們已經脫去了舊人的衣服，而穿上新人的衣服。他們心中沒有懼怕與忿怒，却覺得平安與慈愛。他們已經使基督教對於平常中產階級的美國人變成真實有用的東西。

我知道如果我說他們引用『暗示』的方法他們是不能同意的因爲『暗示』是一個被禁止的名詞——如同催眠術和動物磁力學一樣。照他們的信仰說來，這種治療法的實效是出於上帝的能力和他的愛心。在我看來，那是對的。我完全信仰上帝和他的愛心。但是我要用近代心理學的說法來解釋他們的技術。所以無論對或不對，『暗示』却是心理學家給這種方法的一個名詞。

挨提夫人要對你說，你必須『否認』錯誤，你必須『宣稱』良善，你必須『堅持』上帝的慈愛，你必須『體驗健康的臨到』，你必須『宣佈你沒有受傷』等等。這與『暗示』究竟有何分別，從沒有一個基督教科學派信徒的解釋能使我滿意的。我想暗示可以表示平常的科學，這是挨提夫人所未實施，並且她也因此終身受人嘲笑。但是『體驗』，『宣稱』，與『堅持』都是一個簡單無知的人所能了解而執行的事情。『體驗』上帝的良善與慈愛乃是一種宗教的行爲。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種思想成爲事物而言語變爲權能的境界。如果你『暗示』一樣事情，它就會發生效力的，如果你『體驗』到它，它許就會發生別種效力的。你必須照着基督教科學派的創立者挨提夫人吩咐你的話去做，却不要依據高明的心理學家或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家吩咐你的話去做就是了。

那奉慈愛的天父之名醫病的耶穌曾經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我的妻子和我變成了小孩子的樣式，盡力追求這條新的紀律。克累格從此得了極大的助力；她在很長的時期內能夠保持心理上的平安，而克服閉經期內所有的煩擾。在這期間她還得去站在她母親的牀邊

看到她所愛的人受着臨死前的極大痛苦。我的妻子不停的對她自己說，上帝會給她能力，以忍受這種磨煉；於是上帝就給她那種能力。她怎麼知道上帝給了她能力呢？因為她確已有了能力啊！

我從來不喜歡在字面上和人爭辯的。我斷定『暗示』是一種真實的東西，而『自暗示』也是一種能夠學到的藝術。如果有些人經過了勤奮的實驗而有所成就，便定下了一個條件說，我必須『宣佈』、『堅持』和『體驗』，那對於我是沒有問題的。我很歡喜接受他們的經驗，並且很願意照他們的規則去試驗。

人們在接受挨提夫人方面的最大障礙就是因為她否認物質的真實性。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了解她的意思了。這種說法似乎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其實這不過是心理學上的一種『自暗示』罷了，物質——你的身體——顯然是使你得到痛苦的東西。你願意脫離痛苦，所以你必須『了解』心靈是唯一的真體，也必須『知道』物質是虛假的——實在講來，你是沒有病痛的。那種道理簡單極了！誰會對於這一點還要加以辯駁呢？祇有那願意保留痛苦的人，纔會愚蠢到如此地步的。

如果你把我在這裏述及挨提夫人的話和我以前提到庫氏的話比較一下，你就可看出他們的技術很有相同的地方。這一個人是求助於『自然』的，那一個人是求助於『神愛』的；但他們倆都要把健康的觀念印入人的心，並且要依靠一種比我們自己的能力更大的勢力，因為它常在我們四周關心着我們的。他們倆都要把這種觀念攻入心中，而包圍它。他們倆都要激動你，使你不得感受感應而發生動作，因此常常能集中注意力在這種積極的觀念上。這裏是挨提夫人對於她自己的技術所說的話；你們讀這段話

的時候，不妨逐句研究，並注意它們和我所提出的觀念適合到如何程度：

「安置一個守門人在思想的門口。祇准那些能在你身體上發生實效的結論進去，你就會很和諧的控制你自己了。……每天要祈禱，不必用口說話，也不必跪在地上，却要在心中溫順的堅持的禱告。……爲了要禱告得正確，我們必須進入密室，把門緊閉。我們必須關閉我們的嘴唇而靜止我們物質上的感覺。在一個充滿誠意渴念的幽靜聖所裏，我們必須否認罪惡而懇求上帝的全能。……在心中堅持說，和諧是事實，而疾病不過是暫時的夢境。……猛烈的堅持這種偉大的事實。……病人的得痊癒不單單因爲他宣說沒有病，却因爲他確實知道沒有病。……在工作上與禱告上有真實的動機，你的天父就必給你開一條門路。」

我們很容易在關於庫氏的書籍中找出那些和上面這段話的意思相匹配的辭句，但它們的語氣是屬於心理學的，而不近乎宗教的。庫氏並不稱他的療法爲「禱告」，但他很願意你稱它爲「禱告」，祇要對於你有幫助就是了。一個人能夠把他的方式——「我天天在各方面都漸漸好起來了」——完全變爲一種很好的基督教科學派的禱告：「天天在各方面真理是在克服錯誤。」

在實施庫氏的方法時，往往要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依據他的解釋，這是因爲「逆力律」(Law of reversed effort)的作用。原來你在重複說述他的方式時，也許把注意力集中在疾病上，而不集中在治療上。我們看到挨提夫人對於她的信徒也曾指出同樣的危險，當然是很詫異的。她說：「你在心中否認疾病

的時候，也許要呼它的名字；但你聽聞了它的名字，就容易使它印入你的思想中。」

你要曉得這兩個人所受的教育是不同的，他們研究這個题目的出發點也是大不相同的；但他們是在考察同樣的現象，而發見同樣的定律。你若把弗洛伊德在維也納所作的見證拿來參攷一下，這就更覺顯著了。精神分析學現在已成爲我們知識界中的流行品，極有科學的嚴肅性，並無迷信與感情作用。弗洛伊德的技术是在乎偵察潛意識中所隱藏的壓抑 (Repression) 與意結 (Complex)，然後使它們在意識中顯露出來，而把它們移去。基督教科學派的發創者也會講到『顯露的錯誤』 (Uncovering error)，並且堅決的主張這種方法是治療上所必需的！挨提夫人說：「一隻裝滿貨物的船，必先出空了，纔能再裝。」她是指着『錯誤的事實和它的虛無』而言的。精神分析學家曾告訴你說，你把意結掘起了以後，就會發覺它是虛無的。挨提夫人告訴你說，『恐怖就是疾病的泉源。』在弗洛伊德學派中什麼人不承認那種說法呢？你既不是弗洛伊德派，又不是基督教科學派，却是一個『頑固的唯物論者』——你就當去覓得哈佛大學卡儂教授 (Prof. Cannon) 的書，並且讓他在實驗室裏指示給你看一個人的恐怖心如何會使他的腺體把毒素輸入血液中！

弗洛伊德的療法是由於『昇華』這些鬧亂子的情緒；那就是說，你要把它們轉變到心理上高尚的途徑。你不妨以此比較挨提夫人的方法：『你要猛烈的堅持這種包括全體的大事實——上帝的靈是概括一切的。』我們看到弗洛伊德自己已經承認宗教的需要，並且他發見人類是必須有宗教的；這實在是

一件頗饒興味的事。

我們又值到注意他以前的信徒而如今成爲他敵手的榮格 (Jung) 已經發見了所謂『種族心』 (Racial mind) 和『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他對『集體潛意識』這個名詞的寫法和我對上帝的寫法是同樣大寫的。他在那種心中發見『人狼』 (Werewolves) 與『惡魔』 (Demons)。自然，一個極端摩登的心理學家在日內瓦宣佈這樣的觀念完全是對的；但在新英格蘭的一個基督教科學派婦人講到『惡意的動物磁氣』就會大家震驚了！紐約與勞斯安極立司的精神分析學家聽了你詳述自己的試誘和罪惡還可以向你每小時取費十元；但一個天主教的神父盡了同樣的服務，就算是迷信了。我並非要維護任何迷信，却要指出人類如何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訓練是一種永久的需要，又在世界的各地人們如何在自我控制的技術上摸索各種的門路。

我們在西方的人相信物質的生活並且要努力改善它；但在東方的哲學家以爲這種事工是沒有希望的，所以要想逃避這種似乎永久的痛苦。如果我們去觀察佛門中的和尚所用的自我暗示法有怎樣的不同，那是很有趣的。我不妨從錫蘭 (Ceylon) 隱士島 (Island Hermitage) 寄給我的一本佛經中引證幾條訓誡給你看，不過你要記得這種訓誡的成立已經有二千多年了。

『八正道』中的『第六道』稱爲『正勤』或『正精進』 (Samma Vayama) 『正勤』有四法，就是：(一)免除，(二)克服，(三)發生，(四)增長。『什麼叫做免除方面的精進？那就是說，信徒要鼓勵他的心，以

免除惡念汗行的發生；他還要盡心竭力的奮鬥……他既然在感官方面得到了高尚的控制力，就可以在內心方面得到一種快樂的感覺，而惡念也不能進入了。」這樣就達到「克服方面的精進」提供了「五種克服惡念的方法」於是便達到「發生方面的精進。」

但是我們漸漸的讀下去，就知道這裏所要發生的並不是「更豐盛的生命」却是生命的滅絕。關於這一點，我們看到「增長方面的精進」就可非常明瞭了。因為在這方面信徒要鼓勵他的心意，以增長已生的善法，令不退失，而得成熟完全；他還要盡心竭力的奮鬥。例如，他要在心中堅定的保持一種集中注意力的對象，如同對於一種骷髏，一種生蛆的屍體，一種青灰色的屍體，一種腐敗潰爛的屍體，一種千孔百創的屍體，一種腫脹膨大的屍體所構成的心象。這就是所謂增長方面的精進。」

讀者在研究這種技術的時候，也許要慶幸他生長在基督教的習俗中，而不受着佛教的薰陶。他也許對那種批評自我暗示方法的主要理由——手續上的厭煩——不大重視的。有一位曾為我的妻子治病的醫生說：「是的，我想有些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可以使病體痊愈的，但是我寧願死的。」我就請這位紳士注意伊索的寓言中曾經講到一個人要去拜訪死神，但死神來了，他的心思忽然改變了。當這個醫生到了自己無法可施的時候，恐怕也要覺得禱告究不比痛苦那樣的厭煩了。「人的末路便是神的機會。」

第七章 上帝與人生

我將要講述我自己在心理的與宗教的治療方面所得到的幾種經驗。這就是說到我疾病的故事，所以要請讀者原諒。我的經驗顯然是我最熟悉的。如果我能藉着這樣的見證而使別人解除苦痛，那就可告無罪了。

我生活中最大的惡習就是工作過度。這是一種比較高尚的惡習，但它的結果却是很嚴重的。爲了這個緣故，我常年經歷到許多小的毛病——如同頭痛，傷風，與喉痛。歷年來我所找到的唯一救法就是禁食。這是很便宜的，讓我繼續寫作罷——可惜那和自暗示的實驗是不同的！

但在我四十年的著作生涯中，有一個仇敵常常跟隨着我，好像餓狼似的坐在我的門階上；那就是失眠症（Insomnia）。我稍微工作過度一些，他就襲擊我，使我煩惱了好久的時候。你要寫作想像的文學正如在你頭腦中開動一座發電機，它軋軋的轉動，哼哼的作聲，並吸引血液到你的頭腦裏去。我不妨把牟爾（John Muir）所說的一句話引在這裏：『這種寫作是一種不自然的事業，它使你的頭髮熱，又使你的腳變冷，更使你的食物停止消化。』

我從來不願意用藥品，茶，或咖啡來提我精神，又不用雪茄煙或麻醉藥來催我睡眠。我立定了一條規則，就是絕對不在膳食後與晚間寫作；我的工作都要在早上神清氣爽的時候進行。但在我文思充溢的時

候就要不斷的爲它所引誘了。無論我在做什麼——飲食，休息，走路，泗水，騎馬，甚至在玩網球而無勁敵的時候——我常常把次章的腹稿完成了。當我上牀睡覺的時候，它又有一次襲擊我的機會了。那時各樣事情都很安靜，不妨把我心中所起的文稿再想一遍罷！

因此，我對於各種催眠的方法常常感受興趣的。我已試過羊羣的計數，但困難在於我對羊羣從來沒有興趣，所以我在計算牠們的時候，還能繼續思想我的文稿。我後來試到庫氏的方法，竟然有效了。在最近許多年來，這位小小的法國製藥家已經變成了我的睡神。他幫助我經過許多的試煉：營業上的負債與憂慮；我自己的疾病與我愛妻的疾病；二十多部書的寫作，最近在政治上十六個月的苦鬥。

爲了使你真切的明瞭這個問題起見，我不妨把一個著作家投入政治生活的情景描寫一下。我的年紀並不輕；我的身體也不強；我沒有錢，我的許多朋友也不贊成我所取的途徑。我膽敢把自己擲入現代貪心者所組織的勢力圈中。我勢將變爲一省的行政長官，他們就募集百萬鉅款來攻擊我，並且想盡各種現代的腐敗方法來威嚇我。我在激烈的風潮中東奔西跑，住在新奇的旅館中，常爲新聞記者和攝影師所包圍。兩架電話機的鈴聲差不多每分不停。我走進大門上電梯的時候，常有人攔阻我，要求我替他做些事情。我被帶入擁擠着一二萬人的大講堂，進出都需要保鏢。我向羣衆演說一小時，答覆他們的問題也要一小時，其中有些問題我知道是由機敏的仇敵想出來陷害我的。

大約到了午夜以後，我纔回到旅館的房間裏；我擯絕了電話，關滅了電燈，躺在床上，等待睡去。那時我

不得不想到這麼多的擾亂，這麼多的煩惱，這麼多的恐怖！我又想到日間所犯的錯誤和明天將犯的錯誤！我在晚報上看到許多謊話，明天早晨我可以讀到更多的謠言！在我的擁護者中間常要發生爭吵的事情——他們雖都是熱心的人，但各有脾氣，不能和衷共濟，於是敵人就乘機活動，使每十人中混入了一個間諜和擾亂者。我的愛妻在家裏常常踱來踱去，為我擔憂；我每次離家的時候，她總以為是最後一次的見面。這一切情形差不多天天如此的。我必須在早上旅行二百多哩路，在下午作一次演講，在晚間赴一次宴會，再作一次演講。頭痛，疲乏，煩擾等等都不能妨礙一個政治舞台上候選人的每日程序表。

在這些情形中，我真需要睡眠。我既不願服藥，那只有祈禱了。你可稱它為『祈禱』，或是稱它為『自暗示』（Autosuggestion），你可叫它做『宗教』，或是叫它做『心理學』。我的意思就是說我不得不相信它，使它發生效力。我不得不好像那個被嚇吧鬼附着的孩子的父親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我這樣做，就成功了。在十六個月中，我祇有一夜不得好睡。有許多次我雖在晚間四五點鐘醒了，不能再睡；但總能照常進行。等到我後來失敗了，我還是泰然快活——我的朋友見了，大為驚奇！

你讀了我所用的種種方式，不要考慮它們是不是很好的文學，也不要想到它們是不是合乎邏輯，而對於你很有意義；那都沒有什麼關係的。它們不過是催我睡着的方式罷了。請你把庫氏的學說記在心頭，那就是說，自暗示的發生效力不在乎一個人的意志或智能，却在乎一個人的想像。我對自己所說的东西都是想像，它們就把特種的情緒印在我潛意識的心中了。如果你不能用同樣的方式使你心中得到印象，

那麼你就應當去尋求別種有效的方式了。

我並不把這些方式說響來；我祇在心中慢慢的，穩穩的，靜靜的背誦它們。我專心認定它們，摒棄其他各種的思想。或者我要失敗，因為我的心思忽然和我次日所必須做的事情飛跑開去了。凡遇到那樣情形的時候，我就勒令停止，從新起頭。你若要使自暗示成功，就必有極大的耐性。你和失眠症奮鬥的時候，必須學會一樣事情，就是切勿憂慮！我發覺最好不要想念睡眠。你當想念你在說什麼話；你又當相信你所說的每句話。不要停止下來，有所辯論；却要使那隱伏在內心中的懷疑論者閉口無言，然後對你自己說着下面這些話：

『上帝在這兒，上帝又在目前。上帝是活的，上帝又是真的。上帝是全備，上帝又是仁愛。上帝是我的父親，上帝又是我的朋友。上帝是在保持我，上帝又是在幫助我。上帝給我能力，上帝又給我平安。上帝能安慰我，上帝又能醫治我。上帝握着我，上帝又圍住我，上帝用活的氈子遮蓋我。那條氈子又有能力驅逐其他一切的思想。它保護我，又使我得平安。在它的庇護之下，我獨自和上帝同在。上帝看顧我。上帝幫助我。上帝醫治我。上帝教導我。上帝引領我。上帝賜我平安……』

你這樣說下去就是了。不管你說的是其中那幾件事情。不問你把它們重複說了多少次。你總要使你的心中充滿了各樣的想像和觀念，以爲有一種比你自己更大的能力會用相當的力量和相當的知識來照顧你而供應你的需要。『現在我就躺下來睡覺了。』這句話可以表示由自暗示達到睡眠的心境。如果

你會唱讚美詩，那也是有效的；因為它們的詞句和樂調都可以保持你的注意力。我曾經說明絕對的和原來的東西是沒有關係的。從事實上看來，你在睡眠的時候，有一種能力在照顧你。它使你的心跳動，叫你的肺呼吸，並促進你的組織發生更新作用。你的本分就是要信賴那種能力，把你自己有意義的並不斷的交託在它的手裏，除去一切的恐怖，使你自己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在一個信仰宗教的人看來，這一切當然是很簡單的：我求上帝給我睡眠，他就使我睡着了。但唯物論者將怎麼說呢？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我愚弄了自己。然而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東西，怎麼可以說愚弄自己呢？我們的狗求得了一塊骨頭，難道牠也是愚弄自己麼？

唯物論者也許回答說，我利用了一種心理學的定律。我使自己安靜以後，『自然』使我睡着了。換而言之，這一種心理學的定律就是說，我若愚弄自己，我就可得到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這樣的定律似乎大的獎勵知識上的詐術。

讓我們考慮：心理學的定律究竟含有什麼意思呢？我們的意思就是說心理上的事件會照一定的法則發生的。那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我們不必在這一點上愚弄自己了。我們不妨暫時假定我的觀念是對的，就是說，在我們的心理生活背後，有一種智慧，這種智慧會依照它的本質活動，並且它的行動是一致的，於是在我們看來，就好像一種心理學的定律。所以說我的睡着是由於心理學的定律，或是由於上帝的能力，也許就是同一事情的兩種說法。

請讀者明白，我對於『神蹟』是沒有興趣的。我的興趣是在研究這個宇宙。在我看來，真正的神蹟却是我會在母親的子宮裏成胎，我出世以後會生活，我的細胞組織會生長，我會學得思想，我又會在此寫這本書來幫助別人思想。據我看來，這一切事情都好像是上帝的行動——那就是說，有一位智慧者在宇宙間一致的工作着，所以就變成了定律的模樣。

我還可以告訴你另外一種經驗。四五年前我的妻子和我加入了一種影片事業。我們完全不配做這種事業，因此得到了許多憂愁而負了重債。我不必詳細說下去；總之，我們所信託的人後來却變成了沒有信譽的人，使我們也蒙着污名，受人誹謗。

我在這種極度疲憊的情形中，有一個下午忽然得到一種呃逆的毛病。我整夜打噎，其勢越來越厲害。於是我的妻子就請我們的朋友馬提孫醫生來診治。他又招了一個普通的醫生來，這兩個人給我吃各種的藥，但都沒有效驗。我的毛病反為加重，接二連三的打噎，第二天的整日整夜也都不停。那時我的性命差不多完了，我的心臟幾乎不能跳動了，我的呼吸幾乎停止了，我祇有一半知覺了。到了最後這位醫生說，我必須到醫院去受養氣治療。他就往醫院去選擇房間並吩咐病車來接我。

我的妻子後來告訴我，在這一天兩夜當中，她未曾坐下安息，竟在地板上踱來踱去，常常在禱告憂慮之中，她遇着了這種痛苦經驗到如今還沒有完全復原；她也從此不忍讓我離開家庭了。

那時正是在她得到了基督教科學派的助力之後，也是在我們對於傳心術作了試驗之後。我不久就

要講到傳心術的情形，如今不妨說我們對於傳心術已經得到了滿意的證據，並且我認定有種人確能在遠處影響我的心思。

我的妻子來對我說：『他們要想把你送入醫院，我却 unwilling 你去。我可以請一位基督教科學派的施術者來麼？』我就點頭示諾，因為我那時幾乎不能說話了。於是我的妻子隨意在電話簿上找一個名字，有一個施術的婦人在電話中回答說，立刻就來。克累格把這事告訴了醫生，於是屋內忽呈緊張的景象。這個臨診的醫生說：『如果那個婦人進入這屋子，我就離開不管了。』不但他要離開，而且他也吩咐看護離開。他很嚴厲的說：『你是知道你的本分的，』所以這個看護也不敢停留了。

這個基督教科學派的婦人尚在中年時代，是很沈靜寡言的。她以前也許是一個無藥治病者，否則她是一個平常中產階級的出嫁女子，住在一間小小的平屋裏，正如我們四周所看到的數千屋子一樣。我相信她好像巴薩提那的多數居民一樣，是從衣阿華來的。

她走進房間，就坐下，向我注目而視；我也對她望着。她用命令式的口氣說：『停止罷！』我還是打嚏，她又說道：『你現在就要停止了。』她繼續看着我，我也看着她。這時我果然停止打嚏了，一切都好了。過了兩分鐘我就睡着了。當我醒來睜開眼睛一看，這個婦人還在；她就很安靜的和我談論上帝的愛，直等到我又睡着了。

那麼，我們怎樣解釋這件事情呢？這位基督教科學派的婦人就要引證那句話說：『人的末路便是神

的機會。』她知道其中的「真理」——我也「實在」痊愈了。她吩咐我棄掉這種「錯誤」——就是我的呢逆。她看我如同「上帝的健全孩子」並且否認疾病的實在性。那就是基督教科學派的禱告。

心理學家自然會說她乘我有感受性的時候就給我一種有力的暗示。若使他是一個心地坦白的心理學家——如同詹姆士或馬克杜加爾一樣——他更要說她的心力會傳到我的潛意識中，使我的心智受着影響。也許懷疑她利用了催眠術而自己還不覺得。我的妻子曾經對她說：「你也許運用催眠術吧！」她的答覆是：「不要那麼說！有些人已經對我這樣說，我却並不相信它。」但催眠術究竟是什麼呢？

我的朋友孟根（Mencken）有幾次費了許多工夫在美國報章上攻擊我。在我寫給他的一封信中，我曾提及我已經得到了一個基督教科學派婦人的救助，他就寫信來大大的喧笑。那是他聞所未聞的一件趣事。他又說，如果這事給人家知道了，我的名譽是要受損害的。他自動的允許我以後不再提及此事。在最近的政治活動中，他很無情的嘲笑我別的錯誤，可是他從未提及基督教科學派。我心中很受感動，因為這是他真正愛我的一個明證。但是，親愛的亨利，你要知道我簡直沒有辦法了；這位基督教科學派婦人救了我的性命，而我的公道心就使我說了這樣的話。

然而我的意思自然不是說，我贊成挨提夫人對於「從感官到靈魂的路程」中所作的一切摸索。我更不是說我贊成基督教科學派教會對於政治的與社會的態度。在加利福尼亞全省我們有一百多萬依賴公家救濟費過活的人。他們大聲要求生產工作的權利。在最近這次選舉中，他們那種權利却被否認，而

『基督教科學勸導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的反對論調與我們的失敗是很有關係的。我並非要爲此報復，但事實是歷史，所以我就把它說出來了。

我在這裏所寫的不是爲了教會的團體，卻是爲了這班『在幽靜的聖所裏』受苦的人們。因爲我講慈愛和其他的靈德，沒有人以爲我減弱了我對於消滅加利福尼亞以及人類文明中貧乏問題的願望，這位教我們彼此相愛而變成小孩子樣式的耶穌，同是那個在聖殿裏用鞭子趕走兌換銀錢之人的耶穌。他描寫他自己在審判的日子似乎要這樣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爲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裏去。因爲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他們要問他這些嚴厲的話含有什麼意思，他就說明那些怎樣對待『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就是怎樣對待他了。在加利福尼亞地方他們確已這樣做了。

我要對我急進的朋友重複的說，在我一切著作生涯中，常想把下面的意思灌輸給他們：我以爲他們把上帝移交給這班反動派實在鑄成了一個大錯。這些反動者確是要承認他並且要利用他，正如他們利用憲法、國旗、音樂、文學，以及一切的文化勢力一樣。他們確已建立了大多數的教堂並且控制了各種宗教的團體。但是基督的宗教充滿了無產階級的意識；至於這位民衆的煽動者耶穌，無論我們在什麼時候請求他，他總肯服務我們的。講到我們的天父上帝，他使窮人充滿飢渴慕義的心。我們的勞工運動是很需要信心、希望、和勇氣的；聖靈的恩賜在一切請求的人都可以享受的。

在我的著作中，我曾看到有那樣的苦悶，而受其折磨的男女，所以爲這重了不得的觀念從未遠離我的思想。一個人在牢獄裏可做什麼呢？他如何忍受這種生活呢？你在外邊的時候，那是很容易想像的——你可以演說，你可以組織，你可以教育。但在裏邊，你是孤獨的；你不能行動，你祇能受苦，你就要向內心的資源去發掘寶藏了。我在歌~~唱~~着的囚徒們（Singing Jailbirds）這本戲劇裏已經提及那個問題了。

一個勞工運動的領袖在靜寂的牢獄生活中當然有許多時間來思想他在外邊無暇顧及的事情。或許他那時就有工夫去思想上帝了。他也許會體驗到他內心中隱藏着的這種信仰，勇氣和耐性所由出的泉源不是叫他效忠於剝削制度，也不是留供那些壓迫民衆的階級去利用的。勞工階級的哲學和『辯證法唯物論』的連帶關係原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時代一件偶然的事。在它們中間並沒有真正的連帶關係；所以這個時代中任何革命的工人不必再把他自己連繫在破舊殘廢的哲學定理上的。宗教是一種能力，也就是一切能力中最具有創造性與革命性的。英國的工人很明白那種道理；所以他們的『民衆歌』（People's Anthem）就是一種讚美詩：

「您幾時拯救民衆呢？」

「慈悲的上帝啊！幾時呢？」

「不是君王與貴族，但是民族與國家！」

『不是寶座與冠冕，但是衆人與大家！』

『上帝啊，他們是您的心花！』

『請勿讓他們像莠草似的腐化！』

『他們的命運好像黑暗的日中，』

『願上帝拯救全世界的民衆。』

第八章 上帝與疾病

住在地球上的各人顯然不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也不可以說他的父母把他創造出來的。他們供給了物質的材料，但他們確沒有供給知識。有一種聰明的能力創造了他，並且在他過去以後，還要創造別人。如果這個人是坦白率直的，他就稱它為一種神靈；如果他是詭辯疑惑的，他就說它是自然律。但是無論稱它是什麼，這不過是同樣東西的別名而已。

人也許猜想宇宙是由於星球偶然的衝突而發生的；但這當然和他曾經看到的任何衝突是不同的。當兩輛汽車互相衝撞的時候，他們的結果就是毀壞，而因此終止。但是當兩個星球互相衝撞的時候，這似乎是一種建設的衝突——結果就造成了一種新的宇宙。這種區別正如上帝其他方面的奇事一樣。如果你看見這兩輛互相撞壞的汽車能夠起來把它們自己收復，各自跑路，或者更希奇的，如果它們會把自己造成流線型的火車；那麼你就該說那些汽車是神靈——你這樣的說法可以說完全是對的。

人在發生正常功能的時候，他不會想到疾病，而自得其樂的過去了。然而他一看見事情弄錯了，他就要求一種解釋。若使他是坦白率直的，他總想他已經做了些違反神靈的事情。從另一方面看來，若使他是詭辯疑惑的，他就說他已經破壞了自然律。這又是同樣的東西。我們已經發見神靈的行動是一致的；但他仍舊還是一種神靈，因為要創造任何東西是需要智慧的，所以設想任何東西是不藉着智慧而創造出

來的，那就成爲廢話而無意義了。

所以在我發見上帝的活動方法時，我並不覺得已經毀壞了上帝。當我說信心治病是一種潛意識接受暗示的過程時，我也不想責難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我祇說，暗示是上帝的一種法則。上帝已經給我們智慧，所以我們就可尋出他的法則，並且很聰明的應用這些從他那裏得來的創造能力。

生病的人要到處摸索，以發見他怎樣冒犯了神靈。他的朋友就想用符咒與魔法來調解這種過犯。他們發見這些事情在有些時候是有效驗的，所以就自然而然的相信了它們——此後它們的效力就更加大了。你很難找到一種民族因爲太野蠻而沒有發見這樣的能力。這班旅行家常常把這樣的事情告訴我們——我注意這些現代的旅行家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心理學知識，並且對於這些巫醫也感受興趣；他們就把所遇見的醫治情形告訴我們。

例如，我在圖書館中看到一本最近出版的關於外蒙古的書。有六個丹麥人到那邊去，在西比利亞邊境一個山谷裏，建立了一個農場。這本書的作者哈斯蘭 (Haslund) 是一位富有熱情而受人歡迎的遊歷家。他告訴我們說，他的一個蒙古僕人如何生病，將近要死，又如何有一個神祕的喇嘛從山上下來，施行詳細的儀式和法術，就把他在一夜中治好了。如果一個丹麥人生了病，這些符咒就沒有有效驗了，它們也許不會被人試驗的。

奧斯丁女士 (Mary Austin) 對於我們西部的印第安人，栖布魯克 (William Seabrook) 對於海

地 (Hart) 於黑種人也講述過同樣的故事。我曾經讀到墨西哥非洲中國阿刺伯等地方也有這樣治病的情形。在全世界的宗教文學中自然也充滿了它們的紀錄。古代的希臘人若使得了疾病，就要到厄斯邱雷琵 (Aesculapius) 神廟中去祈禱。這些跛足的得了醫治，丟棄了拐杖，走了出來，就把醫病的上帝記載在他們奉獻的匾額上。在更早年代的埃及和現代的日本也都發生同樣的事情。

我們不必指出信心治病已經變成了基督教的基礎。當耶穌醫治病人並使瞎子得看見的時候，我看出他的方法是和我所實驗的相同。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他又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萬事都能。』他關於他的門徒也曾經說：『他們手接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這句話後來確是應驗的。

但是基督徒的信心漸漸的變成了信條：那麼這種醫病的技術就失去了，而所謂『神蹟』祇限於聖骨與聖墓。它們仍舊還有激起強烈情感的能力，因此就使醫病的希望變成事實。無論在什麼地方，發起了一種改良運動，基督教就會回到耶穌，而從新得到醫治的能力。路德已經這樣做過，而清淨教徒與美以美會的教徒也都這樣做過。最近基督教科學派已經使它成為他們信仰的根基，所以就發生各種『新思想』的教派。好幾年以前，聖公會曾經發起一種所謂『以馬內利運動』，很勇敢的努力於醫病工作。但是這些聖公會教徒太拘於禮節，所以對於新的事情都很害怕。

同時人民有了病痛，他們就要到處摸索治療的方法。你在報紙上也許讀到一種新的信心治病者。這或許是一個催眠術家，或許是一個聖徒，或許是一個無知識的村女。他們所行的奇事或許是藉着禱告，或

許是藉着按手，或許是藉着撫摸——在英國有一個人，名叫格勒特刺克斯（*Gretrahee*），他能用撫摸的方法行這樣的奇事，所以有許多書是爲了稱述他而作的。你也許記得腺病（*Scrofula*）是被稱爲『王毒』（*King's evil*），因爲這種病的患者曾經爲君王所撫摸而得醫治。

有些詭辯疑惑的人只是譏笑這樣的故事。但若用調查的方法，那更是聰明了。卡累爾博士（*Dr. Alexis Carrel*）乃是一位最有名譽的醫學研究家，又是一位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的獲得者。他曾經到盧爾德（*Lourdes*）的天主教聖地去，觀察有沒有奇事的發生。他看見有許多醫生所謂『臟躁症』得醫治；他等到末了，看見一個婦人背上生了一個潰瘍，也得了醫治。這個潰瘍在婦人的背上已經有九年的功夫了。卡累爾博士密切注視這種醫治的手續，並且在信中告訴我說：『我在這六小時內所看到的那種癍痕結成的速度要超過我們割症手續上任何的紀錄。』

你可以到鄰居的基督教科學派的閱覽室去參觀他們的出版品，就能發見其中有許多信札是從那些被醫好了各種毛病的人寫來的。這些人都用真實的姓名，遲早在你的鄉鎮裏，也有這樣的人。你就能去訪問他們，並且對於他們所述的故事也必認爲真實而滿意了。你也許要說，這些都是無知識的人。他們不知道他們真正得了什麼病；但他們有了病痛而得醫治的事實是不能改變的。一切的毛病自然不是都能醫好的。你如果要吹毛求疵，那麼你就能找出各種的失敗，錯誤，與悲劇。可是末了，你不得不承認人類的潛意識可以接受種種的暗示。如果你能有方法把健康的暗示輸入潛意識中，其結果就是健康。（爲了答應

一個基督教科學派朋友的請求我再要說明在他的技術中暗示的效力却是全靠他這種不認爲暗示的暗示。）

有許多人覺得，像基督教那樣的一種靈感的宗教要去管理人民腳腫痔瘡的事情，那是有失尊嚴的。我自己素來也有這樣的感覺，但等到我受到很大的痛苦，纔把這種心理改變了。基督徒讀了他們教主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他對於兒童，窮人，和病人並非沒有興趣的。他告訴我們說，我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一個麻雀若是上帝不許，是不能掉在地上的。他這樣的說法一定是有緣故的。

有些人以爲我太注重上帝的醫道方面。我的朋友和批評家德爾（Floyd Dell）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讀了這本書，就對我說，我若因爲相信宇宙間有一位上帝而信仰上帝，那是很對的；但若因爲我相信對於上帝的信仰可以醫治我的疾病，使我得到安樂，救我脫離醉酒自殺而信仰上帝，那是不對的。我的答覆是：我們請求上帝賜給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健康就是其中的一樣。世界上豈有一種不祈求醫病而承認醫好的宗教麼？

有些疾病當然比別的疾病更爲嚴重些，爲了癢腫而求醫治，似乎比爲了贅疣更爲莊嚴些。但若一種贅疣使你用拐杖行走了好幾個月，他就很嚴重的妨礙了社會正義的工作。『呃逆』可算是最細微的事情；但當它們送你到死路的門口時，那麼在那些愛你的人看來，它們就不能算爲很微小的事了。如果人生對於上帝沒有什麼意義，那麼我也看不出上帝怎能對於人生發生意義。一個人不但把贅疣與呃逆放在上

帝所不注意的事情中，並且也把醉酒與自殺放在裏面，那就使我覺得這個人似乎把我們的天父移到很高遠的地方，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把他忘記了。

在我的朋友和批評家的信中，另有一段話說：『在大戰中我們知道一個實效主義者會相信任何事情，以避免入獄；而我們現在豈不知道一個實效主義者會相信任何事情，以恢復健康麼？據我看來，在追求真理的哲學與實效主義的哲學中間有一種根本不能調和的地方。我實在看不出實效主義是可以當作一種宗教態度的。你每次用實效的論點來催促我，我就覺得精神上受了侮辱，正如你勸我爲了金錢而結婚，或是爲了職業而改變我政治的信仰。我覺得信這種論調是很鄙陋的，越講越使我離開你的宗教。』

這種對於實效主義的誤解是和實效主義的本身在同一時代發生的。凡是要得到一種完備答案的人可以去參考詹姆士關於本題的著作。我以為我已經把我的見解說得很明白了；但我的朋友德爾還是誤解，所以我要在這裏重複說明一下：

我以為我們的義務是要接受我們面前所呈現着的一點一滴的客觀真理，並且還要勤奮的追求更多的真理。這種義務是每個有思想的人在一切時代當中和一切環境底下所應當遵守的。講到德爾所提出的例子，就是說，『一個實效主義者會相信任何事情，以避免入獄。』我說這樣的人並未存在，或是不能存在的，因爲人們的信仰是不受他們的意志所控制的。德爾所批評的人並非是一個相信任何事情，以避免入獄的人，却是一個謊說他的信仰，以避免入獄的人。這實在是絕然不同的事。我却說，縱使爲了救我的

生命，我也不願接受國社黨的信條。關於政治與戰爭等問題，我們應當求得客觀的真理，作為我們的指針。但是我們講到自己的心理問題，那麼這種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現在豈不知道一個實效主義者會相信任何事情以恢復健康麼？』親愛的德爾：讓我們假定我得了一種癌腫的毛病，我若相信上帝會醫好癌腫，他果然把它醫好了。那麼有什麼道德的義務可以阻止我接受這種信仰呢？我豈對癌腫負有一種讓它侵害我身體的義務麼？我豈對身體負有一種讓它受疾病侵害的義務麼？我豈對上帝負有一種拒絕他賜給我助力的義務麼？

德爾說，我每次用這種論點催促他的時候，他就覺得好像我勸他爲了金錢而結婚或是爲了職業而改變他的政治信仰。在這些情形中，道德上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爲了金錢而結婚，我就損害了我所結合的女子，又損害了我自己的靈魂，因此就放棄了我人生的一種追求真正愛情的義務。如果我爲了職業而改變了我的政治信仰，我就損害了好幾百萬應該知道政治上的真理而希望我擁護這樣真理的人民。但是我還要問：我在什麼地方負有一種義務，以拒絕上帝的愛和由它而來的身體上、心靈上、與道德上的治療呢？

我想這樣的論調只是因爲一個人受了十九世紀科學的唯物主義態度的影響而發出來的。在這班人看來，上帝的愛是一種迷信。他們以爲承認了宗教的信仰，會降低他們在知識上的地位。他們覺得好像中世紀時代西班牙的猶太人在一定的日子要被迫到基督教會裏去做禮拜。這時的威脅就是：如果他們

不肯順服，他們的癰腫是不會醫好的。

德爾以爲我的論點祇能討好那些把宗教與精神療法相混合的人。這也許是對的；但照我看來，我的論點應當討好每一個真正相信一位慈愛的天父是他生命的創造者與維持者的人。只有那些從未生過病而覺得他們一定不會生病的人纔會不感受興趣的。我的論點當然不能被任何耶穌的信徒所拒絕，因爲他曾經竭力醫治這麼多的病人，又吩咐他的門徒去做同樣的事情，並且在他的行動中也證實了我們的天父很願意醫治他一切的兒女。

所以我還要重複的說明，教會不應當太驕傲而忽略了我們的身體，醫學界也不應當因爲太忙碌而忽略了我們的心靈。當我們真正要造成一種醫病的科學時，我們應該知道人是心靈與身體二者的聯合體，並且它們每時每刻是在發生相互作用的。醫學生應當耗費他一半的時間在心理學的課堂裏。他非但要研究催眠術，暗示與自暗示，而且也要研究傳心術，天眼通，和別種心靈現象，以及信心，希望，慈善等等內在的道德勢力，因爲這些都是我們生活中的要素。

第九章 空間與心靈

在基督教科學派的醫術中還有所謂『隔地治療法』(Absent treatment)——他們不必來看你，却可以在別處用禱告醫治你。在他們看來，那是很顯然的；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和你的代禱者在什麼地方，上帝同樣可以醫治你的。這種現象能用現代的心理學來解釋麼？在別種科學家所觀察到的事實中，沒有和這問題相關的地方？

好幾年以前，我的妻子和我遇見了一個靈媒 (medium)，我們就請他在我們家裏做了許多試驗，其中有些為我們親眼所見的事情，非但我們不能解釋，甚至在我們朋友中的科學家與醫生也都不能解釋的。我們看不出其中有欺騙的地方；但因為有欺騙的可能性，我們總不能覺得十分快樂的。所以後來我的妻子決意要發展她自己的心靈能力。我們那時正在海邊過着退休的生活。在兩個年頭中，我一面寫成『煤油』(Oil)的後半部和『波士頓』(Boston)的全部小說，一面又幫助她做許多的試驗。

我在『心靈界無線電』(Mental Radio)這一本書中曾經把這些試驗詳細報告過，所以我祇想在這裏約略把它們提一提就是了。最通常的方法就是我先畫了一張圖，把它包藏在一張顏色紙裏，再把它緊密的封在信套中，然後克累格把這信套放在身上，閉着眼睛，用力集中她的心思，以摹擬我的圖畫。我曾經在該書中報告這樣的試驗一共做了二百九十次，其中百分之二十三是完全成功的，百分之五十三

是局部成功的，而百分之二十四是算失敗的。我們猜想的工作竟有這樣的成績一定會使你不是說傳心術是一種真體，便是說我們是一對騙子對公眾犯了一件有系統而愚蠢的詐欺罪案。

你也許覺得你可以從我的作品中知道我，但你不知道我所呼為「克累格」的女士。她能不能在愚弄我呢？答案是：我有時應她的請求就密切的注視她許多的試驗；但不論我注視她與否，其結果是沒有差別的。有許多時候，我走到隔壁房間裏去畫成一張圖，並且坐着把我的心思集中在這幅圖畫上，同時克累格在她房間裏想『得着』它。講到房間的牆壁上並沒有鏡子或孔隙，所以她不能用普通眼睛窺見我的圖畫。然而她在六次試驗中總有五次可以把我的圖畫全部，或局部摹擬出來的。

距離的長短似乎對於這種材力沒有什麼關係的。我的妻子曾經和她殘疾的小叔做了七次的試驗。他住在巴薩提那，而她正在長堤（Long Beach），其間相隔有三十多哩路。在約定的時間他畫成一幅圖，並把心思集中在圖上；同時她要想着他心思的內容。七次試驗的結果差不多都是完全成功的——你可以在那本書中看到這些和其他好幾百幅翻印出來的圖畫。

過了不久，馬克杜加爾教授來訪問我們。那時我的妻子剛正失了慈母，不願試驗傳心術，因為在集中心思的時候，總要看見她母親的臉孔。但她勉強和馬克杜加爾做了幾次試驗。有一次他把一張風景明信片藏在衣袋裏，請她說出明信片上有什麼圖畫；她告訴他說，這是一所古堡式的建築物，有高狹的窗，尖頂的塔，下面還有許多矮樹——原來它是牛津的馬格達楞大學（Magdalen College）的校舍。他們把二十

三次試驗所得的圖畫一併送交波士頓靈學研究會 (The Bosto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的專員富蘭克林普林斯博士 (Dr. Walter Franklin Prince) 加以研究，據他的評判，其中有三幅圖畫可算是完全的成功，還有四幅也可算是局部的成功。我又把我們在『心靈界無線電』一書中所刊的一切圖畫都送交普林斯博士，他把研究這些圖畫和馬克杜加爾試驗的圖畫所得的結果，曾經作成報告書，登載在他們的會刊上（見一九三二年四月份）。普林斯博士曾用我們的圖畫來對十位女士作各種試驗，以尋求純粹猜想的結果，但在二百六十次的試驗中，沒有一幅圖畫可算是成功的。他把這種結果和我的妻子的紀錄——在二百九十次試驗中，有六十五次可算是完全的成功，一百五十五次可算是局部的成功——比較一下，就辯明我們所證實的傳心術是對的。

我的妻子自然不是能做這種事情的第一個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充滿了各種靈學研究會的報告書，其中對於傳心術已經有許多次的證明。在三十年以前，派柏夫人 (Mrs. Piper) 曾對詹姆士·邁爾士 (Myers) 荷治松 (Hodgson) 洛治 (Sir Oliver Lodge) 與巴累特 (Sir William Barrett) 證明她有一種超凡的認識力。派柏夫人不是一個職業化的靈媒，她也從未犯過詐欺的罪案。希斯洛伯教授 (Prof. Hyslop) 因為看見了派柏夫人施術的結果就變成了一位精神主義者。他說你要解釋它，祇有另外一種假定，就是說，派柏夫人對於世界上任何人心思中的各樣東西都能接近的。利舍也說，世界上若無靈媒的存在，派柏夫人的工作已足證明世界上有一種未知的交通術。

馬克杜加爾是現在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心理學系的主任，並且在那邊建立了一個實驗室，以考察這些心靈的事實。他的實驗室中有一位萊茵教授 (Prof. J. B. Rhine) 曾經在他的『特種知覺論』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這本書裏發表了最初九萬次試驗傳心術與天眼通的結果。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五張一套的紙片，每套含有五種圖案各異而數目相等的紙片。至於這五種不同的圖案就是：正方形，十字形，圓形，星形，與三條平行水浪形。無論何人能猜中這些紙片上圖案的機會等於二十五分之五。如果你後來猜中的機會多過上述的成分，你就知道你是引用新的能力了。若使有一個學生在嚴格的試驗條件底下能從二十五張紙片中猜得二十四張，那你將怎麼說呢？

在我面前有一本小冊子乃是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份的『品性與人格』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裏轉載萊茵教授所作的一篇關於試驗英國靈媒加累特夫人 (Mrs. Garrett) 的報告書。在傳心術的試驗中，有一個實驗室的職員思想五種圖案中的一種，而令靈媒寫下她的心靈印象。在別的試驗中，有一個人注視着一張紙片，而令靈媒說出她所『得着』的圖案。爲了免除無意中的洩漏風聲起見，有些試驗是令動作者與靈媒分居在兩室中舉行的。在隔壁舉行的一千五百五十次試驗中所得的成績却可以超過一千九百七十五次用紙片覆在桌面上而令靈媒猜得的成績。在一套傳心術的試驗中，加累特夫人的成績平均爲二十五分之十三·四。但這種猜想成功的機會等於一對十數下加上九十六個零數那麼大的差比。我以爲任何事情若能在這地球上被證明的，那麼傳心術已經在杜克大學的心理實驗室

裏證明了。

在『心靈界無線電』這本書中有一章是我的妻子敘述她做試驗時的技術。她不喜歡用『失神狀態』這個名詞，但我以為她在深切的集中於安靜的心象時就可以得到一種輕微的失神狀態。這很像自我暗示的方法，也是埃提夫人所謂『誠意渴念的幽靜聖所』。可是克累格並不能對她的潛意識下健康的命令，却要命令它接受從別人心中所得的印象。我們很希奇的發見人的心怎樣會自己分解開來，一部分成為抽象的狀態，另一部分接受命令，還有第三部分會覺察圖畫。

我們所試驗的靈媒可以達到一種完全僵硬而失知覺的狀態。我曾經把他在失神狀態時有人用大鎚將他腹上所置的一塊二十磅重的大石擊碎的情形攝成活動影片。他可以規定確切的時間，使他脫出這種失神狀態。他心裏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他計算時間，又如何不用鐘錶而可以規定時間呢？有許多次他在失神狀態時可以把自己埋葬在一具密不通氣的棺材中。這裏面並沒有欺詐，因為我知道這些醫生都很認真檢查的。他告訴他們過了多少鐘頭就把他掘出來，他當然冒着未到約定時間而脫出失神狀態的危險。

人們看見了這樣的事件，怎能忍住而不問它們的原因呢？我們的意見以為科學家與醫生不得不去尋出這些能力究竟是什麼，又如何可被控制；但可惜他們太忙於謀生了！我們只好等到更自由而更快樂的日子，人們纔能真正對於他們的心靈發生了興趣。

這是一本討論上帝的書；那麼僵硬的失神狀態和他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在我們找出了它們的原因以前，我們實在是不知道的。上帝已經創造了它們，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它們也許會引導我進入一種新的心境。如果我們的意識確是好像浮在潛意識洋面上的水泡，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考察這種海洋——無論是我們自己的或是公共的蓄水池——正如我們考察大西洋或太平洋的深度呢？我們為什麼不差遣一隊『挑戰者』去凌疏潛意識的心智呢？為什麼在心理學上沒有像俾勃教授 (Prof. Beebe) 那樣的人出來，製造一種探海球 (Bathysphere) 深入海洋中無人到過的地方呢？

誰知道他也許會看見什麼怪物呢？誰知道他也許會搜集什麼關於溫度與底流等等情形的資料呢？如果我們確能知道怎樣處理這些勢力，正如我們對付閃電與洪水一樣，那麼我們也許會得到什麼新的能力，以醫治恐怖病與躁狂症，改變心的跳動與腺的分泌，剷除人生的痛苦而享受意想不到的歡樂呢？誰知道在這種偉大神祕的心海裏，在我們有意識的思想底下還藏着全部的知識，只待我們去發見；因此就可知我們本身與宇宙，正如宇宙間造物主知道我們一樣呢？

我對於這一切問題不能發表什麼意見；但將來的世代對於茫然無知的態度是不能滿意的。將來或許有一天一個青年的心理學家在圖書館的書櫃裏看見這本書堆滿了灰塵，就對自己發笑說：『所以他爲了相信「創造的心智」應向商人和孟根道歉！』這位青年科學家或許能設法脫離時代的限制而回到一九三五年代和我談論這些問題；或許他現在就在這樣做，而使這些意念從我心裏顯現出來了。誰

知道使它們顯現的確是什麼呢？我確然是不知道的！

我已經把各個人的意識比如潛意識洋面上的一個水泡。我不妨把這比喻推進一步意思——但請你別當它是事實啊！這水泡知道它是一個水泡，却不知道它是什麼做成的。甲泡在早年的時代看見別的水泡在它四周，而以爲這些水泡都像它自己。它浸沉到下面，就發覺它是浮在海洋面上，但它不知道海洋是什麼做成的，因爲它只曉得海洋的一些動作罷了。

現在忽然吹來一層風，海洋就起了騷擾，而水泡也就移動了。於是當甲泡浸沉到水裏時，它遇到了以前在乙泡身底下的水點。甲泡的心思就大被擾亂，不知所措了。這是一種『奇事』麼？或者把水泡的心蒙蔽了說：『這是不可能的』麼？

在我們的心智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是和這種想像相似呢？答案是：在許多事實上可以證明，你若把這題目向任何團體的人——無論上等人或下等人，聰明人或愚笨人——提出討論，你可找出其中半數是有過這樣經驗的。

有一種普通承認的觀念就是以爲世界上各個心靈是一種分別的單位，而和別個心靈相隔離的，只能藉着越過空間的記號與身體上的感官而互相交通的。我們所說的『科學』也接受那種觀念，却斷然的忽視那些從各民族與各時代得來而對它發生懷疑的事實。只有少數所謂『心靈研究家』(Psychical Researchers)很耐性的搜集這些非法的事實，把它們印成報告書，而被放在圖書館的架子上，聽其經年

累月的積聚灰塵。

我已經講到我的妻子如何能夠從離開她三十哩路以外的小叔心中得着各種東西。她也能在相隔好多哩路的地方，得着我心中的各種東西。她在少女時代已有這樣的經驗，不過她那時還不知道它們含有什麼意思。我有別的人能夠從我心中猜出各種事情並且把它們說給我聽；至於這些事情，他們沒有平常的方法可以得知的。有一個人能夠把我包裹在各個信封裏的信的內容告訴我，至於這些信封總不在乎我視線之外的。

不但如此，有些人的心靈可以移到別人的心中，而佔據了它們的全體或局部。我並非單單講到失神狀態，却要提及自有歷史以來各種惡鬼附身的的事情。人格似乎是可以分裂為二重或好幾重的。況且各種人格會很神祕的出現於別人的心中，沒有人知道它們怎樣會跑到那裏去，或是它們要居住多少時間。有些人忘却了他們是什麼人，並且忽然發見他們自己已經變為別人，却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在聖路易 (St. Louis) 地方有一位女士坐着，手裏拿了鉛筆放在白紙上，以自動書寫 (Automatic Writing) 取樂；她因此在她潛意識的深處發見了另外一個女人，據說住在幾百年前的倫敦，要來用一種非現在的文人所知道的古老英文寫述她奇特的故事，而這種文體很有個性的表現，所以他們都承認她是一代文豪。此後這位『匿名作家』就成為卡藍夫人 (Mrs. Curran) 的終身伴侶，並且藉着她的鉛筆在二十年中產生了各種小說和歷史的作品。

我在『心靈界無線電』中曾經講到我的妻子如何會在做傳心術的試驗期間把她心中的物在半自動書寫作用中紀錄出來。但她所寫出來的字乃是德文，而她素來不懂德文的。爲什麼它們會成爲德國字呢？原來她所試驗的靈媒是懂德文的。他那天並沒有在我的妻子面前說過一句德國話，可是他正在思念德文，而我的妻子顯然就從他的心思中寫出來了。如果那是你所聽聞的唯一事件，那麼你也許要稱它爲神仙故事了。但有許多人已經得到了這樣的經驗，並且也能發展這樣的能力。我請求科學家對於它們應當下一番考察的工夫。

我在每天的生活常常要看到別種事情是我所喜歡考察的。當我正要把這本書付印的時候，我看見早報上登載一段倫敦的通信，述及一種『走火』(Fire-walking)的表演，正如印度的土人在宗教的儀式中所實行的一樣。我們大家都讀過『走火』的事情。那些以懷疑論爲取樂的人說，這是毫無意義的；那些心地坦白的人說，這是很難令人置信的，不過我們要查考其中的原因。這次的表演並不遠在印度，却是在富有真正知識的英國。我所讀到的一段記載如下：

『庫達巴克斯(Kuda Bux)是一個體重一百二十磅的青年印度人。他說可以藉着信心的力量做『走火』的表演，因爲他相信火是不會傷害他的。他赤足在兩條十呎長六呎闊的溝道中的火上行走了兩次。當時火面上的熱度爲華氏八百度，但醫生和科學家在他足上並不查出傷痕來。有二個醫學生要想摹倣巴克斯的表演，可是他們走了兩三步就受重傷，而只好跳到安全的地點了。』

後來報章上對於這件事有許多的討論，並且照常有些人以為他們已經知道了它的一切。有一個人寫着說，這種答案是很簡單的。這一切印度苦行僧都用化學藥品來保護他們的皮膚，他們的堅韌足皮好像象皮一樣——這正如有有人把象放在火上走路啊！有一位科學家說，他曾經用假足試驗過，——祇要你把它們運動得很快，它們也不會受損害的！我爲了對於這一切事情非常詫異，就去函詢問倫敦聖馬利亞醫院（St. Mary's Hospital）的外科主任班納特博士（Dr. Charles Pannet），因爲他親眼看見這種試驗的。我不妨把他的詳細覆信引證於下：

『我很願意把我對於這種走火試驗所知道的情形告訴你。我不能解釋這樣的事實。這種現象似乎必定可以用已知的物理學上的定律來解釋的，但我總不能捉住這樣的解釋。

『這種試驗是在離倫敦約有十哩的卡沙爾頓（Carshalton）地方一家私人花園裏舉行的。那邊掘了兩條十一呎長，六呎闊，九呎深的溝道。在表演那天的早上八點鐘就把溝道裏的火燒着了。至於溝道裏面放着七噸橡樹木頭，一噸柴，十加倫石蠟油與五十張引火的新聞紙。在這上面還鋪着半噸木炭。

『這種試驗是在下午三點鐘舉行的。當時的火正燒得非常熱烈，凡是站在溝邊的人必須把眼睛遮蔭的。

『庫達巴克斯是一個喀什米爾人。他是一個身體瘦弱的魔術家。他的儀度使觀衆感覺到他自己是很有把握的。他宣稱一個人若有充分的信心，走火是很可能的。他在事前似乎一些沒有慌張的樣子。

「我檢查他的足和皮都是很柔軟的，並沒有胼胝或發硬的痕跡。他的足已經洗乾淨，而我覺得一定沒有搽過藥粉。他的足底依據我們的檢驗也有通常的感覺性。」

「庫達巴克斯先在草地的四周赤足跑了二十分鐘的光景，他就宣稱可以準備試驗了。於是他到第一條溝道邊，跨了四步就走過去了。他走在火上，步伐很輕鬆，並不急速，而臉色也不顯出他感覺痛苦的樣子。當他走到兩條溝道中間的橋邊時，有人請他走過第二條溝道；但他說沒有這樣的心思，不過再可以在第一條溝道上走過。他就這樣做了。我曾在他走火的前後都用一只皮膚溫度表，檢查他足底的溫度，但查不出什麼區別來。在前的溫度為華氏九十三度又十分之二，在後的溫度為華氏九十三度。我也用一塊八分之五吋見方的橡皮膏貼在他的足底上，想證明它所受的熱度有多少。他在火上走過以後，這塊橡皮膏並不變色，只有在它邊緣上的棉毛，略帶棕色而已。紙或棉紗大約在攝氏一百二十度就要燒焦了。」

「在他的足底上有幾處小地方的皮膚表面似乎受過火的灼熱，但並沒有起泡。它們顯出白的顏色，但這種形態並不異乎尋常，所以很難確定它的性質有何不同，況且足底的膚色是各有變異的。」

「庫達巴克斯宣稱，他這種成績是一種信心的行爲，並且祇有莫大的集中心思，纔能做到這個地步。他又說，這是一種宗教的行爲。有人問他能重複走幾次，他回答說可以隨我們的意思。但在第三次嘗試時，他走到溝邊就停止了。他似乎失去了他的勇氣。他走回來再試，還是發生同樣的情形。於是他宣稱有種東西好像離開他了；除非他經過長時間的休息，他不能再走了。他說，這位物理學家達令先生 (Mr. C. R.

Barling)已經製成了這條溝道，因為他把一種稱爲「熱電偶」(Thermocouple)的儀器放在溝裏面以測驗它的熱度——當時測得的熱度爲攝氏八百度。他又說，宗教與科學是不能混合而無衝突的。

「這位物理學家一直還守在溝旁，庫達巴克斯就對他表示厭惡，不願在溝上走過。所以那天的試驗也就此放棄了。」

「庫達巴克斯生來是一個回教徒。但有一位聖公會的牧師問他是否該教的嚴格信徒他却作了否定的答覆。他說他實在沒有真正的宗教，他祇信仰兩樣東西——就是上帝和他自己。」

「他在火上實在只走了四步。在八天以前的預試中他在同樣的溝道上走了四次，並且也只跨了四步。在第一次試驗時，有一個名叫摩那先生(Mr. Diddy Moyagh)的英國人願意試走。他走了兩步，足底上就燒起泡了。在第二次試驗時，摩那先生還要再試，因爲他想他的足皮已經變硬了；但他的足底仍然有泡，而表皮還是分裂呢！他再作第二次的嘗試，只走了兩步，而足底上面就已經有更多的泡了。」

第二個願意嘗試者就是奇本先生(Mr. Maurice Cheepen)。他走了很快的三步，足底上也到樣的起。除了印度人的足皮比英國人的更爲乾燥以外，其他並無什麼物理上的差別。

「有人用一隻裹着棉花的假足照他的樣式在火溝上走過。棉花就燒壞了。」

「我在他這種走火試驗中，不能查出什麼詐欺的行爲。這似乎是一種完全真實的表演，但我覺得必定有一種物理上的解釋。有人以爲庫達巴克斯能夠控制他的交感神經系(Sympathetic nervous

Station) 所以他也能夠阻止皮膚組織對於熱力所起的反應現象。在別個人中間我們已經見過他們可以局部的控制這種交感神經系。從另一方面看來，他的足底在熱度上似乎並不昇高。他的足底是無疑的接觸着炭火的，而柴火是無疑的放射出熱力的。在那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並不加添任何燃料，但溝道中所發出的火光還足以使站在鄰近的人閱讀新聞紙。此後我就沒有作別的觀察。」

我已經把這種試驗的詳情引證在這裏，因為它明明是要擁護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爭點，就是說，我們已經把科學尚未了解的能力封鎖在我們心裏。我不想假裝知道一個青年的印度人如何會藉着信心使他的足底不致為火所傷；我也並不知道在我家裏的一個青年的波蘭靈媒怎能使一個很重的桌子昇到離地四尺高的空中，並在一羣科學家與醫生的頭頂橫飛八呎闊的面積。而同時這個靈媒和桌子在物質上絕對沒有接觸的可能。這件事確是發生了；我正在等候它的答案並且要請求愛好真理的人幫助我尋找這樣的答案。

第十章 上帝與將來

依據正式科學的學說，思想就是腦細胞中變化的結果。我曾經提起行爲主義心理學家窩宗博士的說法，他以爲心思不過是有條件的反射作用。這些人腦的研究專家正在耐煩的搜集各種事實。他們的貢獻也很大；但是他們研究的成績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窩宗博士對於巴黎著名的科學家利舍教授所作的見證將怎麼說呢？因爲利舍教授講到一個病人在催眠狀態下會寫她從未學過的中國文學。利舍在他的『三十年的心靈研究』(Thirty Year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中記載這樣的事情很多；這不過是人們在失神狀態中所表現的許多新能力中的一種罷了。

在這班腦系心理學家對於這樣的事情完全得到了解釋以後，就請他們研究巴黎有名的醫生該雷(Galey)所作的報告。我不必把這些報告麻煩你——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去參看該雷所著的『從無意識界到意識界』(From the Unconscious to the Conscious)。我不妨把他的報告約略敘述一下：『有一個人的頭腦因爲生了一個很大的膿瘍而化成軟漿，但他還能生活一年功夫，差不多沒有覺得痛苦，也沒有發生思想上的錯亂；』有一個青年女子因爲火車的失事而把她『大部份的腦質化成漿水，』但在漿水抽清了以後，『這個病人就完全恢復健康了；』有一個兵士『雖然失去了他大部份的左腦(包括腦皮質，灰白質，腦細胞核等等)，』但能繼續在智能上發表，如同一個平常的人一樣，不管腦的綫紋，

。就是主要功能的發源地——已被移去。』

這一切事情都是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發生於巴黎，而由有地位的外科醫生報告給醫學的團體。該雷曾從玻利維亞（Bolivia）的一個醫院中引用了三件相似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講到一個男孩的腦髓雖和頭腦完全脫離，如同在真正斬首的情形中，但在他死去以前，還能完全運用他理智方面的材力。

其中爭論之點就是：頭腦產生思想呢，還是心思運用頭腦呢？這個問題對於人類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的答案是屬於後者，那麼我們就要提議心靈可以離開身體的存在，因此就準備考慮靈魂不朽的可能。

我們的意識似乎和我們的頭腦一同發展，也和我們的頭腦一同消衰。但若有些時候它並不發生這樣的情形，那麼這一定是偶然發生的關係，却不是因果的關係。講到我們的潛意識究竟是怎樣呢？那也是為頭腦所產生，而全靠腦細胞中化學的變化麼？請記着，有些部份也許是的，而別的部份却不是的。我們僅在開始研究我們的潛意識，所以我們不能猜想在那裏可以發見什麼東西。我也不得不再請你注意，我們甚至不能設想潛意識的智力。我們不得不相信這樣的智力是存在的，然而在名詞上確是有矛盾的。

請你注意，我們若不覺得心思的過程，這並不能證明它們對於自己是不覺得的。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心中的水泡底下也許有許多天使魔鬼，正如同在海洋中的水泡底下有許多魚類一樣。設使在我們心

中的下層有一種怪物經過我們的時候把他的尾巴觸撞我們一下，那麼我們也許要發生惡魔作祟的現象，因此要對某家的人做種種愚蠢危險的惡作劇，門窗打破了，家具推翻了，吵鬧不休。好多這樣的事件已為科學家所研究。有些人發狂的原因是常常可以找到的；但在別的發狂事件中，總不能找到平常的原因。

有一班醫生是我所知道而可可靠的。他們在一次降神會中，看見一只很堅實的桌子被一個人打得粉碎，這一種表演所需要的力量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得到的。你當然有權否認這樣的事實，正如多數的科學家所要求的一樣。但是像龍波洛梭（Lombroso）那樣的著名唯物主義者願意考察這些事實，並且因為親眼看見了這樣的事情就變成精靈主義者了。

在我個人看來，我若遇見了這些不能解釋的事實，我的心胸就很坦白，毫無成見。我不知道所謂『物理的現象』是否起因於死人的靈魂或是別種鬼怪，或是別種什麼東西，但我不得不相信它們是真實的，因為我已經看見了其中的情形。

我把潛意識的心智比如海洋以後，還要把它比如這個充滿星球的天空。它也許有那麼的廣大——從另一方面看來，實在是一樣的東西。他也許就是宇宙的心智。我們既然要在山頂上建築高大的天文台，費了許多金錢，裝置二百吋徑口的反射鏡，並使學者徹夜用望遠鏡觀察天象，所以我們也必須設立許多實驗室，置備各種測量的儀器，並使專家研究心理的與物理的現象。

其中的可能性是很多的，並且都可以使我們心醉魂迷的。讓我們開始討論每個物質科學所知道的

最淺顯的現象。我們所看見的光線是起因於短小迅速的振動，而我們所聽見的聲音是起因於長大緩慢的振動；但是在最慢的光線與最快的聲音之間是什麼東西呢？我們所有的感覺器官是不能告訴我們的。然而這樣的能力大概是存在的。如果我們一旦找到了考察它們的方法，那麼誰知道我們將要學得什麼東西呢？請設想那個住在新基尼（New Guinea）中心的野蠻人，在它四週空間所充滿的無線電波對他發生什麼意義呢？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演說，有些軍隊在莫斯科唱進行曲，有一個大音樂家在倫敦領導交響曲——野蠻人對於這一切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還有這些宇宙的光線大概自從我們地球形成以後就在傳送下來；但是我們現在纔第一次覺察它們。設使在別種行星上的人利用這樣光線來做交通的方法，那麼我們覺得什麼呢？如果宇宙的心智只有一個，而我們就是它的一部分，那麼這些人也許被證明出來，就是在我們潛意識的海中游泳着的怪魚。我也許學得兩種方法可以和他們交通——正如同我的妻子在傳心術的試驗中能說出我的心思，然後把這種事情當作奮興的談話資料。

在化學家看來，生命就是一種炭氣與養氣化合的作用，並且它祇在一定的溫度以內纔能生存。我不能確切的知道最低的限度是什麼，但人類可以在零度下七十五度的氣候中生存着；有些單細胞的動物可以生活在一百七十五度的溫泉中——這大概是近似的限度了。天文學家告訴我們，在我們的太陽系中祇有地球和火星纔有這樣的情形，在其他的空間中這樣的情形是很難碰到的。但是我很難相信生命

是那麼稀少的這種觀念和我們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多量生命是不合的。當我們把望遠鏡的能力增大了，我們就能發見新的太陽系。當我們把顯微鏡的能力加強了，我們就能發見新的微生物；不過它們太微小了，所以能夠通過我們最精密的濾水器。我們發見空間充滿了光線和能力；海洋中也住滿了各種動物；原子裏包含着電子和別的微點；我們的心中充滿了種種的思想。各種比方都可使我們盼望宇宙間充滿着心智和它的種種的表象。

縱使我們假定唯物主義者是對的，心智是從物質發生出來的；那麼它爲什麼祇從養氣與炭氣的化合物中發生出來呢？誰能說，在別的行星上氣溫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生命的能力豈不可以從硫磺與輕氣的化合物中發生出來呢？設使智能上的活動是由於鈉原子在五千萬度的高熱度底下發生電離作用的結果；那麼在我們的太陽裏也許可以構成偉大的交響曲，或是在新武仙座（Nova Herules）爆發星球中會排列出複雜的算式來了。

對於新武仙座發生興趣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一切的人都很有興趣的猜想我們在地球上的心靈死後能否存在的問題。我們中間有些人自以爲我們對於這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但是極少數的人能夠成功。難道真正相信靈魂不滅的人也固執着我們在這個令人不滿意的行星上所忍受的痛苦麼？教會的規律是要禁止一個人自殺，但並不強迫他生病時去請醫生，也不強迫他吃醫生的丸藥，如果他真正願意把這種令人流淚的世界去交換一種永久享福的世界。

我觀察我自己的這種意識生活，它似乎適應於某種過渡的環境。如果我生在別種極不相同的環境中，我就不配生存麼？但是我對於將來的世界沒有什麼確定的觀念，所以我的猜想是無益的，我的一個懷疑主義的朋友最近辯駁說，這一切靈魂將住在什麼地方呢？那當然不必使我們煩心的，因為靈魂不必住在什麼地方的，它們的數目也不再有所限制，正如同我們心中所有的思想一樣。

我們曉得我們的意識生活生長在時間裏，正如我們的身體生長在空間裏一樣。我們也曉得在老年時代，它就要消衰了——像愛默生（Emerson）所有的偉大心智，將慢慢的衰落下去，直至似乎消滅的樣子。然而我們很難設想它並不存在於什麼地方最原始的人也有那樣的感覺，所以當他們埋葬死人的時候，他們還要把食物，武器，或許還要把一匹馬和一個妻子放在他身旁，以備他的靈魂從新活動時的應用。

我並不以為知道這些事情的，但我要提出這些疑問，以供你的考慮。我們說，時間不過是我們思想的一種方式。如果在這一類事情中有一個創造的心智，那麼那種心智必須存在於時間之外的。在它看來，昨日，今日與永遠是一樣的，並且凡是現在存在的東西是常常存在着的。所以這就成爲一種合理的猜想：現在正在寫這些字句的「我」可以在別種生存的方式中永遠不死的。

這位懷疑主義者也許要說：「如果你不知道這種情形，那麼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但是我怎能斷定我究竟知道不知道呢？爲什麼宇宙間沒有一種和這個世界相似的生存方式，使我在裏面知道一切的事情

呢誰知道我也許會同時生存在一種宇宙的意識之中就知道我的打字方法不是繃繃的核撈封都友僅在一定的模型中呢？斯文本(Swinburne)說，人的生活不過是一次睡眠與另一次睡眠之間的一種夢象或幻象。但設使他的生活是一種夢象與一種幻象之間的一次睡眠，那就怎麼樣呢？

十多年前以前，在美國地方出版了一本最有趣味的書，名為『時間的試驗』(An Experiment with Time)。它的著者敦恩(W. J. Dunne)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工程師。他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材力，就是在他的夢裏可以預知後來會碰到的各種事情。他開始把他的夢象寫出來，然後把它們和以後每天所發生的事情相核對，於是他就斷定這種材力確是存在的。他不喜歡人家想他是一個戲謔者，所以他就請他的朋友也試驗一下。他們試驗了以後，就發見我們大家都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的妻子讀了敦恩先生這本書以後，就開始紀錄他的夢象，每天寫成好多頁的材料。在一個星期的末了，她再去翻閱它們，而注意其中有沒有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不怕你麻煩，我可以把她寫述的夢象而後來成爲事實的很長故事告訴你。現在祇舉一個例來說罷！她做了一個夢，彷彿到紐約去，並在一所大廈裏乘了電梯到一間裝飾富麗的客廳，裏面放着許多的書本，並且在牆邊的桌子上放着各種的食品與飲料，還有許多著名的人物來向她致敬。她心裏很疑惑爲什麼他們要尊敬她，後來知道這是和書籍有關係的。

你要了解那個夢對於克累格是何等的出於意料之外，你必須知道她的隱息的心靈曾被一個慘酷

強暴的世界所傷害，幾乎要死。她在十三年當中沒有離開過加利福尼亞。他有病在身；她的丈夫也是很窮，她厭惡紐約城和它誇張的文藝界，以及腐敗的，詭辯的，驕奢的生活。如果你請克累格把他最不願做的事情一一說出來，那麼到紐約去旅行這件事一定是在名單的頂上的。她把那種希奇的夢象告訴她的丈夫，並且斷定它不會成功事實的。

這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季，『波士頓』將要出版了。從這本書的發行者方面，接到了幾個電報，都要吩咐我們參加一個『波士頓茶話會』（Boston tea-party）。我在通知我的妻子一個鐘頭以內，就催促她起身，把她的幾件衣服丟在提箱裏，馬上帶她出門了。在薩伏普拉察大旅社（Savoy-Plaza Hotel）的舞廳裏當然沒有什麼書籍的，但在這都市裏的發行者，批評家，與文學家的心裏充滿了整千整萬本的書籍。如果思想就是物體的話，那間大廳裏都是堅實的書籍了。在這種盛會裏，當然有各種高貴的食品與飲料。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的妻子和我都把那個夢忘記了，所以直等到她回到家裏，取閱過去的筆記，纔發見她在幾個月以前，已經把波士頓茶話會的情形敘述過了。

在你嘲笑這件事以前，請你先問自己：我們為什麼很自然的向過去回顧，而不能向將來前瞻呢？你要反對說，將來的事情尚未發生哩！但是你怎麼知道呢？在我們看來，它似乎還沒有發生；但在別種的心智看來，是怎麼樣呢？在我們的無限神祕的潛意識看來，又是怎麼樣呢？唯物主義者以為各種事情是可以預先決定的，並且可以由它的總其原因推測而知的。如果他是對的，那麼為什麼在我們潛意識中卻沒有一種

東西能夠搜集種種的原因而算出它們的結果呢？在信仰宗教的人看來這一切都是存上帝的心智中這樣的。答案當然是很簡單了。如果上帝願意的話，他都能告訴我們的。

歷史與神話中充滿了預言家與占卜家。希臘的女巫能說預言，羅馬的占卜家能從獸類的臟腑與飛鳥的行動中預測未來的吉凶。現在蒙古的喇嘛能從火中燒過的羊骨上的記號推測禍福。在加利福尼亞長堤（Long Beach）的海濱，有些坐在小屋裏的婦人，觀察了你的手掌或是隨意抽出來的紙牌，就可以告訴你將要得到一封信，並且在你的生活中要碰到一個不好的男人或女人。

我們看見受教育的人也要去資助這樣欺詐的事情，心裏何等震驚呢！但是克累格和我兩個人素來有一種追求真理的性情。我們在加利福尼亞還沒有出名以前的日子，曾經分別到這些地方去漫遊。有時我們付了一二塊錢，她們竟可以告訴我們最意想不到的真理。

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我的父母曾經帶我到昆奈島（Coney Island）的一個算命者所住的篷帳裏。我現在還能記得那時這位招徠顧客者所唱出的聲音：『這裏有著名的哈琵琶（Habeeba）姊妹們！她們能說法國話，德國話，西班牙話，俄羅斯話，意大利話，阿剌伯話和希臘話！』有一位穿了吉普息人（Gypsy）服裝的婦人觀察了我的手掌，然後好像出神的樣子，喊着說，『啊，這是才子，這是才子！』並且她預測我將來要做文學的事業。因為那時我正在打算到亞那波里去，所以這個老婦人很難從我有意識的心智中猜到這樣的事業。

這也許是一種偶然符合的事情。但是在克累格方面也碰到過同樣的事情。她的母親在年青活潑而結婚還只有三年的時候，到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去訪問一個天眼通的人，並把她未嫁以前的芳名告訴她。這個婦人說：『你對我說謊了。你是一個出嫁的女子，並且你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的名字要風行全世界。』我的妻子每次收到從德國、俄國、印度與日本那些讀了我們講到傳心術與天眼通這本書的人所寫來的信，常常要憶及那樣的事情。

我似乎又奮替迷信辯護了；所以我又要申明：我是信仰科學的。我要追求確切的知識。我要知道關於先見與預言的真正事實。我要把這些先見者和算命者帶到實驗室裏去，看守他們的工作。我要知道，如果他們能夠成功的話，他們究竟有多少次，並且爲什麼，又是怎樣成功的。我希望全世界都爲此而設立研究的基金。這種鉅大的基金要如同現在的人爲發明新式殺人的利器而設立的基金一樣。你能夠從殺人的利器方面賺錢，所以有許多大公司肯撥付鉅款，作爲研究那方面的工作。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應當發展生命而不毀滅生命的時代，所以我們應當捐出鉅款，作爲研究人類心靈方面的知識。

有人留下一百萬圓的基金給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這種基金的進款是作爲研究傳心術之用。有一個教授管理它。好幾年以前，他根據他考察的結果，斷定世界上沒有這樣的題目可供研究的。他在本書中這樣說，就算把它解決了。我的妻子和我已經把它證實到九十九次的事實對於這位教授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我們的書已經出版了五年，但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一句批評的話。他緊緊的

守着這隻「百寶箱」，但在學界中竟沒有發出憤怒的聲音。你由此可以知道我爲什麼要如此大聲疾呼。如果我在這幾段文字中說得太過火了，那是還要請你原諒的。

第十一章 宇宙與心智

當我在童年的時代，有人在主日教我考慮我的不朽的靈魂；但在其他六日中却不教我照這種道理去行。講到『鬼』的方面，他們在七天中都教導我說，這是無知的原始民族中所流行的一種迷信，優雅的盎格羅薩克遜民族對它不必注意的。然而同時他們却不鼓勵我在墓地上居住一夜；如果我這樣做，我的行為會變成一種無知的與原始的樣式了。

在十七歲的時候，我遇見了一位很有學問的非三位一體派的教士。他曾經告訴我說，他有好幾次與鬼晤談。有一次他朋友的靈魂在他面前顯現，並且說他已經在船上遇險死了；至於他所敘述的失事詳情，在幾個星期以後都被證實了——這事正發生在他得到電信的前幾天。那就使我開始研究靈學方面的文書。在我所讀的書籍中，有革尼（Gurney）所編的『活人的幻象』（Phantasms of the Living）。這兩卷書是講到倫敦靈學研究所搜集的七百多種已為負責人所證實的事件。

歷史上充滿這樣的故事。如果你去請問你的朋友，你還可以聽到更多的事件。你要悉心推想這真是由於一個已死或將死的人的靈魂，還是由於革尼所說的『一種由心中引起的幻象』？那就是說，一個人在困苦中的心靈會影響別人的心靈，而引起各種生動的想像，似乎是真的。

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任靈學，而以爲它是不體面的。他們寧願依靠上帝所默示的話。但是世界上的默

示很多，我不得不假定上帝要我們運用他賜給我們的能力，以判斷它們，並接受那些似乎與事實相符的默示。我們尤其很難看出基督教會怎能敵視關於心靈現象的研究，因為舊約與新約中充滿了各種女巫，天使，與魔鬼——惡鬼，污鬼等——以及先見，預言，鬼神顯現的事情——其中還鄭重的記載耶穌死後向門徒顯現的事情。

有一本書幾乎把我的心轉移到鬼靈主義的觀念方面。這就是洛治的『雷門德』(Raymond)。我很尊敬這位能幹而帶高雅紳士氣的科學家。我讀了他和他死在大戰中的兒子交通的紀錄，我總覺得這是真實的事情。其中的困難就是在於你所得到的東西不是從你自己的潛意識或其他活人的潛意識中得來的。我自己曾經有幾次與鬼靈交通——其中有一次得與『約克倫敦』交談。有些事情是靈媒難以知道的，但我知道它們，而約克的未亡人也知道它們。我們說，這是『傳心術』——但我們自己還須注意，我們實在不知道『傳心術』究竟是什麼。我們也許把這種猜想放得太遠了，所以更容易相信『鬼』了。

這個懷疑主義者要指出：那些與鬼交通的人往往告訴我們很瑣碎的事情，以及那些不像過去的大人物所做的事情。我的妻子有一次在降神會裏聽見福爾摩斯博士(Dr. Oliver W. Holmes)講話的時候帶着清楚的紐約的口音。這件事情當然是含有欺詐性質的；但若我們要尋求真理，我們不得不考慮靈媒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說，這種『鬼靈』是在運用不熟悉的頭腦與不熟悉的聲帶，因此就不能控制它們了。

我不知道靈魂不滅的道理，所以我祇能作種種的猜想。我說：誰知道死亡究竟是什麼，並且它要怎樣影響意識的水泡底下所有的海洋呢？這一切都要死麼？這一切都在同一的時間死麼？我們素來知道人死後還留着一個肉體；它要腐化，但並不都是照着同樣的程度，假使有一種心靈的骨骼或核心還能存留着很短的時間，豈不可以拿來檢驗麼？如果我們手中得到了牛頓的頭顱骨，這也不見得有什麼尊嚴或價值。那麼，我們爲什麼希望他的心靈存留給我們而使我們對於他的人格得到一種完全的觀念呢？

我曾經提到宇宙間也許有些存在的東西，在它們的裏面我們的心思可以超出時間之外的。假定其中有些存在的東西會脫逃到我們的心中，那就要發生怎樣情形呢？算學家都很熟悉一種第四因次的觀念，並且他們想像從這種因次裏出來的人在我們看來有怎樣的形狀。這種人能夠透過物質，通過牆頭——這就是人家以爲『鬼』所能做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位朋友，在他家裏的一次降神會中，曾經見證一把剪刀會從廚房的抽屜裏移到客堂的桌子上——當時有一羣醫生緊緊的把握着這個靈媒，而在屋子裏另外並無別人。這些醫生不敢自由的談論這種經驗，因爲他們恐怕他們職業上的地位要受着不好的影響。

我並不要說，這些事情確是發生的；我說，他們似乎是可以發生的，並且我很歡喜知道其中的真理。有一種能力似乎是從圍坐着的人那裏出來的。它佔據了靈媒的身體，改變了它的形象，並使它從各種身體的孔隙中射出來，而成爲各種的形狀，如同臉孔，手足，和整個的身體；然後把它收回，復歸原位，讓這失神的

靈媒覺得精疲力盡，但是無妨的。這種能力是應化觀念的 (Ideoplastic) 它依照坐者心中所有的思想形式而使物質構成形狀。這種同樣使自然界中的花草，樹木，動物，人體與心智依照一定的模型而生長的能力，在這裏活動着，並且好像在暗中摸索似的碰到了什麼就把它捉住了。但在全世界中祇有兩三個小的實驗室是在研究它——好不令人詫異啊！

你說這是毫無意義的，一定是欺騙的。我當然知道有些靈媒所串的把戲，如同吞吐紙條，面幕與肥皂水等等詐術。這個世界充滿了欺詐的事情以及那些以愚弄為樂的人。金錢當然很難得到的，所以有些人爲了生計而做出任何事情來。一切忍耐的考察者也許要受人愚弄的，但我却很懷疑！

科學家應當看欺詐如同他材料中的一部分，並且要設法用儀器來排除它。倫敦的蒲徠斯先生 (Mr. Harry Price) 把靈媒放在電路上，如果它被折斷了，就必發出一種警報來。大多數的靈媒都說白光會破壞這種現象，但紅外線顯然是不會破壞它的。在巴黎俄斯提博士 (Dr. Osty) 的實驗室中藉看光電管的助力就能顯示任何可疑的動作。在這樣的試驗條件底下，有人利用照相機和閃光把這些奇異的現象攝成照片。

我坐在花園裏的時候，我們的狗伏在近傍，對於這個宇宙也感受相當的興趣。有一只囊額獸正在花園的泥地下工作着，我們的狗對它的感覺要比我銳敏得多。同時有一只小飛艇在我們頭頂經過，但這只狗對它一點兒沒有覺得。有一個人駕駛着小飛艇，還有些人付了二塊半金圓，要在上面俯察勞斯安極立

司區域的全景。我們的狗也是生長在那個區域中的，然而這地方的名字對牠是毫不發生意義的。牠祇曉得這個花園和我帶牠去散步的街道。請留意這種警告並抱着坦白的態度！

當你我每天住在小花園裏料理有限的事務時，那些天文學家是在發見新的宇宙，以廣我的眼界。他們近來已經證明天河實在是一種天河系，而我們的太陽乃是其中的一顆小星，人馬宮（Sagittarius）就是這系中的一切星球繞着轉動的一個公共的中心。此外還有螺旋星雲（Spiral nebulae），各自好像天河系那樣的由羣星合成的；但它們所在的地方離我們太遠，所以我們祇能看見微弱的白光而已。有些人要叫我們相信這一切宇宙的物體是無生命又無心智的；但我的猜想是和他們的說法有同樣的價值，我猜想這是一個心智的產物——正如物質與能力的一種體系，或僅是能力的體系，因為在我們心思中所呈現的能力是好像物質一樣的。

這個宇宙的廣大，因為望遠鏡的進步而不斷的還在放大，這是令人驚駭的！我不妨把天文學上的數字背誦一下。例如，我們天河系的直徑等於九七，五〇〇光年，而它的質量等於我們太陽的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倍。你可以從這樣的數字中推知人類的野心與功業是無益的；或者你可以利用它們，使你確切知道在你小小的生命背後還有一種極偉大的能力。

這是一個宗教的選擇問題。你能夠說，你是活的物質中無限小的微點，流落在無限大的死的物質裏；或者你能夠說，你是無限的心智，你可以運用心智的一切能力，你可以坐在一切的寶座上，掌管一切的國

士，並參與一切功業的榮華。照普通的論據看來，你何論選擇那種宗教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不管你的信仰怎樣，真理仍然是一樣的；可是依據我們心智的本質而言，快樂的頂點和自殺的深淵是有區別的。因為如果你心中所決定的觀念以為你是一種蠕蟲，那麼你的行動就要像蠕蟲一樣，並且要變成一種吸收食料或酒精的腸胃，以及一種能自動的發生功能而同時用避孕藥以阻礙它活動的生殖器。如果你確信宇宙就是上帝，而你的本身也是他的一部分；那麼你對於它的廣大就要自傲而發生異想，並且在追求它的真相方面你也覺得快樂了。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相信一切的無神主義者一定是不快樂的，或說一切信仰宗教的人一定是快樂的。我曾經說明我的無神主義的朋友如何使自然神化，而使物質得到各種心智的屬性。他們拒絕在巴力方面前屈膝，可是他們要崇拜真理、公義、友愛等等抽象的名詞——這一切品性或理想不是死的物質所能知道的。

我們對於這種宇宙的心智——就是我所謂上帝——有什麼義務呢？答案是：這和我們對於自己的義務是一樣的；這不會有別種的義務，因為上帝祇有藉着我們自身的活動纔把它自己顯示出來。有些功利主義派的哲學家竟否認我們對於自己有什麼義務的，並且主張倫理學僅發端於兩個人互相交接的時候。在我看來，這是把唯物主義的論據變為背理之事的另一種方法；因為我們無需大算學家來計算一百萬個零還是等於零而不會增多的，所以我自己若等於零，那麼加上九九九，九九九個同樣的人，怎能

使我自己增多呢？或者我是宇宙的結果，或者人類是沒有結果的——請你自己選擇吧！

請注意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國的兒童對於魯濱孫漂流記這部小說所發生的興趣。最小的孩子心中也知道魯濱孫對他自己有一種義務，就是求生存，征服環境，並使它受他心智的管理，以促進他能力的發展。那是他對於自己的義務，也是對於造物主的義務。等到後來，他遇見了福來德 (Fido)，問題就更加複雜了，因為如今他對於福來德也要負相當義務了。但從根本上說來，這種義務還是一樣的——就是准許福來德發展他的能力和運用他的材力。魯濱孫爲了履行這種義務起見，就立刻教福來德讀書和禱告上帝。

古代的人以爲他們是一個君王的臣民，所以他們也想像上帝如同一位更大的君王，並且要俯伏拜他，又要設法討好他。現在這些態度已經過時了。我們的青年叛徒看擯棄上帝如同解放人類的一部分工作。我們如今看自己如同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所以我對這些青年的叛徒宣傳一位民主主義化的上帝，一位愛我們的天父，一位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同志，一位大醫生，或是說一位大導師。我把這一切想像都用在我自己的禱告中。至於這些禱告並不是請求憐恤，也不是懇賜禮物，却是我用以控制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等等心靈生活的方法。

在四十年前，我決志要做一個作家的時候，已經學得這種方法了。一個適當的作家不能聽命於情感的衝動；他必須有一種系統。在一天當中到了一個時候，他就要說：『現在是我寫作的時候了。』那麼他要

做什麼呢？希臘人要去請求歷史女神克立奧（Clío）牟塞（Musset）要穿了華麗的衣服以迎接他的藝術女神穆索（Muse）席勒爾（Schiller）要把他自己關閉在一間充滿爛蘋果氣味的房間裏。我可以講述許多關於詩人、音樂家，以及其他創作家的奇僻故事——一切顯然都是自暗示的作用，不過有時是出於理性的，有時是出於偶然的或迷信的。其中的要點就是這種人要尋找一定的道路，以發動他的心靈程序，而完成這種工作的技術就是禱告——不管他究竟稱它是什麼。祈禱專家挨提夫人曾經闡明禱告乃是「一種在習慣上常常為善的奮鬥」耶穌說：「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我們各人每時每刻都在建設他的或她的生活；先定計劃，然後實施，再依據成功或失敗，以修改我們的計劃。這種選擇的方法會漸漸變為更有意識與目的了，因為我們的思想是在進化，而每個新的世代都可得到更大的知識庫。我們而努力使這種方法更為確定，因此我們就可以不必聽命於情感，迷妄或失望了。格楞杜爾（Owen Glendower）說：「我能從大的深淵中呼召鬼出來。」「急性人」（Hotspur）却回答說：「啊，我也能夠；但你呼召它們的時候，它們就出來麼？」這是歷代以來譏世派對於信仰確定者的答覆。但是莎士比亞自己已作了答案——因為那時他正在創作「急性人」就是一種住在人類想像中的「鬼」。他在「哈姆雷特」（Hamlet）悲劇中創造了一個很有權力的「鬼」，因此現代的人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模範，而成為一種將要臨到這個世界的預言。這一種「鬼」的本身變成了一種創造力，而使人

成爲它所預知的東西。所以詩人的行爲不僅是屬於一種想像，而且也是屬於意志的。

這就是暗示的能力。我們對於這種勢力的效能還祇在初步的發見中。我的目的是要催促你承認這種能力並且能夠審慎的和積極的把它應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要給自己正確的暗示——如同關於健康，能力和平的暗示。你給暗示的時候，應當知道你是能夠勝任的，並且採取那些適合這種技術而使它推行的信仰。你自己應當相信你能夠增長，那麼你立刻就能夠增長了。你不要說：『我是快要滅亡的一種蠕蟲，在黏土中的一種騷動，在無限黑暗中的一種摸索，終究要回到我原來虛無的地方。』你應當向自己聲明這種心靈的真理，就是說，宇宙是在你裏面，它的能力是要藉着你顯現出來，並且它們可以在你裏面替 you 行無數的奇事。你不妨像愛默生那樣的說着下面的豪語：

「我主有這地球，

「我領有太陽年與七星，

「我生有柏拉圖的腦與該撒的手，

「我具有莎翁的語調與基督的善心。」

第十二章 上帝與義務

最普通的一種替生存辯護的論據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生命是不完全的，而且也沒有得到公道，所以這位慈愛的上帝必定要給我們一種未來的生命，以補償一切的事情。但在我看來，這論據未免估量得太過分了。我在上帝眼前並不覺得我自己有這樣的重要，我不能看出這個生命是我賺來的，却是一種禮物的送給我的。我之所以要保持生命就可證明我所得的愉快一定超過我所受的痛苦。我並想不到因為上帝給我七十年的生命，所以他就欠我七萬或七千萬金圓。當我觀察這個宇宙的時候，就覺得了解上帝比批判上帝更使我得益處。

這一個古老的問題，當然自有人類以後就發生了。舊約中的約伯記（The Book of Job）乃是一種戲劇，以說明我們的命運和上帝的關係。依據這種古代的猜想，上帝准許撒但試煉約伯的靈魂；於是撒但就擊打約伯，使他滿身長着毒瘡。約伯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他說：『願我生的那日滅沒！——往下他又說了許多自詛的話（參看約伯記第三章。）他的朋友來和他辯論，他也向他們和上帝回駁。約伯說：『你的手創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體；你還要毀滅我。』拿瑪人瑣法回答說：『你考察，就能測透上帝麼？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麼？』

在二千三百多年前，人們已爲了毒瘡的纏擾而發生辯論了。但現在有人在實驗室裏做研究的工作，

所以這個問題就大不相同了！如今約伯的安慰者也許要對他說：『我的朋友，你的毒瘡不是出於上帝的旨意，也不由於撒但的作祟。它們大概是由於食料中含有過多的澱粉與脂肪，缺乏生活素與鹽類化合物。你必須注意多食青菜與水果，又必須用全部的米穀，而且每天要飲一夸爾牛乳。有時你用碎瓦片來刮你的身體是最不衛生的。如果你不停止這種惡習慣，你就容易染着一種很厲害的毛病，而責備上帝了。』

我認識一個現代的約伯。這個人正如他古代的前輩一樣是富足的，並且有三個非常可愛的孩子。這些孩子都在學校裏念書；有一次發生了地震，校舍倒塌了，他們就被壓死了。這位父親悲傷得幾乎發瘋了，他要到孩子們的墳墓旁，倒身在地，大聲咒詛着上帝。他從未恢復原狀，仍在損壞他的生命。

現在約伯的安慰者將對這個人說什麼話呢？他們大概要說這樣的話：『我的朋友，你要咒詛上帝；但那所校舍是人造的。他們雖然知道加利福尼亞是地震的區域，可是還用很重的石工把它造成的。況且依據大陪審團的證明，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惡劣的。你城中這種非法牟利的制度是上帝創立的麼？你自己在我們的商業制度中已往發了一筆大財。你知道美國有數百萬兒童都受凍餓之憂。然而你還竭力反對各種改變那個制度的提議。你似乎祇對於自己的孩子發生興趣的；你心目中的上帝乃是一種只保護你的三個小孩子而不管其他孩子的遭遇的最高女教師。』

你也許要問，但對於這些小孩子怎樣說呢？他們並沒有做錯了什麼事，一位公正慈愛的上帝怎能讓他們遭遇這樣可怕的事呢？這就使我們達到了問題的中心。在我們的四周充滿了這樣的事實，所以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曾經說，我們不能同時想上帝是全能的和全善的。他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這當然和我們的公道觀念是不同的。他把父親的罪孽加在孩子們的身上，那當然使孩子們太難堪了。

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也是藉着上帝活動的一種創造的智慧；他有一種衝動，就是要改造這種可悲的事情，以適合他的心願。在我方面看來，我就開始提到蚊蟲。這對於我尤其是有害的，因為我喜歡坐在戶外，却不喜歡別的東西來阻斷我的思想。上帝為什麼不能使全世界都像南加利福尼亞那種地方沒有蚊蟲呢？然後講到身上的虱子——我不記得在我這種特權階級的人身上有沒有生過虱子，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兆人是為它們所煩擾，並且它們也要傳播一種很厲害的疫病。在我幼年的時候，我的臥室裏會住着許多小而扁的臭蟲，因此我學會了一首詩——我的高雅的母親不許我背誦它，但我現在還記得它的末尾是：「臭蟲不生翼，照樣會進來。」

為什麼人體上會有寄生蟲，而社會上也會有寄生蟲呢？為什麼世界上有銀行家，經紀人，軍火商，外交家和其他的戰爭製造家呢？為什麼從根本上說來，人的本性是殘暴的？為什麼在我們的心裏有這麼多仇恨呢？

宇宙似乎是善與惡兩種勢力之間的戰場，也就是波斯人所信的光明神 (Ormuzd) 與黑暗神 (Ahriman)——現代思想家所講的二元論。心靈似乎佔據了物質而使它形成新的方式。但若我們承認這是一種真正的戰爭，那麼我們就應當放棄天父全能的觀念。如果他戰而不勝，那麼我們公道的愛好者將在

什麼地方呢？我們對於和平與安全的自暗示將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是何等願意知道這一切問題的答案啊！我的出版者要覺得何等的滿意，如果他們能在本書的封套上宣佈說：「辛克萊已經闡明善惡的問題，而辨正上帝對待人的法則。」但我却不得不承認我了解罪惡的問題；我祇能猜想摸索，提出了解釋，再把它們打倒，以澄清我的見解而矯正我思想的工具。

為什麼人生是一種鬭爭和生長，却不能立刻永遠達到完全，以隨我們的心願呢？為什麼背理的，停滯的，頑固的勢力是這麼強呢？為什麼進步這樣遲鈍，而崩潰衰退却要時常發生呢？在各個人的生活中和一切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有時要遇到惡勢力似乎佔了優勝，上帝似乎要受人譏笑；希望變成了愚蠢，信心也變成了最殘酷的幻想，因此約伯願意他的生日會預先毀滅了。

我碰到了這些事情，可以從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我們能夠說人生是一種混亂，我們徒供盲目勢力的戲弄，所以我們要立刻脫出它。或者我們能夠聽從內心的呼聲，因為它告訴我們說，宇宙間必定有一種計劃，雖然我們還不能了解它。

我已經選擇了第二條道路。我不知道上帝的計劃，並且我也承認我的無知。但是我已經盡了我猜想摸索的責任並且也得到了一些暗示——正如聖經裏說，「這裏一點，那裏一點。」我想，從這種紛擾和悲痛中我可以看見種族的心智正在顯現出來。我想我們利用那些上帝賜給我們的材力就可以解決我們好些的問題，也可以除去我們好些的痛苦。

舉例來說吧！我覺得人類將來會解決社會正義的問題。我們要設立「人類議會」(Parliament of Man)、「世界聯邦」(Federation of the World)，而看這個地球是一種替人類謀福利的產業。我們要運用人類全體的腦力，以創造我們幸福生活中所必需的東西。現在用以毀滅人生的一切力量和資源都要變成提高人生的東西。人人都要承認這一位全備慈愛的上帝願意各個做工的人都得到相當的代價，而凡是能服務的人若不盡相當的義務，也不得享用社會的財物。

倘然我們學得了那些簡單的教訓，那麼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問題就可無形消滅了！我們對於上帝也要發生何等不同的觀念了！大概沒有孩子會被倒塌的房屋壓死了；沒有孩子會被刀槍殺死了；也沒有孩子會被放在與火接觸的地方了。他們要在特別為他們建造的地方受教育，而脫離成人所需要的危險物品。

我們看了現代科學所行的奇事，豈不可以說，我們也許會找出疾病的種種原因而把它們除去麼？我們也許會學得改變元素的方法，使自己得到一切物質上的設備，而節省心智工作的時間麼？到了那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我們對於善惡問題就可以得到一種新見解了。我們應當說：上主並不替我們解決問題；上主却要給我們能力去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上主的名是應當祝頌的。

但是，你要問，對於那些不能解決的問題將怎麼辦呢？我猜想這種前進的心智要回答說：請把它們指出來給我看！我們將要控制氣候與自然界的一切勢力。如果有一塊隕石將要落在紐約市內，那麼我們知

道如何可以預先偵察它，而避免它。我們不會准許殘暴的物質去破壞、毒害，或毀滅寶貴的心智。我們甚至知道怎樣使我們的心智脫離物質的關係，居住在這些以全宇宙為家而比我們更高一等的人類心思的程序中。在三十二年以前，在我所寫的這一部『超人』(The Overman)小說裏，曾經描寫過這樣的一種解決我們世界上種種問題的方法。我從暗淡想像中構成一種關於上帝對待他兒女的概念。我們是在他裏面而藉着他生長的。他差遣一位似乎仇敵的天使下來和我們鬥爭，但經過這場決鬥以後，我們發見我們的肌肉已經發達得多了。窮乏困苦可以刺戟人們起來反抗環境而發見新的能力；並且他們要努力創造這些新的能力。這種嚴重的試驗是趨於極端的；它常常毀滅個人或數百萬人；可是人類還要摸索奮鬥，終究學得了許多教訓。你和我兩個人似乎學得太慢了，但也是這種程序中的一部分——像你這班對於愚笨和消耗工作不耐煩的現代人物就可以代表人類所受刺戟中的一種新拍子。

我的妻子有一次問司特令對於一個悲觀主義者可下什麼定義，他回答說：『一個不得和樂觀主義者住在同一屋子的人。』他當然是指着我妻子的丈夫而說的。我希望這本書不會驅逐讀者到一種『猛烈的無神主義。』我並不以為我的快樂精神是膚淺的。我曾經受着過痛苦，並且知道今日世界上有幾百萬人都在受痛苦，而他們唯一的止痛劑就是因為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從來沒有知道較好的景况。

『我不要和比帕(Pidpa)同聲說，』上帝坐鎮在天，世上各得其所。』我却說，世界上充滿了種種錯誤的事情，我們藉着上帝的助力纔能改變它們。我又說，我們生在這世界上，並不依據我們自己的條件，却要

照着這一種比我們更強的能力所定的條件；我們祇可在沉淪苦海與奮起改善的二條道路間作一種選擇。我還要更進一步的說，在這樣的各種活動程序中，我們可以發見上帝是在我們裏面，或是我們創造了上帝——無論我們怎樣說法，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我怎麼知道光明神會得勝，黑暗神要失敗；「善」會得勝，「惡」要失敗呢？我如何曉得「愛」比「恨」要好呢？你若那樣問我，你就強迫我走入一種似乎為「猛烈的無神主義者」所公認的神秘主義了。我的內心中有一種聲音吩咐我這樣說，我就信賴它——因為我祇好信賴它，否則就要滅亡了。

我要向這位「猛烈的」人反問說：「你怎麼知道真理比虛偽要好呢？你怎麼知道真理竟是可能的呢？你怎麼知道你不会被人嘲笑，而你所依賴的心思過程也不是一種迷妄呢？」這位猛烈者就無力答覆這些問題——除非他也得到了一種同樣的神祕東西，就是信仰他內心中有一種東西是誠實可靠的，所以要用尊嚴的態度來對待它。這位無神主義者說：「縱使你的上帝要把我送到地獄裏，我還是要說真話。」約伯也說：「他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

所以我要說：「我信仰上帝。」我又說：「我信仰那些關於上帝的事情，因為它們可以使我發展自己的能力，而更完善的服務上帝。」若說真理的最後試驗是在於它能否幫助人類，那祇等於說這種創造我們的能力就是那種維持我們的能力，所以這兩種過程實在是一樣的。上帝並不受人嘲笑，也不嘲笑自己。無論怎樣，愛已經臨到這個世界；無論怎樣，正義的夢想時常縈迴於人類的腦海中。這些東西佔領了

我的心境；它們對我所說的話，都帶着權威的口氣。我很知道這些唯心主義者要在我們的社會中遭遇怎樣凶惡的命運。我知道耶穌已被用十字架釘死了，冉達克（Joan of Arc）已被用火燒死了，蘇格拉底已被用毒藥害死了。我不知道開荷泰已遭人譏笑，而哈姆雷特也被人逼得發瘋了。但是這種夢想仍然堅持下去，並且在世界各地這班決心『要使正確的理性和上帝的旨意能夠得勝』的人已經漸漸加增起來了。

我所宣傳的這位上帝是在人類的心中，並在教會的內外爲正義奮鬥——甚至在許多拒絕他名字的反抗團體中，也是如此。世界上有許多人要剝削別人的勞力，而爲自己積蓄財富，以誇耀物質的勢力——這樣的一個世界在真正信仰宗教的人看來就是必須改變的一種世界。現代那些真正服務上帝的人就是要服務友愛主義的理想，幫助我們的同胞，不要剝削他們的勞力，打倒他們，貶損他們，好使他們更容易受我人的剝削。

我所講的宗教尚未成立。它難得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裏，也不是由富翁所維持的。它沒有受封的牧師，也沒有享受使徒傳統的利益。它自身並不穿戴金銀和紫色的長袍，它的祭台也不裝飾繡花鑲寶的氈子。它不尊敬有財有勢的人，也不容許牟利分肥的制度，又不擁護政治的機構，並不以聖水灑在旗幟與大砲的身上，更不差遣青年人奉了『和平王』的名義出去互相屠殺！

我的上帝就是我心中一種靜寂微小的聲音。我的上帝就是在我獨自坐着，驚歎詭異的時候所有的

唯一同伴。我的上帝說：『我在此地，我在此刻。』

我的上帝說：『你對我說話，我就必答覆你，不在乎聲音，却在乎激動你的靈魂，喚起你的勇氣，希望和生命力。』我的上帝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我的上帝就是我的生活程序；它並不希奇，却時時刻刻在進行中。我發問說：『我能祈禱麼？』他回答說：『你是在祈禱。』他又說：『祈禱與答應是合而為一的。』

祈禱就是決意。祈禱就是留心。本泥狄克特派（Benedictine）的誠命告訴我們說：『工作就是祈禱。』
挨提夫人也對我們說：『心願就是祈禱。』

古代的先知已經知道了我的這位上帝。耶穌說：『我在父裏面，父也在我裏面。』那不是利己主義，也不是神學，却是初步的心理學。

哲學家已經知道了這位上帝，所以愛默生寫着說：『最簡樸的人若用他完整的人格崇拜上帝，他就變成了上帝。』

詩人已經知道了這位上帝，所以丁尼生（Tennyson）寫着說：

『現在向他說話，因為他能聽見，

『靈與靈也能會見，

『他比呼吸更密切，

「他也比手足更親切。」

我的上帝是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因為否則我怎能具有一種人格呢？如果他不知道我，我怎能知道我自己呢？

我的上帝是一個自由的上帝。他說：『無論何人都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的上帝是一個慈悲的上帝。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的上帝是一個公義的上帝。有人稱頌他說：『他叫有懼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我的上帝是一個博愛的上帝。他居住在一個瘋狂的世界裏。他已經把克服仇恨的觀念灌輸到他的人民心中。

我的上帝是一個實驗的上帝。他說：『我已經創造一個世界，並且還是在創造它。』他對世人說：『我還是在創造你，你也還是在創造我。』